

情

場

就
題
五

之

予友沈子亞文。年少能文。尤善小說。一日造予室。挾其所著「情場之變化」一冊示予。倩予爲之序於簡首。並校閱焉。是著計八萬餘言。痛罵情場式之愛情。如嚼哀梨。如聞并剪。何等爽快。而滑稽處尤令人絕倒。篇末十首落花詩。纏綿悱惻。哀感頑豔。足使人盪氣迴腸。噫。沈子其有所感而發耶。予曩嘗從事于小說。任商務書館編輯數載。邇來懸壺問世。已厭倦於此道矣。今者校閱沈子之作。有不能已於言者。寫情之筆。似易而實難。而言情之書。汗牛充棟。觀其內容。卑污齷齪。不是寫情。委實是寫魔。此類誨淫之作品。但求迎合一般普通男女之心理。暗中造孽不少。而求其能寫高尚純潔之情者。十不得一二。良可慨也。嘻。沈子斯著。其爲情場中之晨鐘暮鼓歟。予嘗題紅樓夢一首曰。「人生行樂只如此。十二金釵都杳渺。不想紅樓命名意。誤煞少年又多少。」世之讀言情之作品者。其咀嚼斯言也可。憚鐵樵序。

序二

沈君亞文。與僕同事。迄今三歲。閒靜沉默。不苟言笑。課餘之暇。輒埋頭伏案。沉浸於小說生涯中。固自津津有味也。君今年二十有六。嘗自謂身罹舊式婚姻之痛苦。決定抱獨身主義。僕戲謂之曰。諸君從事於言情之作品。鶯鶯燕燕。我我卿卿。書中自有顏如玉。亦足慰此單調之人生歟。沈君正容對曰。昔拿翁囚荒島。望洋畫沙。以自遣。威廉第二遁跡荷蘭使館。削木刻字。以自遣。予何人。獨敢偷懶耶。予深味其言。彼殆愛情舞台之退伍者歟。失意之餘。發奮爲文。以抒其胸中抑鬱不平之氣。故其歷來作品。類皆悲憤激越。字字含商聲。如巫峽之猿啼。如孤舟之嫠哭。足令普天下失意人。唏噓扼腕。而不能自己者也。惟斯篇儘多諷諧之處。閱之頗堪嘔噓。苦口婆心。寓于滑稽之口吻。尤足警惕斯陋俗也。慨今日歐風東漸。社交公開。青年男女。崇尚戀愛自由。因之誤入歧途。陷身孽海中者。恆河沙數。讀斯篇。能不有感於中耶。然則沈君著書之旨。豈特如時下小說家。賣文餬口而已哉。江南學院院長張嘉壽謹序。

序三

予未落筆之先。有二毒物。橫梗於胸臆間。不得不傾吐之。以爲快。厥物維何。一曰愛情。一曰金錢。列位驟閱予言。得毋疑予爲喪心病狂者乎。然予自以爲在無理中。具有至理。愛情有廣狹二義。狹義者。兩性間之戀愛是也。我所認爲毒物者。卽指是。世之談戀愛者。強分之曰眞愛情。曰假愛情。此實大謬。我敢堅決的說。一句愛情。都是假的。而兩性間之愛情。尤其是假。試述其理。同情愛情。實蒙利他心之假面具。母之愛子。非愛子也。子卽自身血肉之所化生。愛其自己身上之一塊肉耳。友朋之愛。非眞愛也。必各有所利用也。見人飢寒。衣之食之。非眞愛也。飢寒者在。前。因同情之衝動。有所不憚。能藉我之力。使之轉飢寒爲飽暖。我心亦得同時轉悲爲喜。其動機亦利己的也。男女之愛。各求其所大欲也。結合之媒介。或以色。或以財。或以勢力。學識。性情等等。猶之交易貨物。各需其所需。以成買賣耳。故能博人之愛者。必予人以快樂者也。此爲愛情之定律。由是可知男女之愛。各求其需要而已。快樂而已。眞愛云乎哉。故以色交者。華衰則愛弛。

以利交者金盡則交疎而愛情中帶有黃金之色彩者爲最普遍予嘗戲改唐詩二句曰「男女戀愛須黃金黃金不多愛不深」語雖滑稽亦情場中之寫真也黃金作崇於人間故謂之毒物戀愛爲大罪惡大痛苦事亦謂之毒物毒與毒聲應氣求沈瀝膠結彌漫宇宙間迷惑人播弄人陷溺人於是乎芸芸者衆盡受斯二毒物所支配焉嗚呼乙丑孟冬亞文自序於滬上

情場之變化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大腹賈癡候芳蹤 | 福姨太巧施詭計 |
| 第二回 | 寒夜縱談頗饒逸興 | 深宵焚幣大快妹心 |
| 第三回 | 瑟瑟西風車夫揮淚 | 迢迢長夜少婦邪思 |
| 第四回 | 一榻橫陳構幻想 | 兩心相背各猜疑 |
| 第五回 | 三奶奶假獻慇懃 | 福公館大掀波浪 |
| 第六回 | 有心關佛大罵光頭 | 無計消寒競談笑話 |
| 第七回 | 何物姑夫愛錢如命 | 可憐姪女典飾拯親 |
| 第八回 | 歐武俠情誅丘八 | 霏霏讜論勸團長 |
| 第九回 | 二女談心徵求妙計 | 四人密議解決難題 |
| 第十回 | 贈鑽戒情敵成知己 | 葬詩魂少婦懺情天 |
| 第十一回 | 鬧坤宅掌摑月老 | 遊古庵巧遇道姑 |

情場之變化 目錄

第十二回 晚霞社前情渺渺

落花詩幽恨綿綿

二

張 簡 農 著

武俠
小說

游俠英雄傳

二 册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大洋六角

小哀情
情場之變化

沈亞文著作
憚鐵樵校閱

第一回 大腹賈癡侯芳蹤 福姨太巧施詭計

福先生坐了包車。從公司中回到公館裏。纔到門首。那個車夫老二。已經額汗淋漓。氣喘吁吁。上氣接勿着下氣了。原來這位福先生。是大腹便便的商賈。他的偌大身子。四金剛見了。定要喚他一聲老弟。此刻他瞧那車夫老二。氣喘得這個樣兒。不怪自己塊頭大。倒對着老二。哼道。沒中用的東西。

踏進了門。連忙問那看門的道。晴霞姑娘可曾來過麼。看門的搖着頭。連說幾聲不。福先生又道。偷然晴姑娘到這裏來。你靜悄悄引領她到會客室裏。切不可聲張。或多嘴多舌的說給裏邊幾位奶奶知道。看門的聽了。點頭唯唯。向他微笑着。好像在那裏說。你既然害怕裏邊幾位奶奶知道。任憑東亞啊。一品香啊。都可以去得。爲什麼偏要約她到自己的公館裏來呢。

不錯，須知此中自有緣故。福先生生平視虛榮若命。新近落成這一座華嚴燦爛的洋房式的公館。所以特地約晴姑娘來參觀參觀。一則顯出福公館多麼大的闊綽。二則和她開開談判。餐餐秀色。也是一樂。但是一方又慎防裏邊幾位奶奶發生醋意。叮囑門房。切勿聲張。這就是大腹賈患得患失之心理。

向日他回了公館。定是急匆匆的跑到幾位奶奶房間裏去周旋周旋。此刻他約那一位很漂亮的晴霞姑娘到此會晤。奶奶房間裏那裏肯去。於是老等在會客室裏。可是忙煞了小使阿三。喚他拂拭桌椅啊。取絨墊安置在沙發上啊。預備茶點啊。選擇幾盆菊花來供設啊。陳列古玩啊。一時命令亂發。弄得小使手忙腳亂。料想定有甚麼大大的貴客光降了。這樣忙了一陣。福先生瞧那手上金時計。將及五點了。心中不免詫異道。晴霞姑娘約在四點鐘到這裏。此刻還沒來。難道她爽約了麼。唉。像這種時髦女子。恐怕靠勿住。她不是有個表兄叫做霏霏的麼。這人容貌又好。學識又好。晴姑娘是時常說起他的。聽她口音。是很贊成他的。恐怕和他發生……福先生想到這裏。不免露出幾分懊喪的神氣來。但是他又一轉想。現今世界上金錢是萬能的。只要有充分的

金錢那怕大總統都想得着。做得到。像我擁了大大的資產。開着幾月大公司。住那高
大洋房。別說這地方的大富翁。要算着我。就是稱我一聲全中國的大富翁。也受領得
起。難道這區區一女子。我不能築一所金屋來貯嬌麼。況且晴霞姑娘家境平平。她的
表兄又是一個寒酸子。如今是十月裏了。天氣很冷。前幾天我還看見他身上祇穿着一
件單呢袍子咧。現在一般時髦女子穿的吃的。化費很大。所以目光都射在袁世凱
身上。論到學問上。容貌上。倒還是次一層呢。福先生想到這裏。看看自己這一間會客
室。裝設得何等堂皇。身上的衣服。何等漂亮。手指上的鑽戒。何等閃爍。走到着衣鏡前
照照自己的容顏。又是面團團。何等得福。心中不免自喜。但是看到壁上掛鐘將交六
時了。又不覺惆悵起來。

還沒來。還沒來。這三個字在大腹賈心弦上發出來。

來了來了。在這樣沉悶的空氣中。忽有楚聲自遠而近。傳遞到福先生的耳鼓裏。思人
如渴望眼欲穿的福先生。伊週身細胞頓時奮興。臃腫軀子不覺輕健。立刻從沙發上
躍起出來迎迓。

嘖。來。人。是。誰。不。是。晴。霞。姑。娘。原。來。是。一。位。不。速。之。客。福。先。生。起。先。滿。懷。歡。喜。倒。屣。出。迎。及。一。見。了。非。女。性。的。來。賓。不。覺。呆。了。一。呆。面。上。露。出。一。種。失。望。的。神。氣。冷。冷。地。招。呼。道。原。來。是。景。耀。兄。裏。邊。請。坐。客。人。瞧。了。這。種。光。景。心。上。略。有。些。詫。異。坐。定。後。開。口。說。道。弟。此。來。非。別。只。因。前。次。經。手。的。借。款。老。兄。催。促。再。三。弟。已。與。前。途。接。洽。約。下。月。算。給。不。誤。不。過。利。息。上。總。要。望。兄。讓。情。些。按。月。二。分。可。否。改。作。常。年。二。分。福。先。生。此。刻。失。望。之。餘。委。實。沒。興。兒。周。旋。此。不。速。之。客。聆。此。不。入。耳。之。言。客。人。說。一。聲。他。便。答。一。聲。是。誰。知。這。位。客。人。說。完。了。正。事。還。不。想。走。偏。偏。在。這。會。客。中。渡。來。渡。去。看。看。菊。花。賞。賞。古。玩。嘴。裏。又。任。便。說。道。今。天。好。冷。啊。那。盆。蟹。爪。菊。很。好。啊。那。一。件。古。玩。很。有。價。值。的。啊。這。何。紹。基。的。字。筆。力。很。遒。勁。啊。客。人。絮。絮。不。休。的。話。福。先。生。心。中。好。不。耐。煩。一。雙。尊。目。只。頻。頻。注。射。那。手。上。金。時。計。沒。精。打。彩。的。敷衍。那。客。人。一。百。個。是。下。去。客。人。又。問。道。晚。飯。可。會。用。過。麼。今。夜。想。到。那。塊。地。方。去。逛。逛。福。先。生。心。不。在。焉。不。管。客。人。的。語。氣。怎。樣。也。隨。口。答。道。是。是。客。人。聽。了。又。是。好。笑。又。是。生。氣。他。想。這。位。福。先。生。魂。不。在。身。的。招。待。我。可。是。慢。客。之。至。了。因。提。高。他。的。聲。浪。鄭。重。的。叫。一。聲。福。先。生。我。看。你。頻。頻。瞧。那。手。上。金。時。計。你。

的時間。何其經濟呢。我來此後。和你開談。你只管一百個。是你的發言。又何其經濟呢。大概。你事事經濟。處處經濟。所以纔達到大富翁的地位。哩。福先生此刻被他提醒了。自知失態。漲紅了臉。陪笑謝道。待慢待慢。祇因我略有心事在身。還望老兄原諒。客人報之以笑。少頃告辭而出。

且說裏邊的三奶奶。從前是青樓中妓女。略知吟脉。身價頗高。福先生擲萬金。出火炕後。列屋第三。故名爲三奶奶。此日晚飯已過。還沒見福先生回來。便差丫頭去問門房。因此知道在會客室裏。丫頭就一腳跑到會客室。此時福先生方從餐室中出來。丫頭撞着便說道。三奶奶喚我來尋老爺。福先生道。知道了。你先去。丫頭尙待說話。福先生很討厭似的叱道。去去去。不要廝混。丫頭回到房中。報告三奶奶知道。三奶奶是個機警的人。心中不免疑惑。就喚門房進來。問個仔細。道。你可曉得老爺等候的是甚麼人。門房一時慌張起來。但說等……竟不說下去了。三奶奶怒道。怎麼不說出來。你若在我面前假癡假呆。我卽刻去關照賬房。明天歇你差使。你可曉得我三奶奶的皮氣。此刻可是爲難那門房了。他肚中輪算。若把真情吐露出來。恐怕福老爺怒發雷霆。責

我多嘴舌。若待不說。這俏皮脚色的奶奶面前。又不得過去。但是頭痛暫且收頭。等我說吧。不過要討着實個担保才是。乃向三奶奶道。我不說。奶奶要歇我差使。我若說了。鬧出事來。被福老爺知道。怪我多嘴。又要來歇我差使。可是怎樣。奶奶可曉得我們做下等人的苦處。不說歇差使。說也要歇差使。一樣的歇差使。算起來不是我還是不說的好。三奶奶聽了這幾句話。心中會意了。便說。倘然老爺要歇你差使。有我三奶奶担保。當。你儘管放心說來。

門房討着了担保。就胆大的說道。聽說老爺約一個晴霞姑娘到這裏來。所以老等在會客室中。三奶奶一聽此言。心中頓起酸素作用。換一句話說。就是發醋意了。她打發門房去後。問那幾個丫頭道。你們可曉得晴霞姑娘是甚麼人。其中有一個丫頭。叫做小蓮的。却很明白她的歷史。便對三奶奶道。我小蓮知道的。起初我在鄉下的辰光。却和晴姑娘是隣居。就是這門房和我們都是一塊兒同鄉人。她父親是個念書人。我常常到她家裏去。白相。晴姑娘比我長三歲。生成花容玉貌。也喜歡念書。鄉里間都稱她爲才女。不過家境很窮苦。我還記得小的時候。她父親曾喚我當過幾次當頭呢。後

來我離家到此。聽說到了明年。她家不知爲着何事。也就搬出來的。三奶奶料知此中底蘊。酸素作用。越發比前厲害了。自言自語地連說幾聲好好。他却在外幹得好事。說罷。順手取技煙兒。坐在牀沿上。吸了一回煙。凝神想了一回。便喚小蓮過來。附耳低言。不待片刻。小蓮應命去了。

福先生獨自一個人等在會客室中。壁上時鐘。七句半了。而玉人音訊。依舊杳然。心裏又胡思亂想起來。你道他想起些什麼。他是默默地念道。唉。晴霞晴霞。算你乖的。還是從着我。不但你自身享福。就是你雙親。也可靠着。我豐豐足足地以過暮年。你如依戀那窮鬼表兄。他自身還顧不周全。馬能供你揮霍。老古說。『貧賤夫妻百事哀。』你若執頑不化。可憐你要白白地過一世人了。

鈴鈴鈴。電鈴聲響。激盪室中沉悶的空氣。打破福先生惜玉憐香的幻想。他便起身來接電話。

喂喂。你是誰。

福先生。我是晴霞。

福先生聽得電話器中鶯鶯嚶嚶之聲。答道：我是晴霞四字如聞鈞天之仙樂似聆琴素之妙歌。看官們可曉得福先生此刻心中歡喜到何種程度。在下一枝拙筆難以儘量的形容出來。倒要請諸位自己去想吧。

晴姑娘怎麼你到此還沒來。我等得着實心焦哩。

福先生起初我本約你來。但是轉而一想。恐怕被你府上奶奶們知道。反覺不便。

那末你決定不來了麼。

不。不。我現在想出一個法子。你家不是有個花園的麼。你可靜悄悄去開了花園的後門。我速即就來。不過你不要攜帶電筒。因為發出光來。恐怕被你樓上奶奶們窺破。曉得了。我現在就到花園裏開門去了。但是你不可失約。

鈴鈴鈴。電話斷了。福先生如奉玉旨一般的有光榮有興致。出了會客室。悄悄地到花園裏去。可恨老天不做美。那夜恰值月黑。西風緊急。烏雲蔽天。伸手不見五枝。欲待回去取電筒。又格于晴霞姑娘之命。有所未便。只得如瞎子一般在暗中摸索。走得沒多步。忽覺衣服被人拖住似的心中一跳。疑是鬼祟。戰戰兢兢地將身子一旋。嘶然一聲。

下邊袍子撕碎了。方悟此處是薔薇籬。籬老刺尖。所以把衣裳撕碎。福先生心中自慰道。還好還好。不是鬼祟。不過吃了一個虛驚。不好了。撲喇一聲。福先生踢着一個菊盆跌下去了。這一跌跌得好痛。慢慢地爬將起來。頭上一摸。缺少了一隻呢帽。不知跌到那裏去了。於是彎曲着臃腫身軀。在那艸地上瞎摸。

不好了。嘎噠一聲。福先生的頭顱和假山石相撞了。額角上頓時起了饅頭大的塊。福先生不是慌鐵麼。畢竟撞得腦脹眼花。吃着苦兒沒處訴。只好拋棄那呢帽不尋了。小心謹慎。福先生兩手瞎摸兩腳輕移的走上前去。要想摸那花園門。可是一跌一撞之後。連東南西北的方向都記不清楚了。好容易摸着了園的籬笆。誰知上前退下。摸來摸去。竟摸不着園門。於是立住了一回。定一定神。想出一個法子。沿着籬笆圓圈一直的摸朝前。摸滿一轉。那怕摸不着園門。

是了。是了。園門到了。輕輕地開了門。悄悄地恭候着那多情的西風陣陣地歡送上來。湊趣的霜露。又是不住的歡送下來。簌簌的落葉。還要斜刺裏撲上身來。而可恨那玉

人。芳。蹤。姍。姍。來。遲。

福先生幸而生成個偌大軀幹。滿身脂肪。所以在這初冬天氣的黑夜中。鵝立園門。還禁得起這般風吹霜打。不致害着傷寒症呢。此刻他摸摸頭顱。按按額角。胸中又像轆轤式的自忖道。她如果鄙棄我。何以又打電話來約我。如果不厭棄我。初次失了約。這回明明說就來。怎麼等了好多時。又沒見她的影兒呢。

來了。果真來了。高跟鞋。得得聲。因空氣的媒介。傳遞到福先生的耳鼓上。由遠而漸近。陣陣地。香氣和風。送到福先生的鼻管裏。由輕微而至於濃烈。此香其魔力已足。使福先生魂飛魄蕩。而在下一枝筆上。橫說晴霞。姑。娘。豎說晴霞。姑。娘。終。究。祇。聞。其。名。不。見。其。人。想。來。定。是。累。得。列。位。心。癢。難。熬。今。則。可。靠。靠。福。先。生。的。眼。福。耳。福。而。得。一。觀。芳。容。一。聆。妙。語。了。

福先生迎上前去。笑道。晴姑娘。你來了麼。等候多時了。今夜天氣很冷。你身上應該多穿些衣裳。說着。伸手上。去。握手。喔。唷。唷。你手冷得很。今夜可是受寒了。

福先生這樣的慇懃問候。那位晴姑娘好像受着滿肚子委曲似的一聲口都不開。

你近來在家作何消遣。看小說呢。還是做手工。遊戲場不時去逛逛否。晴姑娘依舊不言。

福先生見她不睬不答。略有些詫疑起來。繼而一想。這種無謂的應酬語。或者是她所不入耳的。便又問道。你的表兄霏霏。近來晤面否。他位置謀就沒有。僑使沒有。我公中需用一文牘。不妨請他担任。你若遇見他。望將此意轉達。至於薪水一層。自當格外從豐。誰知晴霞姑娘仍舊置之不理。

咦。詫異了。難道她變做啞子不成。噫。懂了。懂了。提起她有關係的人。或者有些避諱之處。未便回答。福先生心中這樣的忖度着。

晴姑娘。我家中雖則娶了好幾個妻子。但是一個都看不上眼。所以和她們委實沒有夫婦間的愛情的。你若肯屈身從我。我定是把她們無形休棄。一心一意的愛你哩。福先生把十二分的討好話說上去。晴姑娘的金口依舊不開。

這件事真弄得莫名其妙了。大約時交冬令。天氣嚴寒。晴姑娘嬌軀弱質。夤夜蒙霜露。害了噤口傷寒症哩。其實這是神經過敏之談。事實上斷不爲如是的。不過福先生的

寒暄語、應酬語、敷衍語、討好語、已經說得不少。一時苦於再沒有更適當的話兒來做交談的資料。

福先生猛想着懷中尚有一件東西。這件東西。可以稱之爲法寶。儼然念動咒言。把這法寶祭起來。再不能收服這美人兒。可沒有別的法子了。他想定了主意。便重重的叫一聲晴姑娘。我替你購只價值三千金的鑽戒。你拿去吧。說着。從懷中取將出來。在黑暗裏。光芒四射。

我就是晴霞姑娘。你拿來。列位。這法寶果然靈驗。但是晴姑娘這樣說着。福先生大吃一驚。你道說話的是誰。不是晴姑娘。乃是福先生自己。府上的一位三奶奶。

原來方才三奶奶和小蓮拊耳低言。便是喚小蓮假冒晴姑娘去打電話。好在小蓮和她是同鄉口音。並且在電話中開談。終究不如當面白話時的清晰。所以輕輕地把福先生瞞過。演出這惹人笑的一幕趣劇來。但是於此足以顯出三奶奶的神通。此刻她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恨恨的罵道。你這無恥的東西。終朝厮混在外頭。却幹出這麼一回事。今天可知道我的手段。福先生心上又是懊惱。又是慚愧。又是生氣。連話都

一句說不出。呆若木雞的立在旁邊。

不多時。丫頭們提着燈到園裏來。領他倆上樓。福先生向來是懼內的。而尤其懼這位三奶奶。今天好比做賊子失陣一般。當場擒獲。弄得滿臉通紅。低頭默默。只怨着自己不應約。晴霞到公館裏來。如今事已成事。木已成舟。悔亦莫及。惟有聽憑三奶奶的處置。三奶奶惡狠狠的說道。你替晴霞辦的一只鑽戒。快快拿出來。原來福先生方纔在園中大吃一驚之後。那鑽戒尙緊握手中。此刻沒法。只得遞給她。她用手接了。對着這鑽戒笑道。晴霞。晴霞。遇着我。三奶奶也算你沒福。一時又沉着臉兒向小蓮道。你去替我藏好。這毒眼的東西。我不要再瞧見牠。又回轉頭來向福先生嚴辭審問道。晴霞姑娘是個甚麼東西。現住何處。你和她發生關係。已歷幾多時。老實講來。

福先生至是不敢不說。因道。晴霞是個有學問的女子。三年前隨她父親從鄉間到這裏來。因爲她父親向我租屋。彼此相認識起來。不過我今要鄭重聲明。我和她沒有甚麼深切的關係。我雖則是愛慕她。但她遇着我。總是淡淡然的。奶奶你切莫認錯。使彼女女子蒙不白之冤。

三奶奶道：她待你怎樣？是另一問題。你的醜態，方纔已經盡情披露，無可抵賴。現今證據確鑿，罰你今夜「揭蓋蓋蓋」。你可願意不願意？

列位，大凡做主人的，約束家中子女妾僕等，叫做家法。這位奶奶約束她的丈夫，又叫做甚麼呢？我來替她取一個名詞，叫做「閨法」。你們看來妥當否？但是這「揭蓋蓋蓋」的新刑律，甚是諱解。大約要請教福先生來詳釋一番，方能明白。無如福先生定是含羞不肯說的。還是在下來替他解釋吧。原來這四字不能連讀，叫做揭蓋和蓋蓋。三奶奶罰福先生今夜在她的尊桶上，坐一夜。天她若然大小便起來，要請福先生替她揭蓋，還要蓋蓋。你想這個差使苦呢不苦？

福先生苦苦哀求道：奶奶，這因為我一時糊塗昏迷，做出這種事來，饒我初次，以後斷不敢。請奶奶從輕發落。三奶奶此刻怒氣未消，厲聲喝道：你不吃苦，下次怎肯改好？你若不服原判，可曉得要加重處分。

三奶奶所說的加重處分，不知又是甚麼罰則。可惜她未曾說出，在下又未曾知道。這「閨法」中的新刑律，只好略知一二，未能窺其全豹了。唉，可憐福先生，閨法峻嚴，誰

敢不服。只得忍氣吞聲的坐到三奶奶尊桶上去。三奶奶判決了這樁風流罪案，不客氣的上牀高臥了。

苦哉苦哉。晴霞姑娘的秀色未餐，而三奶奶的雌風已飽嘗得儘夠了。沉沉寒夜，消磨於此馬桶光陰中，豈不非常苦痛而尤其感覺苦痛不便的是福先生的尊臀。

半夜已過，他疲勞已極，在桶上磕睡起來了。這一磕睡，可是釀出禍子來。只爲既睡之後，身子就不由自主，斜偏的跌倒下來，而三奶奶之尊桶，因有連帶關係，也隨之傾翻。金黃色糞汁沾污滿身，福先生跌醒轉來，大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打翻了，好臭啊。」

面團團的富家翁，頓時變做「桂花大少」了。三奶奶從香夢中驚醒，大加痛罵。於是，由丫頭們起來了理這臭事不題。

列位，福先生傾翻尊桶之後，竟大喊特喊其好臭啊。其實這還是尋常之臭也。太覺大驚小怪了。爲何呢？你看他開口金錢，閉口金錢，滿身銅臭，薰蒸令人聞之作十日嘔。倘使請位化學家來化驗這兩種濁汁的成分來，恐怕福先生身上的銅臭和三奶奶尊桶裏的糞臭，那臭氣要加起好幾倍哩。但是他自己一些不覺着自己的臭，一聞尋常

之臭就大喊特喊其臭也太不成話了。不過福先生既是滿身銅臭，又加上沾染了三奶奶尊桶裏的糞臭，而今而後益覺令人不可嚮邇矣。就是在下一技筆寫到這裏也沾染着幾分臭氣，恐怕列位看到這裏發生心理作用也覺着有些臭起來，倒要累列位不安，所以在下也免談這臭史了。

第二回 寒夜縱談頗饒逸興 深宵焚幣大快人心

且說有一日，晴霞姑娘晚餐之後，悶坐室中，想起她的心事來，由不得嘆口氣道：「那個大腹賈福先生，真是令人厭惡。倘有時遇見着他，也算我的不幸。叨叨絮絮的話，個不休。所話的都是粗俗鄙俚，而尤其令人厭聞者，是他的滿口銅鈿話。舊公司賺銀若干萬兩，新公司賺銀若干萬兩，購金條又賺銀若干。某銀行新存款項若干，某銀行授款若干，好像天下之大，沒有比他更大的大富翁了。在世俗間尋常女子聽了他的銅鈿話，或者爲所歆動而生其豔羨之心，在儂呢，適足增加鄙陋；其人格之念，像這種俗不可耐的東西，本應不睬他，不理會他，算是無上妙策。只因我家歷年租他房屋，租金上虧欠不少，我父又向他借貸過幾次，他爲人總尚有幾分厚道之心，爲了這個關係。」

所以在面子上不得和他周旋。而在精神上頗感覺苦痛。唉。這也算「貧之不幸」吧。不過我晴霞能自信不爲金錢魔力所吸引。

列位。黃金的魔力。圈佈滿大千世界。誰也逃不了的。在下頻年作客。飽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滋味。覺着其味無窮。並且接于耳者。觸于目者。類都浮囂狡惡。這種不良的環境來壓迫我。由不得做成一個木頭木腦的漢子。兩眉雙鎖着。終日無一笑。不但終日無一笑。甚且終月無一笑。長此以往。恐怕終年無一笑了。這種枯索煩悶的生活。如何過得。如今艸這篇小說。寫到福先生的醜態。自己倒有些笑意起來。其實這是偷忙裏悲處。尋歡不過一種苦笑罷了。像我的作客生涯。正和晴姑娘周旋。這位福先生同樣的感受着苦痛。而迫尋其原動力。都是黃金在那裏作祟。然而晴姑娘倒天生一副好骨格。黃金的魔力拚命去羈絆她。她却掙扎着不肯攢她的圈兒。像在下是厭恨情世態之人。偏偏連年作客。跑到人地生疎的地方去。多嘗一點味兒。相形之下。未免抱慚。

閒話慢提。此刻晴霞正在納悶的當兒。忽地走進一個人來。你道來人是誰。就是她的

表兄秦霏霏。別號師佛子。這人是一個襟懷瀟灑。品性落拓的少年。境况非常貧窘。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霏霏不善生計。不能奉事母親。由他族伯瞻養。他現在寄居滬上族叔家。平日舖糟啜糲。酣嬉淋漓。以自適其樂。喜詩詞。研佛學。談吐滑稽。生風滿座。有時狂睡。輒二三日不起。起則狂飲。不識者笑爲癡癩也。嘗自輓一聯曰。「浮雲世事明。月此心。嘆家國。幾變滄桑。死也歸生也。寄。」一坐磨蝎宮。參伏虎。偈依般若。永離色相。仙我友。佛我師。」他的性情。與世俗上不能和光同塵。嘗數就其職。而都不告以去。其落拓有如斯。且說這時霏霏踏進門來。晴霞起身迎笑曰。霏哥。多日不到此間了。在家作何消遣。霏霏道。我之消遣。非詩卽酒。晴霞道。那末你近來定有佳作。不妨念給我聽。霏霏道。只有一首。差強人意。因就口中念道。

得罷休時不罷休。自然多慮復多愁。願儂世世爲頑石。莫向人間亂點頭。

晴霞擊節稱賞。謂此詩暗含禪理。因問道。你近來看那一部佛經。霏霏道。你們做女子的。不配談禪講佛。晴霞正色道。你也太輕量我了。不配談禪講佛。從何見得。霏霏道。你的天性。或者相近。但是現在還沒到這個程度。你既喜歡此道。不妨和你談談。今年春

天我踏青郊野。信步走到一隻古寺裏去。可憐我的老師。滿身斑剝。晴霞攬言道。老師是甚麼。霏霏道。我別號師佛子。所以見了佛像。總要尊他一聲老師。你道老師左右相伴的是甚麼。無非是綠苔青艸。一個年逾古稀。與鬼爲隣的老衲子。正在那裏沉沉入睡。我見了這麼樣景況。滿面春風。頓時爲之同化。覺着有無限地蕭條氣象。便去推醒那老僧。老僧見了我。很討厭似的說道。公子。你看門外紅塵萬丈。芳艸千隄。你們少年人。應該走馬看花。踏青沾醉。到這裏來做甚麼呢。說着。閉目合十。念一聲阿彌陀佛。竟不客氣的又沉沉入睡了。晴妹。你道我受了他這麼樣的冷淡奚落。便怎樣呢。晴霞道。這種行將入木的老衲子。理他怎甚。出門一走便是了。霏霏大笑道。我說你不配談禪。須知我的話。到底是不錯啊。晴霞不耐煩道。休說配與不配。以後你便怎樣。霏霏道。我當時對那老僧道。我不到此。問誰到此。問老僧聞了我言。開眼向我一瞧。冷冷說道。你既喜歡到此。不妨坐坐。我見寺中壁上題詩很多。惟都模糊不可辨。不覺技癢。遂索筆題五絕一首曰。

殘碣補殘堦。破衲縫破紙。境寂氣無生。僧靜疑已死。

老僧見我題了這首詩。他倒開言教訓我道：「公子，你的詩意太蕭索，恐怕公子將來不是薄福，便是少壽。」晴霞攙言道：「這都是你說他『僧靜疑已死』。他自然要咒你薄福少壽了。」霏霏道：「晴妹，你有所不知。這老僧斷不爲如此量狹的。當時我回答他道：『說甚麼有福沒福，同歸六尺孤墳。』說甚麼有壽沒壽，盡屬一抔黃土。那老僧聞言，向我笑道：『你現今出去，廝混廝混。日後不妨來此歸宿。』至是，我就告別出寺門了。」

晴霞聽罷，支頤默默，一顆芳心，私自忖量。霏霏以有用之才，怎奈習于佛，無所用於世，翫其語氣，將來頗有遁入空門之意。殊覺爲之嘆惜，而迴想自己，對於霏霏一片深情，將來豈非因他遁入空門，而遂化諸鳥乎？有之鄉，今夜我倆耳鬢廝磨，笑談娛樂，在他日視之，豈非如曇花之一現，唉，霏霏霏霏，你雖詼諧百出，能使衆人笑，然汝逃禪之念，直能使我哭。晴霞姑娘思想到此，熱淚一腔，幾欲奪眶而出，乃強自鎮定，對霏霏說道：「你的談禪，使我越聽越厭了。請你講些有趣味的給我聽聽。」霏霏道：「我本不欲談禪，你偏要和我談。這是你自討沒趣，怪不得我。至於有趣味的，下文正有。你且靜靜聽來。」

那時我出了寺門，走不多路，見前面有一座小山，蒼翠可愛，便上了山。山岡上面，也有

一所廟宇。裏邊一看。老師沒有。僧兒全無。只見破席五六條鋪地。柴艸狼藉。鉄釜碗箸全備。這不消說得。定是丐兒的俱樂部了。那壁上倒有一首七律詩。野性生成似白鷗。年來足跡遍五洲。飯籃向曉盛殘月。謂板臨風唱晚秋。兩腳踏翻塵世界。一肩擔盡古今愁。而今不食嗟來食。黃犬何須吠不休。

我看完了這首詩。心中驚訝。原來是一個雅丐做的。丐兒竟有這等才調。也算是丐界中出類拔萃的了。不過他討飯討到外國去。不免有些不雅觀。就是做他四萬萬同胞的人。也覺着有點難爲情。這也是美中不足吧。出寺門後。轉一個灣。見廟牆上滿塗歪詩。不是欠解。便是失拈。看了令我氣煞笑煞。要想寫一首來罵罵他。可是沒有筆硯。正躊躇間。猛回頭。看見山後有一所村莊。乃急奔下山。那村裏有個小小私塾。曲辮子的私塾先生。正在那裏授孟子。只聽他念道。『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越東家牆而樓其處子。有諸。』孟子曰。『惡。是何言。』梁惠王曰。『夫子至於是邦也。日攘一雞。月攘一雞。有諸。』我不待他念畢。奔到他書桌前。取了筆硯。說一聲告借。飛也似的跑出村莊。只隱隱地聞得背後村館先生在那裏頓足嚷道。白晝入人家。私取筆硯。盜賊之

流歟。穿窬之豎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我也管不得他。跑上山岡。拿起筆來寫道。

掀髯吟咏廟門旁。爭說詩翁丈二長。若不詩翁長丈二。如何放屁到高牆。

我寫完了。又想起那丐兒的詩來。他第二句說是一年來足跡遍五洲。難道是表示他的闊氣麼。好叫人氣不過去。倘使出洋留學。或者旅行探險。或者如同南通張孝若先生到各國去考察實業。才算真正的闊氣。你何不看看自己是個甚麼身分。既要求乞。任你雲遊五嶽九州。踏遍二十一省。也儘夠了。何必出洋討飯。出盡中國人的醜呢。像吳佩孚將軍兵敗天津之後。別人料他定要溜到外國去。他偏偏說大丈夫不托庇于外人勢力之下。這才算是有志氣。我越氣越想。越想越氣。於是又拿起筆來和他一首道。

縱是能飛一白鷗。未嘗鳥跡遍五洲。飯籃盛過倫敦月。竹杖携從巴黎遊。萬國風情全寓目。麵包滋味訴從頭。倘君早死三千日。夷犬何勞吠不休。至是我乃攜筆硯下山。到私塾裏去。只見村館先生。方在那裏洗足。我緩步上前。深深

作揖道。老師在上。小生有禮了。方纔告借的東西。特來奉趙。他見我斯斯文文。地有禮。倒不好發怒。便笑道。後生何必客氣。借用何妨。他命我坐下。我就告坐了。彼此各通尊姓大名。他一壁洗足。一壁和我開談道。你方才上山遊玩。那廟牆上的題詩。看見沒有。那便是我的拙作。我隨聲和調他道。妙極妙極。老師詩句特別。殊所罕覲。他因為我稱贊他的詩。就詩興勃發起來。要和我聯句。我當仁不讓。滿口應允。不過一時。我不到適當的詩題。正思索間。一般鼻涕村童。在那裏斷斷續續地溫論語。只聽得什麼「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我說有了有了。就是他們讀的「饋孔子豚」當做詩題吧。他說好好。我來先起句。於是運用他的冬烘頭腦。想了好多時。才說道。「孔子原來不欲見。」晴妹這種「那裏是詩」的詩句。令人笑煞。他却很得意似的搖着頭呢。我想他方纔罵我盜賊穿窬之流。如今也要挪揄他了。好在他剛剛洗好一雙足。就接下念道。「陽貨饋孔兩鮮蹄。」這位冬烘先生。終究他的腦筋已經破產。我挪揄他的意思。全然不覺。又累他搜索枯腸若干時。聯下去道。「而今鼎鼐和五味。」我瞧他亂搖着頭。一根曲辮子。左右搖曳。前後蕩動。神情入畫。於是續下去道。「豚尾何須再

曳泥。」晴霞笑道：「你這麼樣嘲弄他，也謔之太甚哩。」霏霏道：「請問晴妹近來有何佳作？」晴霞道：「我對於詩之一道，初入門徑，當不起佳作兩字。上月裏做就『秋感』兩首，我給念你聽。」

重陽佳節候。澤國蟹初肥。霜打楓林醉。月明樹影稀。蟲聲咽露凍。雁陣破雲飛。把酒東籬下。陶然忘是非。

霏霏道：「論到這首詩，却是平淡無奇。不過三日不見，便當括目相看。晴妹可是做了一淵明夫人了。」晴霞道：「怎麼沒頭沒腦的叫起我淵明夫人來了？」霏霏笑道：「陶淵明賞菊東籬之下，一手持蟹，一手持酒。今你也說把酒東籬下。陶然忘是非，並且恰然、蕭然、悠然，都可以落你偏偏落一個『陶』字，不是獨中意這位陶先生麼？所以要稱你一聲淵明夫人。不過這是精神上的淵明夫人，不是實質上的淵明夫人。不壞事的晴霞，怒笑道：「你這個人，正經不談，專門謔浪笑敖。糟塌別人以取樂，你自知罪過否？」霏霏道：「正經兩字，在我着實談不到。因爲一談到正經上去，就要覺得頭昏腦脹。須知我在十五六歲的時候，性質比較現在大不相同。一舉一動，一言一語，莫不循規蹈矩。事事有

預算。件件談正經。博得少年老成這一句好話。那知不上三年。漸漸地害起慢性癆症來。於是去求治于一位外國醫生。那醫生說。你這個毛病。非藥石所能奏功。我沒有醫治你的本領。除非要請到大名頂頂的滑稽家卓別林氏。才能起君沉疴。其次或是羅克。這醫生不是在那裏發瘋麼。人家害了病。他做了醫生。不能醫治。要請教卓別林和羅克。那麼銀幕上應該改革進行的事宜。倒要煩他來主持咧。假使不是發瘋。定是受了影戲院裏的運動。代爲吹法螺。推廣營業。我當時氣不過。質問他道。鐸克忒。汝意云何。我實不解。他微笑道。我的話初聽很是奇特。但是仔細一想。此中自有至理。你不懂。我用意也怪不得你。且請坐。聽我詳解。你這個人。屬於神經質。多思慮。少活潑。太拘束。沒快活。這是致病之原因。大凡病屬七情。藥難奏效。欲求其愈。除非多笑。須知笑爲却病健身的秘訣。擴張肺部。牽動肌肉。奮興血液。爽快腦筋。其效不一而足。然笑的習慣。要漸漸養成。而致笑的機會。莫如看卓別林羅克的滑稽影片。一定使你解頤噴飯。捧腹大笑。笑不可仰。那笑門一開心靈界中的陰霾。慘霧。頓時消散。放出清明。平旦之氣。以發育其生機。不待半年。保你病魔漸漸離開你的身體。這一番新穎的醫理。我聽了。

心中大大的覺悟。從此奉爲金科玉律。依法而行。果然有效。起初遇着可笑的笑。不好笑的勉強去笑笑。進一步遇着可驚可嘆可悲可慘之事。也能夠笑。再進一步。那怕痛哭流涕之事。都能付之一笑。

爲了這笑的問題。曾經發生一件趣事。同學某君。平日讀書。非常認真。對於俗務。不甚了解。人都綽號他書癡子。不料他害起和我同樣的病症來。伊父非常着急。向我詢問。怎樣調治。我就老實告訴。伊父乃禁絕他念書。囑我終朝相伴。藉以養疴。我把醫生的主張。並參加自己的心得。不時叮囑道。一個人活在世上。只消抱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宗旨。過了一小時。兩個三十分。過了一天。兩個半天。假使拘拘束束。正正經經。這種衣冠優孟的生活。是何等的枯燥乏味呢。像你終日埋首書案。充其量不過做一個蛀書蟲。那是何苦。樂得快活快活。滑稽滑稽。說說天談談地。鹿不妨認爲馬。黑不妨指爲白。方者不妨說其爲圓。長者不妨說其爲短。曲者不妨使之直。非者不妨稱爲是。富者壽者不妨稱爲苦。貧者天者不妨稱爲樂。生不妨指爲入地。獄死不妨指爲登天堂。這便是「孔子隨寓」「莊子齊物」「釋子念空」的真諦。你鎮日價書空咄咄。弄出

病來。那是何苦。須知滑稽這種東西。是滋補身體的無上妙品。比之自來血。補腦汁等藥劑。其功效勝過百倍。你如能習慣多笑。自然百病消除。延年益壽。况我人處身社會。假使常常面孔鐵青。一板三眼的和人交談。接洽。易使人發生厭惡的觀念。假使常常一團和氣。笑逐顏開。自能博人之歡迎。所以笑之一字。有百利而無一弊。這種論調。時常在他面前鼓吹。說得他十分佩服。不上三個月的陶冶薰化。不覺病體霍然。就是笑的程度。進步也非常之速。伊父之非常感激我。更不消說得。我心中尤其是非常得意。嘗自認道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笑。有非常之笑。然後收非常之功。

不料有一天。他到道士人家去弔唁。在這個當兒。那喪事人家。自然是嚎啕大哭。一般弔唁的。個個淚垂神傷。他獨自在那裏哈哈大笑。於是引起大眾的不平心。轉悲爲怒。那本家道士。尤其怒不可遏。走上前去。不問情由。賞他五枝雪茄。一隻火腿。衆人更圍住了。要和他講道理。他父親知道了。連忙喚我去替他解圍。我踏進喪事人家。大笑一聲。頓時惹起衆人的注意。蜂擁到我身邊。齊聲嚷道。又來一個不近人情的人了。我等飽他以老拳。那道士一怒未平。一怒又起。奔到我面前。不客氣的又要想用同樣的手

段來對付我了。我從容不迫。微微地笑着。向道士說道。凡百事。只有講得好。沒有打得好的。有話儘可開講。不必動武。道士怒道。方才爲了他的笑。鬧尙未休。你又踏進門來。大笑。試問到喪事人家來要大笑。那末到喜事人家去要大哭咧。世間焉有這種道理。衆人又都嚷道。這般惡徒。實在使人難堪。非打他不足以洩憤。我處此重圍之中。一些不着急。緩緩說道。我笑非別是笑。你們不解他所以笑之故。蓋悲傷哭泣。戕生實甚。語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故節哀卽所以盡孝。若終朝以眼淚洗面。又豈死者之望于生者。他的笑。不是幸災樂禍之笑。是解化你們的悲傷啊。你們誤解了。把他這麼樣的辱罵。那麼樣的糟塌。你們想想。對得起呢。對不起。這幾句話。說得那般磨拳擦掌的。漸漸地心平氣和了。我又假意的問道。士道。請問老兄執何貴業。他道。我家世代奉道教的。又問道。然則古時莊子與你們所崇奉爲教祖的老子。有何關係。他說是同道中人。我笑道。然則你不聞莊子鼓盆之歌麼。莊子喪其妻。終日無愁容。談笑自若。人目爲不近人情。於是莊子鼓盆而歌曰。「世人笑我不悲傷。我笑世人空斷腸。人死若然哭得轉。我亦千愁淚萬行。」他的胸襟。何等曠達。你既自命爲道教中人。何尙拘拘

俗禮呢。譬如莊子瞧了你們這般光景說不定也要哈哈大笑。那鼓盆歌上不是明明說我笑世人空斷腸麼。方才你奉敬我友的五枝雪茄一隻火腿。不啻奉敬你們教祖的同道中人咧。道士聽了這種論調。滿腔怒氣全銷。並且非常佩服。向我們倆道歉謝罪。

晴姑娘笑道。你真具指曲爲直。說是爲非的本領。但是你滿肚皮不合時宜。便是你吃虧的地方。閒話慢表。我來念第二首秋感吧。

西風鳴瑟瑟。野鳥往來稀。籬落花黃瘦。圃中菜綠肥。人心鬥機械。世態惡衰微。儂本貧家女。深深掩竹扉。

此刻晴姑娘詩興方濃。她說儂尙有四首七律詩。念給你聽。

「秋柳」新愁舊恨兩難消。回首離亭曲懶調。疎雨遠迷黃葉渡。寒烟深鎖白門橋。惺忪眉減三分意。婀娜身寬一搦腰。妬煞章臺裘馬客。春來折盡嫩枝條。

「秋草」野燒煙迷一片痕。天涯何處怨王孫。寒牕寂寞吟情減。荒塚淒涼夕照昏。夢斷

西塘誰覓句。客來南浦更銷魂。東風不管離人恨。送盡春光度玉門。

「秋雁」江南江北一聲秋。萬里雲程賦遠遊。音信遙傳紅蓼岸。風光好認白蘋洲。分飛欲寫胡天恨。鄉夢徒縈絕塞愁。曲譜平沙翻別調。聊將蹤跡暫勾留。

「秋燕」來時緩緩去匆匆。衰柳斜陽惱客衷。一桁嗔垂珠箔冷。六朝夢醒玉樓空。關山迢遞縈鄉思。身世飄零憶故宮。……

晴姑娘正待念下去。誰知門鈴一響。踏進一個「催租掃興」的朋友來了。在下未敢狗尾續貂。只得任牠缺着兩句吧。這兩句便是晴姑娘欠的「詩債」。還與不還。由她自主。在下未便相強。且說那人是誰。就是大腹便便的福先生。他斜偏着身子挨進門來。晴姑娘起立招呼道。福先生晚安。今晚到此。有何貴幹。福先生此來的目的。不過欲一親芳澤。而晴姑娘開口便說有何貴幹。他只好推辭道。我來收取房租。霏霏在旁聽了。不覺暗笑起來。調笑他道。想你是此間大大的富翁。難道收賬員都一個不用。要親自出征呢。福先生道。不是專成來收房租。到此時候。晴姑娘和她令尊。乘便說起一聲罷了。霏霏道。謹謝厚意。他倆飯也吃得。生活也做得。談判也開得。不過身上帶「銅臭」的客人到此。有些惹厭罷了。福先生生成一副忍耐功夫。他厚着臉兒笑道。霏霏世兒。

今日你又耍和我開頑笑了。又蹣蹣跚跚地走到霏霏面前道：你嗅，我身上銅臭可有沒有？霏霏心想：這人好生厚皮，便推開他道：你且請坐。我來和你談談銅臭。大凡臭有有嗅之臭、和無嗅之臭的分別。有嗅之臭，是各種腐敗物質所發生的嗅味。無嗅之臭，便是銅臭。這臭氣一觸到人們的鼻管裏，人們便發生兩種嗅覺。一種人是覺着臭，得。不堪。亟。亟。迴。避。一。種。人。是。非。但。不。覺。其。臭。並。且。好。像。聞。着。香。氣。似。的。格。外。歡。迎。我。聞。工。藝家對我說：「牛馬之糞，可做香水。」大約這銅臭也和牛馬之糞一樣，入了那種人們的鼻管，發生嗅覺作用，就變做上等香水一般的佳妙。但覺其芬芳馥郁，沁入肺脾，而不知其原料，乃爲世間最下賤的臭汗。

福先生真好功夫。他態度依舊從容自若，慢慢說道：假使要銷滅這銅臭，請問有何妙法？霏霏道：那個很難。你若決心要銷滅身上銅臭，除非把你幾升大公司關閉起來，高大洋房，以及生財貨物，通通變賣起來。僕役使女遣散他，滿身錦繡拋掉牠，然後將所有的金錢，賑困濟貧，冬施衣，夏施藥，在鄉里立個義莊，俾族人永沾其惠。你自己提出一筆生活費，天天從我吃吃酒，吟吟詩，遊山玩水，賞月看花，到了那時，自然滿身銅臭。

全銷。別人看你人品漸漸地風雅了。須知要學到風雅兩字。頗不容易。像我叨祖宗庇蔭。居然不學而能。你若達到這個境界。非有大大的犧牲不可。

福先生搖頭道。這麼一回事。我却幹不來。你所談的銅臭。我已經明白了。不過這銅臭比較寒士的「酸氣」如何。霏霏道。寒士確然有一股酸氣。終日焉哉乎也。書空咄咄。像鄙人不是自己稱贊自己。從沒露出半點寒酸之態。但是寒士的酸氣發作起來。別人感觸着還可。若有幾位懼內家府上的姨太太。奶奶等吃起醋來。真是掀波醋海。酸氣沸騰。怒罵並作。哭笑俱全。要死要活。嚇老嚇小。吵得家宅不安。六神無主。這種酸氣發作不得的。一發作那懼內家可要倒糟了啊。

這幾句話兒。却打動了福先生的心病。他痛定思痛。那夜苦頭。究竟吃在誰人身上。乃向晴霞問道。那一日。你約午後四時到我家裏。怎麼失約呢。好叫人等得心焦。晴姑娘道。當時你懇懇勸勸地要我到你府上邊去。白相。我一時情不可却。隨口約了一聲。那知事後早已忘却。直到你現在提起了。方纔憶及呢。

一會兒。福先生向霏霏道。別了多日。你形容比前消瘦得多了。不知你心中有甚麼不

如意事。霏霏道：我嗜酒如命。老古話說：三杯和萬事，一醉解千愁。像我心地光明，襟懷灑脫的人，有怎麼不如意事？況且我瘦雖瘦，瘦有精神；你胖雖胖，一身爛肉，面團團，腹便便，蹣跚臃腫，貪吃多眠，包車夫見你白眼，尊夫人看你惹氣，一到熱天，尤其人人討厭。就是人壽公司也不敢保你的壽險，你倒可省却一筆經濟。

這幾句話說得晴姑娘笑不可仰。福先生自己也不覺笑起來道：你個人怎麼這個樣兒，好好的和你講話，你又要嘲弄我了。霏霏道：福先生，你切莫動氣，不是有心嘲弄，也不是喜歡滑稽，只因我酒興未闌，暫時借你來消遣。福先生道：你專門說笑，我倒偏要和你談正事。你如今已閒居多日，我公司中正需用一中文書記，未知肯屈就否？霏霏笑道：甚麼文牘書記，你要聘我做書記，可惜你福先生沒有這個福氣，落拓不羈的秦霏霏焉肯做你守財虜的奴隸。

福先生滿懷好意，誰知却遭霏霏醜罵一頓。霏霏在此處未免過分，像在下假使賦閒起來，別人好心給位置於我，我定是感恩知己之不暇，即使回他一聲不就，也覺有負盛情，那敢把他醜罵。須知在這裏足以覘人之品性，在下畢竟是個俗子，霏霏真可算

得非尋常人。此前晴霞在旁笑道。他好比一隻野馬。任性奔騰。誰也不能把他羈絆。從前當過好幾個職司。總不上二三月。一不如意。就不辭而走。這也叫做江山容易改。本性實難移。別人沒法相勸他的。福先生冷冷笑道。霏霏世兄正當少年時代。志高氣傲。也怪不得他。到了日後。自然能夠循軌就範的呢。

正談話間。忽地走進一個濃粧豔裹的輕年婦人來。後面跟着兩個婢女。福先生回頭瞧見自己的三奶奶走進來。面上頓現不安之色。乃強自鎮定。起身問道。你怎麼到這裏來呢。三奶奶道。我剛從遊戲場中出來。遇着小使阿三。他說你在這裏。所以我尋來的。福先生便介紹和晴姑娘相見。晴姑娘起立笑迎道。原來是福姨。太難得到此。請坐。因忙卽款烟款茶。三奶奶道。久仰芳名。未得相見。今晚乘便來候。說着向晴姑娘。全身上下瞧個不住。心中暗暗稱贊道的。確是個絕色麗姝。惜乎沒有漂亮的衣服穿着。且說三奶奶話中有意。晴霞是個聰明女子。焉有不知之理。此刻她一顆芳心。好不懊惱。隨口敷衍道。有勞福姨太相候。愧不敢當。緩日容當造闈問安。列位三奶奶。此來。本含着滿腔酸意。要想來發洩一下子。久仰芳名。這四個字。已足使晴霞發生疑竇。

偷使老實不客氣的再俏皮幾聲。使晴霞蒙不潔之羞。試問其何能堪。就是在下此刻也爲之窘極。

還好還好。幸而旁邊有一個救星。救星是誰。就是秦霏霏。三奶奶和晴霞談話之時。瞧見那霏霏生得一表人材。非常漂亮。心裏着實中意。她自忖我雖嫁得有錢丈夫。但是蠢若牛豕。殊不雅觀。可歎我似花似玉之容顏。終身許配了他。好比一朵鮮花。落入牛污堆中。埋沒了多少風流。如今物色到這位少年。真是三生之幸。我三奶奶只須略施手段。不愁他不入我彀中。她心中這樣忖度着。便漸漸地着了魔似的。方纔一腔酸意。霎散烟銷。而晴姑娘之窘辱。得以賴此倖免。

霏霏見那三奶奶打扮得十分妖氣。並且舉止輕浮。絕無大家風範。疑心她從前或是勾欄中出身的。便存鄙夷輕賤之念。隨手拿了一本小說。在燈光之下觀看。一睜都不睬他。三奶奶一壁和晴霞閒話。一壁接連打了無數的無線電。竟接不到一個覆電。不覺失望。她想這個少年。竟大搭特搭其架子來了。像我三奶奶一樁人物。自問在社交上。可以敷衍敷衍。無線電也不肯輕易發出。如今弄得能發不能收。豈眉挑目語之伎。

倆竟亦有時而窮。

不一回，晴霞的父親回家了。其人年可五十餘，有阿芙蓉癖，烟容滿面，僂僕其背，行路鞠躬如也。進門來，見貴客在家，笑容可掬，與諸人周旋一番，即偕福先生入內，橫山看燈去了。少頃，聞裏邊呼取茶來，晴霞即送茶進去。三奶奶胸中輪算，這個少年既不能動之以色，或可餌之以金。時哉莫失，便打發兩個婢女出去買東西，以避其目。她忙從手袋裏取出十多張紙幣，五元的呢，還是十元的，也無暇審擇，用方纔在遊戲場所購的小報包好，望霏霏那邊擲將過去。霏霏正在看小說，兀的小紙包跌落到他的書上，不覺一跳，料想定是何人在那裏作劇，回頭來，那三奶奶對他嫣然一笑。

列位，三奶奶這嫣然一笑，在俗眼看來，定覺得媚態叢生，傾城傾國，有萬種柔情，千般美意，藏此一笑之中，但是接觸到霏霏目中，不啻見效顰之東施，貌寢之嫫母，但覺其醜態橫生，而令人作三日嘔也。有人說我這幾句話，是言過其實，以爲笑舞台排演的「少奶奶的笑」，博得看客何等歡迎，况而這少奶奶還是假的，看客還要摸出看資，尙且座爲之滿，像那夜真的少奶奶笑在霏霏面前，况而倒貼看資，這種便宜貨，誰也

不肯受領。難道倒反而惹了他的氣麼。我說不對不對。須知何者爲美。何者爲醜。本沒有一定的標準。甲之所謂美。在乙視之。未必以爲美。乙之所謂醜。在丙視之。未必以爲醜。大抵美醜的趣味。皆緣於其人之境遇。教育。習慣。感情。時間等等。而生差異。譬如從前的婦女。以足小爲美。今若有一婦人。弓鞋三寸。在人面前。走幾步。嫋幾嫋。不特不能博人歡迎。抑且令人惹氣。然而昔人固以爲淩波仙子。楚楚可憐者也是。由於時間上。及習慣上。而發生美醜。又如白種人以皮膚皙白爲美觀。黑種人以皮膚越黑越爲美觀。是又以境遇而定其媼妍。山光水色。月白風清。騷人墨客。視之以爲世間唯一之佳境。而漁人樵子。日接觸之。而不以爲美也。是又以教育而異其趣味。諺云。愛之忘其醜。惡之忘其美。是又以感情支配其美醜也。近世婦女。喜穿短袖。大袴。足絲襪。高跟鞋。顧影自憐。以爲美觀。而前年印度詩人太谷爾來華。看見這樣粧束。以爲非「眞美」。在下看來。也不大贊成。與其說是美觀。不若稱時髦之爲妥。當上面所說的話。不是在下亂道。在心理學上。喚做「美的情操」。大凡看過心理學的人。都能明白此中道理。所以美醜的問題。非常複雜。而不能強人作同樣的觀念。可憐三奶奶。任憑你千般嬾。

娜萬般嫵媚在霏霏看來只當你是嫖母無鹽不堪醜陋而增加其蔑棄嫉惡之念夜闌矣福先生和三奶奶告辭而去晴霞的父親依舊一榻橫陳吞雲吐霧晴霞的母親染有微恙早已高臥了此時室中祇霏霏和晴霞兩人霏霏拿紙包授晴霞道這是三奶奶拋擲過來的你試看裏邊是甚麼東西晴霞在燈光之下拆開一看十幾張紙幣赫然在目不覺爲之默然

霏霏曰嘻淫賤哉那位福先生的三姨太我和她素昧平生一朝邂逅怎麼以此濁物相贈豈不污我目污我手污我人格哉於是出燐寸將十幾張紙幣逐一焚之（且慢你霏霏也太覺暴殄天物了即使自己不要須知世上不嫌污目污手污人格的人正多咧你何不舉以相贈在你本毫無所損在人可大得其用你故意矯情鳴高送給南方祝融民豈不可惜）他且焚且說道孔方兄別來無恙你是萬惡之魁首作崇於人間人們被你作崇而窮愁困苦以殺身者不知凡幾今天你自投羅網到我霏霏手中萬萬不能放縱你一定要處你個「死刑」你在黃泉之下不要懊惱也不要懷恨須知你罪惡滔天萬死不足贖其辜

又說道：黃金。黃金。你具世間唯一無二的魔力。羽黨徧天下。陷阱滿人間。可憐人們。歡迎趨奉之。不暇。那一個敢和你違拗。於是尊你一聲「萬能」。你也受之泰然。誰知今天撞着了。我你的能力也有時而竭。你的魔力也有時而窮。

霏霏把孔方兄處決死刑以後。拍掌大笑。自鳴得意。以爲橫行一世的孔方兄。今夜可被我降伏了。晴姑娘站在一邊。看得發怔似的一動都不動。一聲口都不開。瞧見那生前神龍活虎般的萬能魔王。霎時間碎骨粉身。變做灰燼。呈黯淡之色。作乞憐之狀。露懺悔之容。以自謝罪於霏霏之前。一回兒。一陣蕭颯的風聲。破牕罅而直入。把地板上灰燼捲旋起來。頓時滿室中似千百白色小蝴蝶。開一個跳舞會。迴環宛轉。裊裊若仙。此蓋表示其拋棄作崇人間的生活。而長隨清風使者。以解慰人們的煩渴。

霏霏去矣。晴霞兀自支頤凝神默坐。她腦海中好像開映電影似的。把方才經過的事情一幕一幕重新演出來。不覺悲喜交集。百感叢生。當霏霏來時。與之談詩消遣。何等清閒冷雋。其次。霏霏談禪。引儂之心靈。入寂滅之空門。演失戀之幻想。悽惻於邑。不能自遣。至其詼諧處。則喜笑怒罵。皆成文章。古之東方朔不啻也。又使儂輾開笑口。心曠

神怡。俗慮皆忘矣。繼又走進一個濁物來。催租掃興。俗氣薰人。而又不得不和彼敷衍。恰如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末後忽地來了一位三奶奶。頓使儂由苦痛而入於恐怖。方寸間似小鹿之撞。忐忑不甯。福先生用情於儂。儂之是否相愜。是另一問題。設三奶奶洞此隱情。則彼之突如其來。安知其非掀醋海波。動問罪師乎。而玷儂無瑕之白璧。甯不心痛。幸而三奶奶是個風流少婦。瞧見了儂的表兄。竟說不出的一種滿意。爲投鼠忌器之故。對於儂遽消釋其嫉妬之念。而存聯絡之心。坐是儂之圍得賴以解。然她一方面欲滿足其慾望。顧不得名節。顧不得羞恥。遽擲果投金於素不相識之男子。是其情感上必發生一種極強烈的肉慾衝動。不能強自遏抑耳。唉。爲了這個衝動。古今天下不知……但是。她這種孟浪式的用情。若施在別一人身上。或者爲所欲動。失據而陷入她情網之中。若論到表兄霏霏。他的性情何等怪僻。他的操行何等高尚。比之古之魯男子。誠無愧色。儂與彼自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以迄於今。相居十餘載。每于燈下吟詩。花前看月。儂則柔情一片。如小鳥之依人。彼則落落大方。從未作兒女之態。况路柳墻花。素所輕賤。而謂三奶奶投以木桃。能得彼瓊瑤之報者。我殊未敢置信。

果也。赫然紙幣付諸丙丁。三奶奶的盛情美意同歸灰燼。不可謂非爽快事咧。（爽快果屬爽快。好端端把這人人所愛的花花紙焚化。終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今晴霞竟得而見之。自然要佩服霏霏的妙手。特恐妙手者常空空耳。）她這麼樣迴想着。更覺得今夜的遭際。陸離光怪。層出不窮。平添了幾許喜怒哀樂的情緒。甜酸苦辣的滋味。此情此景。其將永銘於儂的心坎中。而有重憶之價值。

第三回

瑟瑟西風車夫揮淚

迢迢長夜少婦邪思

寒月當空。朔風凜冽。時值夜闌。人跡幾絕。馬路旁木桿上電燈。放出慘淡的亮光。一若表示人們在這沉沉寒夜裏。應當擁被高臥。不該再肅肅宵征了。此時有幾個尙未交班的黃包車夫。爲了自己生活問題。又是一種表示。他們鼓着拚與西風戰一場的餘勇。還兩手執着車梗。站在枯黃色的梧桐樹下。睜着眼睛。向馬路兩旁不住的瞧。有沒
有過客。預備報効他一雙飛毛腿哩。且說霏霏從晴姑娘家出來。路上非常寂寞。並且這樣的天氣。他身上還只穿着一件單呢袍子。雖說少年人血氣旺。可是此刻他的體溫。終究抵抗不過那冷度。漸漸地被冷度戰勝體溫了。講到體溫戰敗之後。自然有一

種降伏式的表示。便是袖着手。縮着頸。僵着背。屏着息。假使作如是表示。而冷度再咄咄逼人的窮追過來。別無法子。可想惟有全身發抖耳。但是人身上有一種東西。牠的性質。最最吃硬。並且最不服冷。全部份雖然畏葸退縮到刺蝟般的樣兒。牠却使着兩枝銀鎗。拚命的和窮追者奮鬥。誓不退却。你道那樣東西是誰。說出來。慚媿就是兩道鼻涕。閒話慢表。霏霏這個人。身上雖冷。心上倒覺不着冷。他一路走來。嘴裏還嚷道。好風呀。把方纔感觸的銅臭。脂粉臭。吹散盡了。一回兒。舉起頭來。却望見玉盤樣的月。照澈當空。隨口吟道。

十年磨一劍。潦倒抗風塵。天上多情月。追隨伴我身。

此時有一陣寒風。把吟聲吹送到。站在遠遠地。那兩個黃包車夫耳中。他倆不期而然的拽着車兒。拔起腳來就跑。好比先作三百碼賽跑。誰跑得快。先一步到客人身邊。便是誰的命運。可笑他倆爭先恐後的跑了幾多路。偏偏撞着一位窮措大。是慣開自備的兩腳專車的。先跑到的。停着車兒。說道。到那塊去。快來坐我這部車子呀。後跑到的也照樣停着車兒。說道。到那塊去。快來坐呀。從風霜中久練出來的嗓子。宛如咽露之。

寒。蚤。其。聲。沙。而。淒。切。激。人。心。弦。霏。霏。不。覺。把。脚。步。立。住。那。後。來。的。一。個。車。夫。道。價。鈿。就。便。宜。些。吧。快。來。坐。我。拉。車。子。很。快。呀。先。來。的。車。夫。聽。着。他。這。樣。說。就。動。怒。道。這。個。生。意。是。我。先。接。你。不。得。搶。我。口。吻。呀。那。後。來。的。車。夫。也。不。服。氣。兩。下。爭。論。起。來。頓。時。鬧。成。一。片。拉。你。媽。媽。之。聲。

霏。霏。瞧。着。這。種。光。景。不。覺。爲。之。可。憐。可。氣。可。笑。可。憐。者。走。徧。天。涯。都。是。鬧。着。吃。飯。問。題。和。麵。包。問。題。可。氣。者。他。倆。無。知。無。識。都。是。在。那。裏。胡。鬧。可。笑。者。他。倆。撞。着。我。個。乾。大。少。身。不。帶。銅。他。倆。歡。迎。孔。方。兄。孔。方。兄。可。是。不。歡。迎。他。便。怎。樣。正。吵。鬧。間。那。旁。走。上。一。個。鬚。眉。如。戟。的。印。度。巡。捕。來。嘴。裏。噙。哩。咕。嚕。不。曉。得。說。些。什。麼。拿。起。木。棍。亂。揪。他。倆。只。得。拽。着。車。兒。逃。倉。忙。間。把。霏。霏。撞。倒。在。地。霏。霏。受。此。無。妄。之。災。心。裏。氣。不。過。去。操。華。語。向。印。捕。道。你。這。個。英。國。人。的。奴。隸。不。要。狐。假。虎。威。在。我。們。國。土。上。耀。武。揚。威。不。是。綁。你。在。梧。桐。樹。上。便。是。塞。你。在。陰。溝。洞。裏。印。捕。聽。不。懂。望。望。然。而。去。在。那。邊。梧。桐。樹。下。直。強。強。地。站。着。

霏。霏。回。轉。身。來。找。尋。兩。個。車。夫。他。倆。挨。了。一。頓。打。後。閱。牆。之。釁。早。已。忘。却。了。仍。舊。遠。遠。

地站在那邊。霏霏走上前去。對他倆道。那個黑炭。真是可惡。我們不妨想個法兒來使他吃吃苦。下次不敢再這樣的糟場我們中國人了。那撞倒霏霏的車夫。連說幾聲對不起。繼乃切齒恨恨道。我們吃這個飯。吃得怨氣冲天。我倆在前年從江北鹽城到這塊來拉車子到現在。不時挨他們黑炭的打呀。還有一個車夫也說道。要死了。我今天被黑炭打了三次了。我想拉車子生意一定棄掉他。那怕一天賺兩三塊大洋錢。也不高興了。霏霏道。這些話且慢說。我們總要想個法兒。使他吃吃苦頭。起初他倆有些畏懼不敢的樣子。經霏霏再三慫恿。意爲之動。三人經長時間的商議了一番。遂決計進行。

這一段站崗的印捕。祇有一個。現在已過半夜。行人早已絕迹。所可慮者。是印捕的手槍和警笛。好在他們有三個人。並且一面是亮裏。一面是暗裏。以三敵一。總敵得過的。霏霏大踏步走到印捕面前。操英語問道。Where is the Nanjing Road? 印捕欲待回話時。冷不防兩個車夫。早已悄悄到他背後。猛力搶住他兩隻手。往後一拖。拖到梧桐樹邊。說時遲。那時快。霏霏忙用破絮塞在印捕的嘴裏。使他不能呼救。車夫早已

解下自己的褲帶。把印捕緊綁樹上。並用一塊布紮住他的眼睛。此時印捕弄得莫名其妙。倉猝間無力抵抗。只把兩隻外國火腿。亂踏亂踢。三人事畢之後。悄然竟去。至於印度阿三以後。怎麼的解脫。這束縛在下也。顧不得他了。

霏霏的左足膝蓋上。方纔蹇破絮時。被印捕踢着一脚。跑得不多路。覺着非常疼痛。大有步履維艱之勢。那車夫瞧他跑不快。就向霏霏招攬生意。霏霏此刻。脚痛暫且救脚。跳上車兒。說了路名。那車夫鼓動兩腿。飛也似的拉往目的地去。那時車馬絕跡。無相撞傾跌之虞。小小車兒。大有勢如破竹。直入無人之境之概。霏霏在車上。左顧右盼。揚揚得意。蓋彼自到滬以來。慣開自備專車。今夜坐黃包車。實爲破題兒第一遭也。

不待一刻。到得門首。霏霏跳下車來。要想付車鈿。探手懷中。暗吃一驚。原來是阮子空囊。一錢不帶。囁嚅說道。今夜身邊剛剛不帶零用銅鈿。暫欠一欠。緩日付你吧。車夫道。拿塊大洋錢出來。我找給你。霏霏想。銅子一個都沒有。那裏來的大洋錢。於是假意的向懷中摸索了多時。仍舊伸出一隻空手來說道。恰巧今夜大洋錢也沒帶一塊。車夫停了一回道。我等在這塊。你到裏邊去拿出來。霏霏暗忖。這是我叔父的家裏。寄寓在

此天天挨飯吃。已經說不過去。那有面孔向他們開口借錢。但是這種景况。只好自己肚中曉得。不能說出來的。乃向車夫商懇道。夜深了。他們都已熟睡。家裏銀錢進出。又不是我掌管的。假使喚他們起來。擾人清夢。這區區之數。也大可不必一定改日給你吧。車夫縐着眉頭道。那個不可。我拉車子來。要養老養小。每班包車租費。要六角大洋錢。捐照會每月又要五六塊大洋錢。今夜天氣冷死。人生意不好。明天的飯。不曉得在那塊呀。

江北車夫說來何等淒慘。真是一字一淚。令人聞之心酸。雖然他和霏霏。是今夜的患難之交。但爲着明天吃飯問題。也顧不得情面。至於霏霏若然要白坐他的車子。終究於心何忍。方纔他脚痛只好救脚。如今又發起頭痛來。不知怎樣醫治。其實這頭痛也。算不了一回事。請到孔方兄。保你一醫就好。不過他在晴姑娘家中的辰光。孔方兄非常慇懃。要和他攀結朋友。只因他自命太高。指爲萬惡。兩下就斷絕交誼。在轉瞬之間。恐怕前嫌未釋。請不到這位孔方兄啊。

無情的朔風。愈吹愈緊。可愛的月兒。也像怕冷的樣子。躲入雲裏去。可憐的車夫。還掙

住幾根窮骨頭。戰戰兢兢地向那霏霏索車資。可憐的霏霏被車夫逼得無可如何。暗暗叫苦。其實霏霏這個人。非市上無賴可比。他的不給車資。委實無資可給。並非存心在苦力者面上佔便宜。說他秉性落拓。不拘小節。尤稱愜當。但是落拓兩個字。細細想來。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材。列位。在下有一層很重要的意思要發表。就是我人欲求立足於社會上。有一種學。不可不學。便是「經濟學」。有一種權。不得不操。便是「財政權」。然而落拓的人。他肚中一定沒有經濟學。更不屑操財政權。可是潦倒一生了。此刻霏霏無法可想。惟有提起拳頭向門上亂敲。他的叔父從夢中驚醒。起來開門。霏霏老着臉皮。向他借兩角小洋來付車資。才得度過此一重小小難關。俗語說：「一錢逼死英雄漢。」又云：「須於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誠爲千古不磨之格言。我今要旋轉筆來寫三奶奶了。她坐着汽車回到公館。走進臥室中。正鐘鳴十二下。嬌軀微覺疲乏。喚小蓮取牛肉汁和百靈機來。飲了兩匙。服了兩片。小蓮並預備幾碟乾點心。不一回。又送上一蓋碗剛剛煎好的參湯來。富家的姨太太。果然是養尊處優。作威作福。俗語道：「富家一席酒。貧人半歲糧。」貧富的階級相差天壤。又何怪人之羨。

富。厭。貧。耶。你。看。三。奶。奶。一。到。房。中。什。麼。牛。肉。汁。百。靈。機。點。心。參。湯。接。一。連。二。加。三。添。四。的。送。下。喉。嚨。像。那。位。窮。措。大。霏。霏。回。轉。家。去。只。好。餓。着。肚。皮。不。過。在。途。中。已。飽。餐。陣。陣。地。西。北。風。罷。了。

此。刻。她。因。爲。心。事。在。身。欲。睡。不。能。苦。無。消。遣。便。對。小。蓮。道。胸。中。略。覺。氣。悶。想。吸。幾。口。一。福。壽。膏。小。蓮。遂。在。廚。中。取。出。紅。木。的。烟。盤。密。蠟。的。烟。槍。白。銀。的。洋。燈。純。鋼。的。籤。子。象牙。的。烟。盒。安。置。在。湘。妃。榻。上。三。奶。奶。臥。上。首。小。蓮。臥。下。首。始。而。薰。烟。繼。而。裝。烟。將。吸。矣。更。爲。之。把。火。抽。抽。之。聲。達。于。闔。外。

三。奶。奶。固。無。烟。癮。者。爲。解。悶。計。所。以。不。時。吸。吸。不。過。在。下。這。樣。寫。法。一。般。烟。客。見。之。定。要。垂。涎。三。尺。恨。不。得。插。翅。雙。飛。到。她。房。間。裏。去。一。嘗。此。福。壽。之。膏。何。以。故。在。下。曾。隨。烟。友。到。過。幾。片。燕。子。窠。裏。去。鴿。籠。式。的。房。間。鳩。容。式。的。老。班。上。面。一。條。破。蓆。下。邊。幾。塊。硬。板。烟。盤。躡。躡。燈。光。慘。淡。名。爲。老。土。其。等。雲。川。辨。辨。烟。味。口。燥。苦。辣。一。般。烟。客。偃。腰。曲。背。跨。進。烟。間。鼻。涕。眼。淚。灑。滿。地。板。不。但。穢。氣。觸。鼻。外。加。驚。心。嚇。胆。名。之。曰。一。人。間。地。獄。一。不。爲。過。也。然。而。他。們。甘。之。如。飴。從。未。聞。此。道。中。人。一。談。及。燕。子。窠。之。醜。醜。者。像。三。奶。奶。

這樣考究的吃烟。彼等聞之。焉有不心躍而豔羨之者乎。還有一層。明明是鴉片烟。三奶奶何以稱爲福壽膏。待在下說來。大凡吃的東西中。只有坐而大嚼。沒有臥而大吃。惟阿芙蓉則橫陳一榻而吸之。其樂一。孤燈相對。如坐不夜之城。其樂二。真正的老土清膏。具寒熱溫涼之性質。攻剋滋補之妙用。譬如寒天吸之則覺暖。熱天吸之則覺涼。無汗發汗。有汗止汗。便瀉可止。胃逆可定。通七竅。活四肢。治百病。誠藥中之無上妙品。服之得當。自能強神益志。長壽延年。其樂三名之曰福壽膏。誰曰不宜。有人說。鴉片之毒。甚於洪水猛獸。你這樣說法。是明明鼓吹人家吸烟哩。從前上海爲了烟土公賣。激動公憤。鬧個不休。你還創這種論調。真是豈有此理。我說。且慢責備。你向未聽我下面的結論。鴉片烟。這樣東西。三奶奶吃了。是「福壽膏」。別人吃了。是「貧夭膏」。

三奶奶在大吸「福壽膏」之際。詳細地詢問晴姑娘的家世。小蓮一一回答。並問片纔於晴姑娘處所見的少年。你可曉得他的底細。小蓮道。那人也是我的同鄉。年約二十多歲。是晴姑娘的表兄。性質怪特。家境奇窘。雖則胸中才墨精通。可是不歸正道。不理生計。鄉里中多瞧不起他。誰也不肯把女兒許配他。三奶奶唏噓道。世俗多白。

眼爲之一嘆。小蓮道：「這也怪不得。俗語說：『酒肉朋友，柴米夫妻。』他自身還顧不周全，焉能成家立業？他沒有柴米，別人家焉肯把女兒嫁他？他母親瞧着兒子這種光景，常常詛咒他是沒出息的畜生，心裏氣氣悶悶，衰年多病，煞是可憐。所以由自族中秦某瞻養。霏霏家離晴霞家不遠，他倆朝夕過從，情誼很篤。霏霏在鄉里間，除晴姑娘外，恐怕再沒第二人瞧得起他。他獨自一個人，撐住這冷落的門庭，終朝念佛，喝喝酒，做做詩，雖是吃勿飽，着勿暖，他却談笑自若，沒露一些愁容。奶奶，你想這種人，豈不怪特？就是晴姑娘也常常說他的性子異乎尋常，勸導過不知好幾次。可是他只當是耳邊風，毫不改悟。這種人說他癡癩不是，說他無用也不是，竟沒有相當的話來形容他呢。三奶奶又問道：「然則晴姑娘可曾許配於人？」小蓮頻搖其首道：「她自恃才貌，村間俗子沒一個看得中。伊父曾話起過幾頭婚事，將成就都因她從中力阻，作爲罷論。她父親爲平素酷愛其女兒之故，不忍強自作主，以傷彼愛女之心。三奶奶道：「伊父畢竟是念書的，不愧爲明白人。婚姻大事，關係終身，做父親的一定要替兒女輩擇婚，真是天下至愚之輩。假使幸而揀擇得好，爲兒女的，以爲自己生得命好，並且這是理所當

然。毋庸感謝。假使不幸而揀擇得不好。爲兒女的。總不怪自己命苦。要抱怨爺孃了。我看過許多做兒女的。爲看婚姻之事。只聽得他們聲聲句句說爺孃的糊塗誤事。從沒聽得過聲聲句句說爺孃相配得好的。還有歡喜做媒人的。也是天下至愚之輩。跑到張家。奔到李家。話好一頭親事。鞋子已經踏壞。又費了幾許時間和口舌。所得不過吃幾席喜酒。假使撮合得好。他們也以爲這是理所當然。毋庸感謝。假使撮合得不好。配成一對怨耦。那麼他豈不該死。介於怨耦的中間。挨了女家的埋怨。又要受男家的醜罵。貪吃的幾席酒。總要被他們詛咒得肚腸翻身哩。假使做媒人時坦坦直直而和盤托出的。還可引着古語「凡事豈能如意。祇求無愧我心。」來聊以解嘲。倘然指醜爲美。說貧爲富。瞞長瞞短。而做的媒人。那末真正的該死了。簡直說一句。就是清夜捫心。終究誤人不淺哩。況且婚姻之事。圓滿的少。而缺陷的多。稱心了趙家。不稱心錢家。滿意了新郎。不滿意新娘。除非不做媒人。一做了就有許多閒是非發生。這豈不是自尋煩惱。最好聽他們自己看。中自己相配。弄來那末你愛郎才。我戀女貌。你不嫌我癩痢頭。我不說你猪狗臭。任憑他們美滿也好。缺陷也好。却和我絲毫不關。豈不灑脫。

這一段談判。真是爲世間做父母的和做媒人的痛下針砭。但是一般深染舊社會惡習慣的人們。終究未曾想穿。有兒女的。對於兒女的婚事。認差了問題。以爲這不是兒女的事體。是做父母的責任。或在幼時就替他們訂婚。不曉得自己的兒子。將來做皇帝呢。做賊子。自己的女兒。將來做皇后呢。做叫化婆。將來他倆容貌上相配否。學識上相當否。性情上相合否。一概置之不問。卽對於已長成的兒女的婚事。往往強迫干與。不許他們自己擇配。總要由我一手包辦。以爲這樣才算。了却做父母的責任。哈哈。錯了。就是在下對於舊式婚姻。也身受切膚之痛。蒙我爺孃恩賜。早早地替我訂下一頭婚姻。如今弄僵了。索性抱揚子獨善其身主義。對於前途婚事。給她一個「訂而不結」也無奈。我何在下曾提出這婚姻問題。向一位老年人討論。他聽了我說話。亂搖其頭。大蹺其鬚。他以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八個字是天經地義。誰敢違拗。並且人生落地。就定下八個字。(年月日時的干支)以八配八。數目相合。豈非是天造地設。他還說我中了洋毒。起初我不甚明瞭這兩字的意義。繼而細細推想。纔曉得是中了洋人婚姻自由之毒。我覺悟到同這種頑固派的頭腦破產者討論婚姻問題。適足見

自己的不識相。但是已經不識相。索性不識相。於是又向他道。請問古時舜帝是何等樣人。他說。做了讀書人。還不識舜帝。是何等樣人。豈有此理。他是古之大聖人也。我說。舜既然是大聖人。何以「不告而娶」。難道他也中了洋毒麼。老人瞠目無以對。

此刻三奶奶笑向小蓮道。我雖然這麼說法。想到你如今已長大了。欲把你許配於人。你胸中怎樣。小蓮聽了。兩頰微暈。半晌始說道。我不願許配於人。情願到老服侍三奶奶。三奶奶道。你這小丫頭。性子倒很怪。特人家姑娘到了你。這麼樣大的年紀。都要……小蓮道。可是我看得中的。他看不得中我。他看得中我的。我看不中他。就是你奶奶所說。世間婚姻。滿意的少。缺陷的多。與其自尋煩惱。自尋管束。不如終身不嫁。爲妙。三奶奶道。像秦霏霏這種人。你願意嫁他否。小蓮道。假使嫁了這種人。只好同他吃西北風。過日子。三奶奶笑道。你何須憂吃西北風。以我看來。即使你願意嫁他。他一定不願意娶你。

噹噹。粧臺上擺鐘。正鳴兩下。小蓮收拾一切。三奶奶也解衣上牀。但是這一夜。天她轉輾反側。不能入夢。想起方纔在晴姑娘處邂逅的霏霏。人材出衆。英敏異常。的是可愛。

不過不肯接我的無線電。不知什麼緣故。其嫌我容貌醜陋乎。則我自以為青春少婦。豐度翩翩。雖不能博人十分憐愛。然斷不至惹人厭惡。其未經滄海而含羞乎。則彼係落拓瀟灑之人。似亦不合其心中。或對我滿意。而表面上。故示冷淡乎。然感於中者。必流露于外人之恆情。徵諸心理。此層揣測。亦屬過敏之談。嘻。我知之矣。彼霏霏者。與晴姑娘。必有甚深之愛情。……繼又想到自己擲金之舉。似覺孟浪。不知霏霏對此。作何感想。其歡喜耶。其憤怒耶。其輕賤我耶。我固不能代為決斷。第以常情而論。投之以金。而觸其怒者。古今天下。舍揚震外。能有幾人。况霏境况奇窘。寄跡春申。能毋抱長安居大不易之慨。世俗多白眼。誰肯解囊相贈。今我三奶奶垂之以青睞。使彼不勞而獲多金。在理彼當抱窮途之感。而我可收釣餌之功。雖然。世間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我固不能確定我之理想為不謬。倘此舉不幸而被晴霞所知。則適足以僨事。第回憶我投金之時。室中祇霏霏一人。霏霏而不欲將此事告彼者。彼又安從知之。霏霏而固直道其隱者。直天下之愚人。想彼決不為也。她反覆忖量了多時。忽憬然悟。道人之作事。不宜過於多慮。多疑。多慮失之於斷。多疑必敗其成。若左思右想。前後顧慮。

則。轉。喉。觸。諱。投。鼠。忌。器。又。奚。能。舉。一。手。投。一。足。成。一。事。哉。且。以。我。三。奶。奶。之。花。容。之。財。力。之。手。段。自。問。能。奪。愛。於。晴。霞。

她能從雜亂的思潮中確定主見。足見其功夫獨到。不過「自問能奪愛於晴霞」一句話。其吹牛乎。抑真具此妙手耶。目前也是一個疑問。在下戲贈她八個字。「且慢誇口。試觀後效。」因爲在下對於誇口吹牛之輩。生平不大贊成。雖則目今是牛皮世界。任憑你本領一等。不會吹牛。總不濟事。沒有本領。而善於吹牛。倒可以出名。但是吹牛。須怕吹破。一吹破。就不值錢了。在下有一段「吹牛故事」。錄在下面。以博一粲。

尊盧沙者。秦國人生平好大言。嘗說于秦王。王笑却之。沙嘆息曰。王不能用臣。王之不幸也。我將說楚以霸諸侯之術。翩翩然南。秦人或怨王。王聞之。笑曰。王誠不幸也。沙至楚。楚人迎之。郊待以上賓。士大夫有叩以霸諸侯之術者。沙憤然作色曰。是何術。可與若儕道耶。士大夫言於楚王。王厚聘之。沙見王。長揖不拜。呼楚王曰。今者臣來。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歃血以盟。誓曰。不禍楚國。毋相見也。嗟。王尙得高枕臥耶。王起問計。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有不霸者。有如日。王遂用以爲上卿。居三月。覺無異者。

會晉帥諸侯伐楚。王恐求計於沙。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帥銳莫可當。爲主上計。惟有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縱之。沙自是不復大言。欲言捫鼻卽止。小小的牛皮故事說完了。如今又要轉入本文。三奶奶既抱定奪愛於晴霞的宗旨。後究從何處入手。用何種方法。也是一個問題。她睡在床上。思索了好多時。才決下策來。策曰。老子有言。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儂今欲奪愛於晴霞。其可斬而勿與耶。然則與之之道奚若。其贈以香水一瓶。牙膏一盒乎。曰。此茈茈者。曷足動彼妹。其贈以披肩一襲。金錶一隻乎。曰。彼妹感則感矣。然猶未盡善也。爲今之計。莫若陽與之結歡。而爲進身之階梯。蓋不入虎穴。又焉能得虎子哉。既相善矣。然後助之以經濟。慫恿彼入校求學。此爲調虎離山之計。况目今社交公開。男女同學。自由戀愛之風。甚囂塵上。晴姑娘一入其間。陶之冶之。薰之化之。安保無厭。故喜新之念。見異思遷之舉哉。迨夫空谷來風。儂卽吹之於霏霏耳中。縱反間之計。則彼兩人之反目。殆意料中事也。而儂得坐收「漁婆」之利矣。豈不妙哉。

諸葛亮高臥隆中。劉先主三顧茅廬。求計於他。他決下策來。後人謂之「隆中決策」。

如今三奶奶也高臥着。決下策來。可以名之爲「床中決策」。一古一今。兩相媲美。孔明決策。爲着國家大事。當然正大光明。三奶奶決策。爲着兒女私情。也不失爲風流旖旎。諸葛亮仕蜀。廿餘載鞠躬盡瘁。雖不能統一江山。終做到三分天下。三奶奶奪愛。從此後離合悲歡。說不定。兩情相愜。未知能一度銷魂。在下既把她的策披露出來。並爲之做孔明之口吻。曰。儂癡情一片。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儂之明所能逆觀也。她決定了策。一樁心事。暫告結束。遂甜然入夢。比醒。一輪殘照。斜射玻璃。輕薄的紗幃。上如染了胭脂一般。倍覺奪目。三奶奶倦眼惺忪的起來。丫頭們齊聲嚷道。奶奶時候尙早。何勿再睡呢。列位。現在夕陽快要落山的時候。丫頭們反說時候尙早。足見上海人的起居。是晨昏顛倒。

梳洗已畢。推牕閒眺。園中木葉零落。景物蕭條。褐色的麻雀。啁啾於樹枝之上。寒風掠木。颯颯作聲。較之二月黃鸝。滿園春色。同斯園也。不啻有天壤之分。此時惟有籬落之黃花。挺其傲霜之枝。略爲斯園點綴耳。三奶奶瞧了這種風景。不禁生美人遲暮之感。當妮紫。嫣紅。堆霞疊錦。樓頭賞春色。依稀昨日一瞬之間。而荒涼滿目。焉儂自嫁作商。

人婦埋沒風流於茲三載。迴想昔年車水馬龍。作神女生涯之況。能不夢啼粧淚。濕透欄杆耶。古人云：「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儂今青春二十有六。韻事尙可爲其努力。毋使老大徒傷悲耳。

有人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兩句是古人的格言。教人少壯之時。應當努力於正道。今三奶奶要幹風流事也。引用這層意思。未免褻瀆哩。在下以爲不然。別種事。那怕老大了。未嘗不可以做。拯而言之。如做皇帝。做大總統也。老人去做的居多數。就是社會上一般普通心理也。都尊重老鍊者。而藐視少年人。所以一切事都有老鍊者做。一切權都由老鍊者操。一般少年人。只好遜讓老年的。獨是這件事。老年的只好讓少年人去做了。所以古人創造這兩句時的用意。定是指在這件事上。後來一般酸儒。把牠誤解了。就此以訛傳訛。移作別用。殊負古人立言之深意。三奶奶畢竟是聰明人。深得古人之心。移歸正用。在下不勝佩服。總之諸如此類的很多。東坡先生前赤壁賦上：「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兩句。一般酸儒。又把牠誤解了。強下注解道：美人指同朝君子也。酸儒家中。只有黃臉婆。看到美人兩字。定是觸目。並且有些忌諱。

這誤解或是故意的誤解也未可知。照在下解來。「渺渺兮予懷。」是說此時我心中的懷想很遠。想些什麼呢。是「望美人兮天一方。」遙望美人在天之一方。不勝萬重蓬山之感也。所以這美人一定是東坡的情人。不是同朝的君子。並且以美人代君子。古無此典。設果如酸儒所說。難道當時宋朝有女性的朝臣麼。不通啊。不通。

等四回

一榻橫陳構幻想

兩心相背各猜疑

且說是日晚餐過後。三奶奶打發小蓮去喚晴姑娘。小蓮乘黃包車到她家裏。事不湊巧。晴霞剛剛出門。遇着晴霞的父親侃柏先生。便把來意告知。小蓮和他是同鄉人。彼此各敘鄉情。及邇來狀況。臨去時。小蓮道。三奶奶本命我找晴姑娘一同去。我等不得了。她回來時。請侃伯父轉述一聲。囑她速來。因為奶奶今天晚上不出去。特地等候在公館裏呢。侃柏點頭諾諾。小蓮去後。他據榻吸阿芙蓉。且吸且思。以爲我自絮妻女離家。寄寓滬濱以來。生活程度。比前增高。我又身染嗜好。度日維艱。際斯人浮於事。生存競爭的時代。欲求立足穩固。非有可靠的奧援不辦。我如今替人家做詩謎條子。每日雖有一二元的進款。但是自朝至暮。差不多有十個鐘頭。軟困在一間斗室中。不能自

由。真是苦極。我想福先生開着幾月大公司。交遊廣闊。屢次欲請求他謀一位置。但和他總是泛泛之交。礙于啓齒。不料昨宵三奶奶翩然惠臨。和晴兒會晤之後。談笑甚樂。今晚又遣小蓮來邀請。足徵她倆一見如舊相識。情感相孚之兆。福先生對於三奶奶言聽計從。將來晴兒和她感情漸漸地密切了。要求她轉懇福先生設法一個優缺。易如反掌。並且得了優缺之後。不虞傾軋。非常穩固。還有一樁事。我所日夜縈懷而不能自己者。就是晴兒的終身大事。往年在鄉間。婚事提議過好幾次。不知她是何用意。一力阻梗。大約鄉下後生俗氣的多。她所瞧不上眼。在我亦未便硬作主。以拂其意。婚事緣是就擱至今。本來像我晴兒的面貌。不要說鄉間沒有。就是這裏也所少見。給與鄉下人家做媳婦。確是不配的。三奶奶在這裏。富商巨室。相識必多。倘能由她介紹。得與富家兒訂婚。則攀龍附鳳。樂何可支。晴兒之衣綺羅。食珍饈。呼奴喝婢。自不必說。我老夫妻兩人。當然有半子之靠。席豐履厚。以娛晚景了。侃柏先生且思且吸。且吸且思。非常得意。然將來之能達到其希望與否。尚在未定之秋。而目下之損失。則分明比平常多吸一錢阿芙蓉矣。

且慢一錢阿芙蓉。究屬小事。他老人家的深謀遠慮。嬌是使人嘆服。三奶奶一來。好比播下了苗子。只須認真的耕耘。將來生枝茁葉。開花結實。收穫的豐富。有令人所意想不到的。大凡老人家都是老成鍊達。不論其一切思想言語舉動。都脫去一個「浮」字。從「實」字上做功夫。其所得自必較少。壯者爲多。惟得之於此。必失之於彼。古之賢哲。洞穿了此中奧妙。對於一個老字。很不滿意。老子云：「物壯則老。是爲不道。不道早已。」孔子云：「老而不死是爲賊。」又云：「血氣已衰。戒之在得。」血氣已衰者。又一望而知爲老人之代名詞也。或者曰：孔子曾師老子。老子俗傳其爲地仙。恰好是老而不死。孔子享壽七十三。其老又可知。他們師生之間。不是自相詛咒麼。我說有其師必有其生。不如此不足表示其度量。不如此更不成其爲賢哲。

不多時。晴姑娘和她母親回來了。侃伯正在想得得意之時。門鈴一振。打斷他的思路。他曉得是母女倆回家。在裏邊高聲喚道。晴兒。快些進來。有話給你講。晴霞聞呼喚聲。同母親入內。到烟榻旁問道。父親有什麼話。要和小女講。侃伯笑嬉嬉道。昨宵來的三奶奶。方才遣小蓮來邀請。要你到她公館裏去。白相。小蓮等候了多時。她等不得。已先

走了。晴兒、三奶奶既經歡喜你，你樂得和她親熱些。時候尙早，快快去罷。晴霞聽了，垂其粉頸，半晌不語。侃柏不耐煩的說道：「你不要這個樣子。現在的女兒家，第一要個儻比不得從前閨閣千金。羞見人面，這回又不是教你去會見男子，裝腔做勢的算什麼呢？」侃柏這樣說，晴姑娘沉沉若有所思，毫不注意。她母親在旁，也竭力慫恿其去。晴姑娘逼得無可如何，始搖首道：「小女不願意去。」侃柏道：「這真詫異。三奶奶好好地要和你攀一個小姊妹，你竟高抬身價，不屑周旋。說着手執烟槍，從榻上站起，指天畫地的，把方才理想中的希望，一一伸說於她母女兩人之前。此時晴姑娘的母親，深韙其說。侃柏亦自以爲老鍊之卓識，趨利之捷徑，必能動其愛女之聽。殊不知晴霞聆此一番宏論後，很堅決的說道：「到底不願去。」言已，姍姍然出。

今天真氣死侃柏了。多吸一錢阿芙蓉，又費用許多腦筋，才結晶成一個「大希望」。怎奈晴霞不願去三字的魄力極大，霎時間把大希望變做「空歡喜」。氣得他燕尾鬚根根蹣起，無關係的烟槍，幾乎被他撞斷。不相干的洋燈泡，却遭無妄之災，打得粉碎。嘆一口氣道：「生成苦丫頭的骨格，沒如何也已。」

語云。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然則此時晴霞之心事。晴母能知之乎。曰。竊恐未必也。晴母之不知。其糊塗耶。其失察耶。此別一問題。不必深究。知之者。固何人乎。曰。不佞何敢辭。晴霞何等聰明。她想儂家自租住福先生房屋以來。三姨太玉趾。從未蒙其賁臨。昨宵之來。神色有異。可決定她含有酸素作用。儂之得免于羞辱。實間接借助于霏霏之力也。她欲求其所大欲。在勢。又不得不與儂聯絡。今日遣小蓮來邀請。其表面上之親熱。更一望而明其爲假。此種鬼魅伎倆。難逃儂目。在昔者。固不敢自信不致受其愚。今則閱歷深。雖不敏。庶乎免矣。老父未洞悉此中真相。儂固未便遽以此中曖昧相告。在老父看來。她既真心親熱。豈可以冷淡對待。矧他日借助之處正多。其見解亦不得指爲非是。其發怒更不足深怪。惜被未知小女之苦心耳。設儂一去之後。則下次強儂再去之處正多。在霏霏看來。不其疑儂與福先生一方接近。以爲別有用意。更安保無三奶奶之從中挑撥。整冠于李下。納履于瓜田。殊非智者所爲。至於三奶奶獻媚於霏霏。霏霏之入彀與否。此則不成問題。毋庸細細過慮也。然欲免除許多閒氣。則儂甯傷老父之心。受不孝之罪。而不願做三奶奶之傀儡。任彼牽來牽去也。

是晚三奶奶滿擬晴姑娘必來。吩咐僕婢輩預備一切。屆時當慇懃招待。以結其歡心。她向來呢。到了晚上。不是逛遊戲場。便是到劇場。或影戲館。今晚特地恭候晴姑娘。獨自寂處閨中。並且曉得她是喜歡詩詞的。在書架上翻出幾部「青樓韻語」「吳梅村詩集」等詩本子。百無聊賴地翻來覆去的瞧詩。瞧到馮小青的「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句。不禁爲多情女子悼惜。又看到吳梅村的「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句。對於明妓陳圓圓。不勝豔羨。她想當闖賊破京師時。吳將軍三桂。鎮守山海關。崇禎帝宣詔班師勤王。闖不爲動。其父被擒。闖亦不爲動。及聞陳圓圓被虜。始發兵擊闖。且恐軍力不迨。借兵於清。以圖救其愛妾。是吳將軍之心。目中不知有明。不知有君。不知有父。而但知有美人。以致誤國。誤君。誤父。三桂誠千古罪人哉。雖然圓圓之魔力。足以顛倒吳將軍。又從可知矣。夫圓圓不過一詩妓耳。而能博吳將軍之拜。倒石榴裙下。且江山輿替暗中與圓圓有關。其人之重要可知。而芳名直可傳千秋。而不朽矣。儂亦詩妓也。乃祇蒙大腹賈之賞識。充其量不過做一個姨太太。供濁物之玩弄。春花秋月。虛度年華。他日容姿瘦減。愛力漸弛。其能免紈扇之捐。長門之恨耶。

則並求大腹賈之垂憐而不復可得焉可不哀哉。

列位。識字是愁恨之根。這句話人所公認。像三奶奶這樣的人。旁觀者瞧她寵奪專房。福先生必恭必敬。唯命是從。出入汽車。起居洋房。穿着漂亮。僕婢如雲。服侍周到。也算一輩子享盡做婦女的幸福。宜其心歡意樂。笑口常開了。只爲她略識之無。稍解吟咏。於是在歡天喜地之中。平添了許多閒愁閒恨。所謂人生本無煩惱。煩惱由于自尋。就是在下也。只爲識得幾個字。拚命的把「干卿底事」的一段閒事。盡情披露出來。寫得腰痠背痛。腦脹眼花。於人於己。兩非所利。我有時恨起來。輒擲筆道。我何不幸而識字耶。無如一回兒又埋首案頭。執筆絞腦了。除非你不識字。一識字。宛比撒下了愁苗。種下了恨根。沒由拔脫。最好做一個鄉村上的牧牛童子。天真爛漫地在綠楊溪畔。夕陽影裏。橫臥牛背上。吹短笛。一腔唱俚詞。一只真不知人世間有愁恨事哩。或者索性做一個極蠢極笨的漢子。不識不知。渾渾噩噩。日出而動作。日入則酣睡。他非所知。此種人心。君泰然可以加得上「真樂」兩字。本來快樂不快樂。不在其人之處境。若何而全在於人之心。三奶奶之養尊處優。是快樂其身。而非快樂其心。身心雖有時合一。

然有時則竟劃然分爲兩。今試執段執政而問之曰。汝執一國之政。做一國之主。汝心樂乎否乎。則彼必曰。「幸我癡聾。否則苦煞矣。」段執政尙且如是。又何怪三奶奶之含愁抱恨哉。

她盼望晴姑娘來。兀坐房中。好不寂寞。覺得今夜的時間。比平常不知慢了好幾倍。大凡做事時。有興味時。與知己談話時的時間。我人總覺其過得很快。在閒時。愁悶時候。人的時間。總覺着過得極慢。在小說上如同「沉沉長夜」「長日如年」等句子。一望而知爲不如意時的寫景。什麼「日月如梭」「光陰似箭」等句子。一望而知爲得意時的寫景。所以時間快慢的感受。是一種心理上的「錯覺」。此刻她等得不耐煩。又遣小蓮去邀請。滿擬小蓮此去。必偕晴姑娘同來。誰知仍舊失望。小蓮回來復命道。我到她家裏去。瞧見侃柏老夫婦兩人。面現不歡之色。我問起晴姑娘。侃柏說。她因爲方才在外。身上少穿了衣服。感受些寒氣。身子覺着不適。已經睡了。緩日喚她來吧。三奶奶聽了小蓮這樣話。兀自悶悶不樂。上床高臥。無如既臥之後。睡魔一時不肯光臨。而腦海中思潮。忽起忽落。難以停止。她想昨宵晤晴霞時。瞧她容光腴潤。體態活潑。怎

麼今天受些寒氣。就爲身子不適。所謂不適。不知真的。還似假的。假使是假的。難道她已料到儂的作用。不肯入我的圈兒麼。並且據小蓮說。侃柏老夫婦。面有不歡色。那也是令人可疑之點。或者晴霞不願意來。侃柏夫婦硬作主要她來。意見不同。發生衝突。也未可知。但是儂這麼樣猜度。好比閉門造車。合轍與否。儂亦不能自決。現在不必多疑。侃柏說。緩日喚她到儂這裏來。儂且靜待幾天。倘然歇了幾天。依舊不來。那麼她定是識破此中巧妙。而儂之希望將歸泡影了。

孔老夫子說。「欲速則不達。」大凡做事。總要順順自然。一輩子性急。是沒濟事的。能夠乘勢做去。好比順水行船。自必一帆風順。做事得手。欲求速效。難免快馬跑斷腳呢。況而這風流之事。究非用兵之道可比。用兵固貴神速。這件事要急急勿出的。三奶奶手段雖則好。性子終究嫌太急。擲金之舉。未免褻瀆霏霏。今天接一連二的去請晴霞。又未免太忙。依在下看來。她只配做女將軍。那末如「巾幗婦人」剋期擒孟達的戰術。可重見于今日了。

有種人還要說她淫慾心太重。其實這層也不足深怪。只因吃飽穿暖。一無所事。身心

兩者沒得歸宿。精力有餘。無從排遣。家務正事。又不屑去做。於是念頭要轉。到淫慾上去。我有一個譬喻。人的身心好比一塊良田。應當播種五穀。勤于耕耨。否則農務不講。那怕極佳的土壤。也要雜草叢生。變做荒田了。人的身體。應當勞動。幹些正經人的心思。應常常運用。研究些正道。不過二者之勞。求其適可而止就是了。設終日無所事事。自然邪念勃興。邪事發動。宛如良田之生雜草焉。所以在下要奉勸世上富貴之家的主人翁平曰。對於兒女輩。不可過存姑容。憤愛之心。任他們玩日愒歲。在無形中。長其邪念。以致敗壞家政。墮落家聲。應當給些生活。與他們做使。之身有所歸。心有所宿。則良田萬頃。可無野草離離之嘆。且可免王承福「食焉怠其事。必有天殃之」諺。非然者。飽暖思淫。慾古老輩既警告於前三奶奶。又現形於後。能不使若曹標然懼哉。

連曰。來天氣暴冷。凍雲四合。頗有雪意。三奶奶寂守璇閨。圍爐取暖。吟詩自遣。福先生有時來和她廝混。她很覺得厭惡。但求其速去。大凡婦女有了心上人。對待她丈夫。沒有不冷淡的啊。並且她委實沒興兒出外去逛。接連過了七八天。未見晴。姑娘芳蹤降臨。好不氣悶。那一日天氣略為轉暖。午餐過後。吩咐廚房中。晚上須備上等酒菜一席。

並折柬遣小蓮登門邀請。小蓮到晴姑娘家。事不湊巧。晴霞早已出外去了。祇留晴母一人。小蓮出柬遞晴母。並道：「三奶奶囑我望望晴姑娘。她身子可曾痊好？」晴母道：「多謝她厚意。晴兒身子早已恢復原狀了。比刻大約在我侄子處。待歸家時。囑彼速來可也。」於是小蓮回轉公館不題。

且說霏霏那夜回去。在路上時間耽擱太長。身上衣服又穿得薄。感受些寒氣。身子微覺不適。數日來朔風怒號。氣候凜冽。這位落拓朋友。寒衣尙未預備。加以沽酒無錢。消寒乏術。迫不得已。惟有一榻相親。終朝擁被高臥之一法耳。今日天公做美。放出陽光。氣候轉暖。他好比蟄伏之虫。一交驚蟄。便要發動了。從榻上起身。吃了午飯。剛想出門。晴姑娘姍姍地來了。含笑問道：「霏哥。那夜一別之後。已八天不會了。敢問八天中的狀況若何？」霏霏笑道：「不瞞你晴妹說。老天欺我。大張其肅殺之威。無計可施。只得學鷺鳥之休巢。今日好比「嘆窮」上的龍相公。」西北風吹得縮縮抖。太陽一出大恩公。」起身得不多時。因爲足足睡了八日八夜。覺着腰痠背痛。要想到外邊去活動活動哩。晴姑娘向他身上一瞧。裏邊只著一件夾袍子。外單單呢衫。如今是十一月裏了。還穿

秩季衣服。不覺代爲凜冽。失聲問道。霏哥。你件皮袍子呢。怎麼不把他穿起來。忍使身體挨冷呀。霏霏道。我件皮袍子價值二十多元。辦牠時出一身大汗。不得不慎重看待。目今時勢。盜匪橫行。頻聞搶劫。放在家裏。有些不胆大。已經拿去保險了。別種保險如水險。火險。人壽險等。都要出保險費。這種保險。非但不出。而且收進。你想便宜不便宜。這樣便宜事。惟有我輩做的啊。晴霞道。你還說得出笑話。我倒很替你担心。保持身體的康健。是人生第一要事。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無論怎樣人。失意時總有的。誰保得一路順風。不過在失意時。能夠安心養晦。不致倒行逆施。便見得忍耐功夫。待厄運漸漸地去。好運便慢慢地來了。以哥之才。固不難飛黃騰達。直上雲霄。你想漢朝的韓信。當困厄之時。受辱于袴下。釣魚于淮陰。乞食于漂母。這種人有何等忍耐功夫。一旦否極泰來。在楚則執戟爲郎。投漢則登台拜將。所以我嘗說。惟真英雄。方能大忍耐。你如今也算逢着失意的時候。但是瞧你的舉動。類于倒行逆施。殊有悖于君子。自強自愛之義。妹甚爲哥不取也。霏霏搖首道。昏睡多日。剛剛要想出來。爽爽氣。偏是撞着你滿口老生常談。酸腐之氣。不可嚮邇。請你不必再說了。再說下去。我吃的

兩碗飯都要嘔出來了。不思前。不想後。便是我的養性之道。玩玩月。吟吟詩。便是我的養生之道。不慕富。不憂貧。便是我的處世之道。我自以爲道行高人一等。何勞汝絮絮相勸哉。晴霞知此人別具肺腸。無可理喻。就閒談到別種問題上去了。

薄暮時。侃柏回家。晴母出柬示之。並述小蓮又來邀請過。這次不得再行推辭了。侃柏道。我意亦然。即使晴兒倔強。不肯赴約。我定要大發雷霆。強逼伊去。侃柏主意既定。不一回。晴姑娘和霏霏來了。侃柏卽以東遞晴霞道。今天三奶奶預備酒菜。特來邀你。上次不去。已覺有負美意。這回斷不能再負盛情哩。晴兒你心中怎樣。晴霞私忖了半晌。搖着頭說道。公館裏的姨太太。我儕貧家女兒。不配和她交際的。委實不願去。晴母在旁。苦苦相勸。無如晴姑娘態度。非常堅決。不肯聽從。侃柏於霏霏前。將此事經過情形。並彼理想中之大希望。細述一遍。霏霏不加可否。點頭唯唯而已。其實他心裏却在暗暗地好笑。以爲世界上都是趨羶逐臭之徒。他那種幻夢式的希望。自以爲得意。曉曉於人前。不知適足表示其人格之卑污。且晴妹之不去。別有作用。暗中並牽及於我。獨此事末便宣之口。我現在亦不必相勸。

此僵局相持互一小時之久。卒未解決。東上訂定之時間。迫在眉睫。霏霏態度冷淡。袖手作旁觀。晴姑娘性情執拗。不服理勸。晴母說得舌敝唇焦。毫無效果。侃柏怒火中燒。不克過制。擊桌詈道。你這個賤東西。養到你這麼樣大。難道做爺的一些兒不能作主麼。晴姑娘此刻被他倆逼得煩惱之極。也顧不得什麼。反唇相譏道。本來做爺孃的。只養得我的身。不養得我的心。侃柏聽了。滿腔怒氣。好比火上添油。無從發洩。舉起手來。搶那長檯上金魚玻璃缸。擲諸地上。砰然一聲。水濺滿室。可憐優哉游哉。得其所哉的。幾尾金魚。遽遭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厄。接連又甩碎了幾只茶碗。砰澎之聲。令人驚心觸目。侃柏怒猶未遏。擎起自鳴鐘來要用。晴母忙卽上前奪住。並解勸他道。東西都是拿銅鈿去買來的。辦之非易。缺之頗感不便。切勿逞一時之火。遷怒于物。言已。更爲之撫摩胸際。以平其氣。侃柏鬚鬚蹶起。斜欹椅上。大呼氣死我也不置。

晴霞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霏霏於此。未便再抱冷靜態度。只得走上前去說幾句違心之論。晴妹三奶奶既是滿懷好意。只爲你堅決不去。弄得侃伯父非常動氣。須知老年人是氣不起的。假使氣壞了。你要後悔何及。做小輩的。總要服從長輩的主見。照我

看起來。你還是速去爲美。侃伯父甩掉那幾只茶碗。一缸金魚也頗有深意。只爲白吃三奶奶的一席酒。有些對不過去。權當送禮。

室中四個人。有四樣神氣。侃伯本來是憤怒的神氣。及甩壞了幾件東西。憤怒心漸退。但問題未曾解決。尙露出氣昏的神氣。晴母生怕侃伯再糟場東西。是恐懼的神氣。晴姑娘因她父親大發雷霆。露出悲苦的神氣。蓋我人對於外界侵迫之來。己之能力足以對付者。則發爲怒。怒爲有力之表示。其不能對付者。則發爲悲。悲爲無力之表示。不特此也。悲與怒更視受壓迫人之性質之剛強與懦弱爲轉移。至於子女之於父母。因天倫之關係。卽欲怒亦不得也。霏霏欲出而解決此僵局。於是一變其冷態。而爲滑稽之神氣。更說了幾句滑稽話。此時四樣神氣中。滑稽最佔勢力。可謂轉入詼諧。不落痕跡。能把他三人的氣悶。恐懼。悲苦。潛移默化。晴姑娘芳心自忖。若再執拗下去。家庭中將因此細故而起大波瀾。亦覺不值得。不如在霏霏前買個人情。答應之吧。乃拭淚強笑道。你別冷嘲熱諷了。我看你面上就去罷。

向者因晴霞執拗不去。侃伯生怕在一榻橫陳時所構成的。大希望。歸諸泡影。今因其

女兒一諾之餘。不覺希望復活。晴母對於晴霞之去向。期諸意中者。今乃得之。意外晴母於此喜可知已。

且說福公館裏的三奶奶。因爲訂定的時間已到。尙未見晴姑娘芳蹤降臨。吩咐備汽車一輛。特遣小蓮來邀請。小蓮跳下汽車。急匆匆地跑進。恰值此家庭中之一齣趣劇。將近閉幕的當口。瞧了這樣光景。不覺呆了一呆。碎玻璃碎瓷片。不知其數。水漿滿地。幾條金魚。失了他們生活的要素。在地上搖尾乞水。侃柏則怒顏始霽。晴母于一驚一喜之餘。神色有些異樣。晴姑娘粉頰上。猶着淚痕。獨是秦霏霏。手神瀟灑。不改常態。小蓮料到是他們自家人鬧意見。剛剛吵停的樣子。惜夫來得太遲。祇瞧見些兒「戲屁股」。她假作不知。與諸人一一招呼。並向晴姑娘道。時間不早了。三奶奶差我來邀請。汽車停在門首。快快去吧。晴姑娘羞答答地低垂螯螯。答道。曉得哉。待我更換身衣裳。你在這裏略等一等。說着。朝裏一跑。

第五回

三奶奶假獻慇懃

福公館大掀波浪

摩托卞風馳電掣般的到了公館。三奶奶親自出來迎迓。携手上樓。談笑甚懽。室中裝

飾華麗。佈置精雅。潔無纖塵。晴霞見架上藏書甚富。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私忖三奶奶定是有學問的。不然這一夥兒書本。難道擺樣不成。此刻三奶奶對於晴霞十二分的慇懃招待。況而她是青樓中出身。交際手段。素所擅長。若非晴姑娘。則一入其間。恐不由自主的被她牢籠住了。荼罷之後。繼以讌飲。海錯山珍。佳餚滿桌。爐擁紅泥。旨酒溫暖。對酌有頃。她倆芙蓉之臉。飛上彩霞。倍增姣豔。媚之態。三奶奶嫺于辭令。且善迎人意。曉得晴姑娘性耽吟咏。便縱談詩詞之學。評論各家之優劣。頗能中肯。她贊賞李後主詞中佳句。爲「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陸放翁佳句。如「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對於杜甫詩。以爲過于沉痛。不大贊成。蓋閱之徒增悲感耳。至于雨王次回「疑雨集。」她更讀得爛熟。脫口而出。晴姑娘聽她講來。料到自己的學識。還夠不上她呢。暗暗驚嘆道。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今而後。我不敢以女才子自命矣。

三奶奶道。詩詞一道。談來談去。無甚味與。我有椿新婚趣史。講你聽。權當下酒物。某校算學教員。與某國文女專校高材生結婚。其友贈喜對一聯云。「證幾何學。求中。

心點。仿三角形作內容圓。閱者皆嘖嘖。迨結婚後。賀客麇集洞房。要求新娘做詩。新娘卽起立鞠躬道。深深作揖謝諸君。妾本無才不解吟。憶得唐人詩。一句春宵一刻值千金。誰知這首詩的效力很大。賀客聽了。面面相覷的都溜出去了。客既散盡。新郎重入洞房。實行西廂記上所謂「露滴牡丹開」的韻事了。新娘又贈新郎兩句云。「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這位算學先生。平日鑽研于三角幾何之中。本不解吟咏。因爲聽得校中同事某國文教員。常常念着「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他總以爲是妙句。此時急于要和新娘的詩興。這兩句不期脫口而出。新娘大憤。推開新郎。穿衣起坐。飲泣達旦。算學教員如墮五里霧中。弄得莫明其妙。他算來算去。算勿出新娘發怒的緣故。於是請教一位担任心理學的同學。那同事笑道。你只爲按照方程式。推演數學。人們的心理。安能算得出呢。解決這個疑問。非我不辦。根據心理學講起來。喜怒哀樂。皆不宜過度。歡喜過度則傷心。就是樂極則生悲的意思。你看笑來過分了。反要出眼淚。那不是一個明證麼。我曾經看見許多人。因爲歡喜得了不得。笑脫下頰。還有一個窮人家的老嫗。忽聞兒子中了發財票頭彩。大笑數聲。

就此嗚呼哀哉的。尊夫人新婚燕爾。心房跳躍。歡樂達于極度。於是物極則反。繼之以悲泣。也是這個道理。然而樂極則生悲。悲極亦生樂。你若要尊夫人轉悲爲喜。或者索性去醜罵她一頓。也是一個辦法。不過我是按照心理學推繹出來。有效與否。不能負責。算學教員聽了。很以爲然。回家去照此辦理。新娘氣上加氣。投訴公堂。聲請離婚。法官提到被告。略訊一過。笑着對他倆道。昨天結婚。今天離婚。所謂自由婚姻。真是名副其實了。他倆滿面通紅。無言回答。後來法官詳細的審問一番。才曉得他倆是出於誤會。爲之和平解決。惟算學教員事後猶抱怨心理。學教員不置。以爲幾誤乃公大事哩。三奶奶道。趣事完了。請你也講一樁出來取笑取笑。晴霞道。昔年在鄉間時。有二首紀事滑稽詩。不妨獻醜于大雅之前。

某家少婦觀劇失竊珠蝴蝶

誰家少婦太風流。翠繞珠圍插滿頭。蝴蝶也嫌脂粉俗。別尋香夢入溫柔。

嘲駝背新娘

半老徐娘貌已衰。蹣跚行路步難開。華堂交拜哄然笑。恐有駝峯倒下來。

嘲花甲新郎

鬢眉如戟髮如芒。碩大身軀頂禿光。花甲年華君莫笑。於今三次作新郎。

這三首詩。三奶奶聽了。大開笑口。她想着自己新近也做一首諷刺詩。乃向晴霞道。五代末葉。趙匡胤率兵伐蜀。蜀主有士卒四十萬。不戰而降。花蕊夫人聞之。作詩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閨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曾無一個是男兒。」觀其詩。儼然巾幗英雄之口氣。真愧煞鬢眉矣。豈知花蕊夫人。明于責人。暗于責己。不能一死以報故主。而全其節。卒也辭樓下殿。輦入宋宮。抑亦大可羞焉。乃步其原韻曰。夫人也要樹降旗。蜀主黃泉那得知。重入宋宮邀上寵。妾身幸不是男兒。她倆且談且飲。一杯來。一杯去。玉人一對。酒暈成雙。頰上如薄施臙脂一般。彌形豔麗。古人云。「自古紅顏多命薄。」這兩位紅顏的命。不知是薄是厚。我不是算命先生。又不曉得她倆的生年月日。當然難以分曉。若照相術上講起來。麻衣所謂「面似桃花者淫蕩。」三奶奶是青樓出身。自然屬于淫蕩之流。然則晴姑娘亦屬淫蕩之流歟。此問題頗費研究。惟此二字。在下終不忍加諸其身。使之蒙不潔之名。且可直捷的說一

何她是一個清白的女子。欲證明我言之不謬。對於麻衣「面似桃花者淫蕩」之語。當加之以駁斥。按面似桃花者。形容其貌之美麗也。淫蕩者。指其蕩檢踰閑也。其實貌美自貌美。淫蕩自淫蕩。此問題似截然爲兩。不容混爲一談。貌美者未必是淫蕩。貌醜者未必是貞潔。登徒子之妻。俗語所謂十樣景也。其貌之醜。雖無鹽嫫母。無以過之。淫蕩歟。曰。淫蕩也。紅樓夢中之黛玉妙姑。貌美矣。而未嘗有蕩檢踰閑之舉也。况依據心理及生理上講起來。貌美者多淡于淫慾心。而貌醜者反是。歐陽子曰。「有動乎中。必搖其精。」故重于淫慾心者。斲喪其精髓。實多精髓。既斲喪而欲求其華色。得乎。在下以爲桃花面有兩種。一種是天然的。一種是裝成的。天然之美。真美也。裝成之美。適足形其醜。不觀夫海上之雉妓乎。厚塗花粉。臙脂。自詡面似桃花。其實驟視之。如「活鬼」。令人作三日嘔。昔唐人咏虢國夫人詩。有「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之句。這位夫人。才稱爲真美。而不愧爲貴妃之令姊焉。像日本婦人。居恆亦喜厚塗脂粉。而遙風較甚于我國。古時我國揚州妓女。亦如是在下。捲測起來。那位麻衣相士。或是近視眼。遙看揚城妓女。個個面似桃花。於是斷定「面似桃花者淫蕩」。這一句話。

也未可知。至於「自古紅顏多命薄」的句子，含有憐惜之意，尚不致十分觸惱于紅顏。而麻衣此語，竟然把古今天下面似桃花者，一句抹煞，殊代抱不平。況有關晴姑娘之名節問題，不得不痛加駁斥也。麻衣有知其亦服我言否。

她倆說說談談，非常親熱。其實這種親熱，總是表面的，假的，並非真實的親熱。揭穿其內幕，一個是強作慇懃，結其歡心，以求逞其大欲。簡括說一句，無非是利用一個呢。明知她是假慇懃，祇因難違父母之命，弄哥之情，將計就計。到此敷衍，所謂彼以假來，我以假往，彼送我一副假面具，我焉肯把真面目示人哉。唉，豈獨她們倆是這般如此。本來那世上，不論兩性或同性間的友愛，儘多假要好，極少真知己哩。

且慢，如今有一件事，亟待解決，就是今夜福先生究竟在那裏的一個問題。在平常呢，每到了薄暮，必然回公館來，和三奶奶等同桌晚餐。即使外邊有友朋請宴之事，當然要經過三奶奶的認許，方可赴宴。從未敢擅自出席者。自從園中發生假風流案以後，福先生的一舉一動，事先當徵求她的同意。不過三奶奶有了心上人後，心事重重，對於這種瑣屑事，很覺得麻煩。因此把約束丈夫的全權，委托小蓮執掌。小蓮聰明伶俐。

辦事能幹。頗能得她的信任。這話慢提。如今深黃昏了。福先生究在那裏在閱者心裏。也是一個疑問。待我緩緩說來。三奶奶用獅子搏兔之力。才請到這位時姑娘。然鑒於福先生的癡頭癡腦。倘被他來廝混一場。惹惱了她。她下次焉肯再來。則對於儂之進行手續上。將受一打擊。於是與小蓮商議之餘。爲權宜計。只得宣佈臨時的「閨房戒嚴」。除親信使婢外。一概不准闖入內房。命兩個丫頭。把守樓門口。在七點鐘辰光。福先生挺胸突肚的走上樓梯。却被丫頭喝住道。三奶奶關照。今晚不准上樓。福先生止住脚步。抬頭一瞧。問道。爲何不許上樓了。頭道。有女客在此。未便上樓。福先生要想違抗。有所不敢。只好忍聲吞氣的轉身下來。

唉。可憐此昂然肥丈夫。（本來是偉丈夫。大腹賈只好稱肥丈夫。）家室中不能自主。而受制于一婦人。忸忸倪倪。唯玉帝之命是從。畢竟民國時代女權伸張。而男權旁落。竟有一落千丈之勢。令人浩嘆。按鄉間有「雌雞啼敗宅基」之成語。其意蓋指家庭中事。當由男人作主。不宜婦人出場。否則便是家園衰替之象。今觀于福先生之家庭。覺着此項主張。未必可靠。豈時移勢易。今昔不相同。這種老古話。有些不合時宜麼。本

來中國數千餘年。重男輕女。惡習成風。女子少自活之能力。受男子之豢養。自甘墮落。其身價。自甘被男子所玩弄。例如婦有七出。而男則無之。夫死了婦。可以續取。以爲名。正言順。婦死了夫。不能重嫁。嫁則日爲失節。一切事皆由男人包攬。幹辦。婦人則一輩子度其「僕婢生活」。世間不平等。孰有甚於此者乎。古來女界中。提倡女權。伸張者。當推呂雉及武則天。專擅朝政。號令百官。狎侮壯男。大足一吐婦女輩不平之氣。本來男子做得皇帝。難道女子做不得皇帝。男子可以玩弄女子。難道女子玩弄不得男子。惜夫繼起乏人。此調幾成廣陵散矣。憶古人嘲懼內詩。有一忽聞河東獅子吼。拐杖落地心惘然。一之句。可稱形容盡致。而若婦人者。此一吼中正不知吐出幾許婦女們不平之氣。在下幼時曾看一部鏡花緣小說。那書上有一段女人國的笑話。國中皇帝是女子做的。一切事權都由女子執掌。男子反處女子的地位。深居闔內。司烹飪洗滌而已。唐敖飄流到女國裏去。被她們捉住。禁閉宮中。硬纏他的腳。當作妃子看待。當時在下以爲做書的故意撒謊。取笑於閱者罷了。及今一想。此中大有深意。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蓋彼憤于男女不平等。相差太遠。欲提倡女權。在昔頑固時代。有所忌諱。於是借

滑稽口吻現身說法以警惕斯陋俗也。迨夫近日歐風東漸。美雨西來。提倡女權之聲浪。日高一日。而婦女之身價。遂一躍而登龍門。男女同學的學校。生徒必然發達。男女合演的舞台。座位必定暢滿。女博士頭銜比男博士大。女明星身價比男明星高。男女同車。男子須讓女子以坐位。男女訂婚。男子必屈膝以求女子之俯允。男子鞠躬盡瘁。甘爲情奴。女子微有不滿意處。就可提起離婚。女權固伸張矣。其如男權之旁落。何。長此以往。大有一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概。足徵世上任何事物。盛于昔者。必衰於今。伸于此者。必屈于彼。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男女平等。其終求之不得乎。嗚呼。

福先生吃罷了晚餐。在客堂中踱來踱去。心中不住的忖度。三奶奶不許上樓。也是一樁可疑的事情。聽說有女客在此。那麼既然避嫌疑。何必上樓。既上樓矣。何用避嫌疑。况歷來女客到此者很多。從未發現過這樣鬼鬼崇崇的情景。使人疑神疑鬼。恍如置身閻葫蘆中。揣想不出那女客究竟是誰。咦。我的三奶奶。她是青樓中人。身上邊相好。定是很多的。或者私下裏串通婢女們。瞞着我關一個小白臉在房間裏。也未可知。偷

不幸果發生這種事情。豈不名譽攸關。我既爲一家之主。斷不能容她喧賓奪主。羈持一切。連我的睡房都不許進出呢。想到這裏。不覺鼓動了一腔憤怒之氣。要趕到樓上去。一觀究竟。何如一回兒。又感覺到三奶奶的雌威可怕。不敢孟浪一試。但一回兒。又揣疑到三奶奶或者發生暗昧的事情。又要上樓去。弄得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走也不是。心中好不煩躁。偌大廳堂。竟沒有他容身之處。

唉。他真是個「笨伯」。既不能直接去探望。何不從旁邊去打聽。或可得有端倪。怎奈他祇知向正面攻擊。一時攻不進。枉自焦急。於事實上毫無裨補。其實也怪不得他。就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意志一時被情感所朦蔽的緣故吧。

此刻兩個問題。并成一個難題。在福先生胸中交戰着。誰的力大。便誰戰勝。但是交關多時。勢均力敵。勝負不分。這難題依然難于解決。列位「猶豫」是一種使人精神上。感受苦痛。而沒得休息的性質。大凡意志薄弱。及富于神經質之人。易犯此病。福先生爲著名之懼內家。宜其感此苦痛焉。

然則他猶豫不決。趑趄不前。我書將爲之擱淺乎。曰。否。福先生搔首摸耳。拍腿挖臀了。

幾許時。竟被他想出一個取巧的法子來。於是轉身朝裏。靜悄悄走上樓梯來。丫頭見了。當然又加以阻擋。他一壁搖手。默示不許作聲。一壁從衣袋裏摸出兩張鈔票。遞給兩個丫頭。並附耳輕輕道。決不進去。不過讓我在房門外略探一探。就出來的那兩個丫頭。起初不敢接受。但是這花花紙。炫耀於眼簾。她倆的心。不期怦然而動。她倆的手。好比鐵。遇着磁石。由不得要去接受了。輕輕叮囑道。福老爺。你望了一望。快快就下去。倘然被三奶奶撞破。我倆要捱重責哩。福先生默不出聲。點頭示意。輕腳輕手的輕過外房。在內房門口站住。將身斜偏在板壁上。側耳細聽。房中寂靜無聲。爲之疑訝。乃探首一覘內幕。見小蓮靜立桌旁。一女子斜欹在榻上觀書。雖見其背影。分明是晴姑娘。那一顆心。便禁不住勃勃的跳躍得很厲害。又見三奶奶在著衣鏡前。手執粉盒。對鏡搽粉。內幕既揭穿了。可以走了。怎奈他眼中一見晴姑娘。心欲走而脚不能移。目灼灼而饒涎。滴滴下。妄冀彼美一迴首而報之。以青睞也。列位晴姑娘。身邊定是帶一塊很大的吸鐵石。否則安能將此碩大無朋的一位四金剛吸住。

老子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福先生既借助于金錢之神通。闖入戒嚴區域。給

他探望了一回。在理疑團既經打破。應當悄悄地下去了。無如他還不想走。慎防弄出不好看來了。三奶奶從著衣鏡裏瞧見房門口外。微露人頭。作窺伺狀。她便轉身出來。福先生連忙退避。三脚兩步跑到扶梯邊。三奶奶在後緊緊追趕。見了他。切齒罵道。誰教你上樓來鬼頭鬼腦。說着。把手中粉盒遙擲上去。正中福先生的頭顱。福先生此刻驚惶失態。亟于奔避。偶一不慎。不好了。十多級樓梯當做一級跨了。身軀笨重。跌下去。聲震屋宇。令人驚心盪魄。說也湊巧。一個小丫頭。剛剛洗好了一個便壺。拿在手裏。要想上來。驀的見碩大的一團滾將下來。欲待迴避。已經來不及。兩人跌做一團糟。福先生的尊嘴。恰同便壺口親了一個吻。妙哉。妙哉。一轉瞬間。竟如韓愈所謂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矣。

三奶奶與丫頭們。看見闖了禍事。趕緊下樓。將兩人扶起。眠于沙發之上。晴姑娘本在房中看書。陡聞巨聲發于樓下。也急忙趕下來。此時室中。嗶啞嗶啞呼痛之聲。此唱彼和。晴姑娘。溫存軟語慰問一番。福先生的痛楚。爲之減輕一半。列位。那個小丫頭。受此無妄之災。是陪着福先生受苦。福先生爲何受苦。爲着三奶奶

宣佈閨房戒嚴之故。三奶奶爲何宣佈閨房戒嚴。因爲晴姑娘到此。免男女混雜之故。晴姑娘爲何到此。是踐三奶奶之約。三奶奶爲何請她來。是存心利用她。以求遂其淫念。準是以觀淫之一字。誠爲人世間萬惡之首哉。

大姨太二姨太帶了丫頭們都來了。頃刻間。室中聚集二十餘人。人頭擠擠。羣雌粥粥。煞是熱鬧。三奶奶親自打電話到仁濟醫院。一刻鐘後。醫生來了。檢驗傷痕。敷塗藥。搥繃帶。灌藥水。手續完畢。這位醫生。還不想走。劃燐寸。吸雪茄。從容問福先生道。尊駕在何處跌撲。致受此重傷耶。福先生道。在樓梯上跌下來。醫生又問道。好端端走樓梯。爲何失足。福先生道。因爲吃了一個驚嚇。以致失足下墜。醫生愕然道。先生所謂吃一驚嚇者。狐崇耶。抑見鬼魅耶。福先生被逼至此。囁嚅不能答。三奶奶聽得醫生問來蹊蹺。心中發怒。便起立道。鐸克忒。我意診治已畢。茲事母須過問。想貴院症務繁忙。敝處不敢久留。致廢先生寶貴之光陰。而誤病人之生命也。此措辭委婉之逐客令。醫生聞之。羞慚滿面。匆匆然絜皮篋而去。

夜深了。三奶奶命小蓮陪伴晴姑娘。坐着汽車回家不題。此間大姨太和二姨太。對於

福先生之跌下樓來。未明真相。本欲探個仔細。及聞福先生對醫生說。受一驚嚇。以致失足。醫生再待問下去。他一時答不出。三奶奶竟從旁打斷這個話柄。於是她倆一團疑慮。莫或能釋。但料知此中定有蹊蹺。況且今夜有一從未見過的女子。在樓上下來。說不定此女子與禍事有幾分關係哩。這是兩個姨太太心理上發生不約而同的揣測。欲待質問三奶奶。又懾於她平日之雌威。未敢啓齒。今晚福先生重傷之後。不克上樓安睡。只好攔一隻臨時榻。過一夜天了。大姨太和二姨太回到自己房中。竊竊商議。以爲今夜禍事。發生得很有趣。此中底蘊。應當加以偵察。二姨太遂遣一親信。而且是能幹的侍女。借服侍福先生之名。而實則去偵探其祕密。該侍女經一夜之偵查。內容完全明瞭。至翌日回來。始將顛末盡情披露。並云。昨夜三奶奶杖責兩個丫頭。打得遍體傷痕。爲之可憐。列位。丫頭不受福先生的賄賂。則福先生不敢上樓。福先生不上樓去。不爲跌下樓來。丫頭更何致挨杖責。俗語道。『一兩黃金四兩福。』遍體傷痕。莫非是黃金在那裏作祟啊。

兩個姨太太得了報告之後。又私下裏討論了一番。以爲三奶奶性情悍妬。壟斷家政。

欺凌丈夫。虐待婢僕。長此以往。我倆若畏葸不前。不加阻撓。一任其所作所爲。殊非家庭前途之福。討論的結果。決計興問罪之師。

黃昏將近。晚餐已罷。她倆挾着滿腔憤怒之氣。到三奶奶房間裏來。預備發泄一下子。三奶奶瞧她倆神態有異。來意如何。早已略知一二。但是心中並不著惶。吹什麼風。落什麼雨。隨機應變就是了。並且你倆合夥而來。我雖以一敵二。自問本領常綽綽有餘。裕。三奶奶心中是這樣的忖着。二姨太先開口說。他好端端爲何跌下樓來。三奶奶道。你的問語。何酷似昨夜醫生之口氣耶。你欲打破此層疑問。除非去問他自己。因爲脚是生在他身上的。他若不肯告訴你。你不妨問諸樓梯。二姨太道。你別這樣蠻話。他所說受一驚嚇。究係何指。三奶奶道。我在裏房。他在外房。受甚麼驚嚇。我焉能知道呢。大姨太也問道。昨夜來的一個女子。是怎樣人。三奶奶道。她喚做晴霞。是我的女朋友。你問她怎甚。大姨太道。我聞得你因爲她在你房中。命兩個丫頭看守樓門。不許別人上樓。他跌下去。定與此事有幾分關係哩。三奶奶笑道。我不許他上樓。他焉能上樓。既不上樓。何從跌下。二姨太又問道。聞得你昨夜杖責兩個丫頭。打得遍體傷痕。爲何緣故。

三奶奶道：這是我房中的丫頭，賞她責她，權操于我。何勞汝之過問？更何勞汝之代爲憐惜？大姨太耐不住道：你到此後，霸持一切，作威作福，我倆忍之已久。昨夜肇事，委係你追趕他出來，並擲之以粉盒，所以匆促間跌下去。他總算是一家之主，你欺凌他到這般地步。唉，去問問自己的良心，對得起呢？對不起？三奶奶道：汝休胡說，陷人以罪。試問所指之事，有何證據？大姨太道：此間不是法庭，別說證據不證據，你自己幹的事，該問你自己。於是你一聲，我一口，三個姨太太，鬧做一團糟。福先生在樓下聞之，爲之嘆息不置。

此刻福先生的心坎中，懊惱而且煩躁。蓋此等家庭中不幸事，若在平时發生呢？他便東打躬，西作揖，居間調解，蘄禱和平。現在呢？他身受重創，不能行動，沒有精神，爲之作魯仲連，無可奈何，只好聽她們大鬧一場。不過她們越鬧得厲害，福先生心中越痛得厲害。肉體上的苦痛，方興未艾，而精神上的苦痛，又接踵以起。這就叫做痛上加痛，說不定還要痛定思痛哩。

唉，一夫一妻，人倫之常。基督教教規，不許娶妾。良有以也。我國風俗，貴男賤女，一夫娶

多妻。習行之而恬不爲異。孟子上載「齊人有一妻一妾」可知此陋俗由來久矣。然試問一男娶多女。樂乎否乎。應之者必曰。或爲後嗣也。或爲美色也。或欲示人以闊氣也。苟非樂在其中。亦何苦而爲此。予則以爲不然。一夫多妻。既悖倫常。亦違人道。此其罪惡一。甚有白髮老夫。娶二八紅顏爲妾者。此其罪惡二。大凡娶妾者。或出於巧奪豪取。或出於金錢誘餌。劫掠式。賣買式的婚媾。此其罪惡三。妻妾相處。嫉忌叢生。閨閫悖氣。焉能倖免。往往鬧得家宅不安。六神無主。爲夫者。大有好教我左右爲人難之概。此其痛苦一。粉白黛綠。列屋間居。金錢上。雖能儘量供給。而肉體上。竊恐効勞不周。爲妻妾者。勢必外求其遇。以遂其性。慾於是鬧出「東家就食西家宿」的笑話。（語出國語。東家富而貌醜。西家貧而貌美）穢行四播。玷辱家聲。此其痛苦二。且此類夫婦。成爲「多角式」。可簡直稱之爲金錢之結合。而非愛情之結合。獸性之結合。而非人性之結合。蓋愛情之爲物。愈專一。則愈濃厚。愈散漫。則愈淡薄。此爲心理學上兩性間愛情的定律。夫一而妻多。羣雌粥粥。能母免。粥少僧多之憾。耶。坐是互存猜疑嫉妬之心。名爲夫婦。實則同牀異夢。此其痛苦三。綜是以觀。一夫多妻制。有三罪惡而兼三痛。

苦我願世間富兒貴人。母以廣蓄妻妾。爲榮。幸否則福先生之前車可鑒也。至於西方的藏族。有一妻多夫制。是則重女輕男。轉覺其矯枉過正耳。

第六回 有心關佛大罵光頭 無計消寒競談笑話

且說那晚三個姨太太。足足鬧了半夜。方纔罷休。福先生傷勢未見減輕。每日請醫生診治不題。光陰迅速。轉瞬隆冬。那一天的晚上。晴姑娘兀坐斗室中。牕外寒風獵獵。破扉而入。砭人肌膚。無紅爐暖酒以消愁。賴幾卷殘書以解悶。燈光黯澹。照見玉容頰。頰而蛾眉雙蹙。似不勝其憂思者。蓋彼此時之心坎中。新愁舊恨。打疊而來。綠意紅情。排遣無計。一念及父母。則風燭殘年。賴誰以娛暮境。一念及霏哥。則彼性情古怪。遭遇迍邐。少壯猶如此。老大更可知。一念及自身。則標梅已賦。待字無期。富室兒貴人子。非儂所願匹耦。而儂所眷愛之霏霏。其人至難以捉摸。即使兩心相印。如願以償。我倆之若何生活。亦是一種困難問題。嘻。茫茫宇宙。轉覺此一身之多也。

一少年酒醉醺醺。手中挾佛經數冊。排闥直入。身上穿一件破舊棉袍子。而神采奕奕。絕無寒酸之態。其人爲誰。蓋即晴姑娘所昕夕眷戀之霏霏也。此時晴霞方手執韓文

公集。讀原道之文。霏霏入室後。置佛經於案上。拍晴霞之肩而問曰。妹寂處室中。亦覺無聊否。晴霞起立笑迎道。正苦無聊。何幸到此。夜闌矣。哥從何處來。霏霏道。我晚餐後。過往圓覺寺聽講經。足足靜坐二小時。那位大法師。果然說得天花亂墜。使我頑石點頭。聽罷了經。覺得天氣奇冷。跑到館子裏去。喝了三大杯酒。晴妹一般。詩人吃酒。都說借酒澆愁。其實借酒澆愁。未必愁能掃。借酒澆冷。冷氣却可禦。晴姑娘笑道。不說自己身上衣穿得單薄。只怪天氣冷。未免說不過去。霏霏道。別說寒暄語。這迂闊陳腐的原道。你看牠怎甚。晴霞正色道。休得看輕牠。雖則是老生常談。但也是千古不磨之論。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以後。崇尚日衆。勢漸瀾漫。出家之後。祇知分利。而不知生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真是社會之蛀虫。人民之蝥賊。其言則清淨寂滅。一切皆空。設人人依佛旨而行。則人類之滅久矣。佛亦不成其爲佛矣。仁宗昏愚迷惑。遣使迎佛骨。不知迎牠來有何用處。其實佛在生前。尚依人而衣食。一堆骸骨廢物之尤者耳。勞民糜財以迎之。又何苦爲。韓文公衆醉獨醒。做原道一篇。以闢佛。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何等痛快。獨惜他上佛骨表。因「事佛愈敬。年代愈盛。」二句之忌諱。而見貶于

仁宗文公嘗自詠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想當時雲橫秦嶺。雪擁藍關。其不死於巖險之道路者幾希。而潮陽在昔爲蠻苗瘴厲之地。言語不通。風情殊別。其不埋骨於瘴江者幾希。甚矣佛之貽禍於文公。至于斯極也。且佛最奢華。金玉珠寶。皆羅而致之。以爲粧飾。廣廈千間。華嚴燦爛。不亞於宮殿。是佛教盛於中國以來。其所糜費之金錢。真不知恆河沙數也。安得三武復生。按佛教有三武之厄。殺和尚。毀廟宇。以快人心。

霏霏聽罷。啞然笑曰。此真鳥雀放糞於佛頭之上也。汝於佛學真諦。尙未明瞭。用淺近之目光。以觀測此無邊佛法。而妄加評議。妄加詛咒。然我佛量宏。定能涵恕。彼釋氏之傳教也。豈教人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乎。汝但見一般「在家式」的酒肉和尚。而遽斷爲佛門之標榜者。抑亦誤焉。夫韓文公。世之迂夫子也。自以爲孔墻弟子。提倡儒學。排斥佛教。殊不知孔子聖之時者也。唯時髦之是趨。君主專制。在彼良心上。或以爲非。是而口頭上尊奉之。唯恐不至。設孔子而生于唐之世。原道篇其肯作乎。佛骨表其肯上乎。貶潮陽路八千。文公自討苦耳於佛氏。何尤。若宋之東坡先生。平生崇佛。卽其所著

作亦多含禪理。嘗自稱爲前世五戒僧轉生。與文公恰成一反比例。慨今日世風不古。世路崎嶇。人心凶惡。毒於猛獸。強凌弱。衆暴寡。虛僞是尙。奸詐是務。獸相食。人且惡之。今乃至于人食人。而恬不爲怪。追尋其癥癥所在。無非人欲之作。崇若佛學之爲用。靜坐以養身。清心以寡欲。戒嗔以平怒。戒妄以見真。戒殺以明仁。戒貪以明義。非佛學何以儆人心。而挽末俗者哉。且世之情場失意者。宦海遇濤者。英雄末路者。少年落魄者。自殺固有所不忍。桃源更無處避。秦於是遁入空門。皈依我佛。而我佛慈悲。航爲之度。厄此中功德。亦復無量。噫。微斯佛。我誰與歸。

晴姑娘因霏霏崇佛。芳心中蓄恨已久。今晚恰好談起原道一篇。遂痛加排斥。以冀他回頭改意。收已鼓吹之功。無如聽他說來。迷信佛教。達于極度。可知他腦筋中中毒已深。雖蘇秦張儀復生。曉曉於其前。亦難搖其初志。爲之一嘆。因對霏霏道。我倆不必辯論這麻煩的問題。你兩句餘不到這裏來。可有甚麼佳作。霏霏道。上月初咏菊花四首。我來念給你聽。

「喜菊」東籬採得兩三枚。插帽歸來月上時。花影試將人影比。臨風一樣瘦難支。

「笑菊」無言無語小園東。誰惜花開冷雨中。籬下寄人終失品。空留晚節耐西風。
「怒菊」偏來粧點媚重陽。不肯春前一吐芳。老圃秋容都是澹。殘枝未許傲風霜。
「罵菊」竊得陶公高隱名。翻誇傲骨本天生。饒他占盡三秋福。辜負春風一片情。

晴姑娘道。我也有一首七律咏菊詩。請你斧政。

高隱東籬罕匹儔。一杯相賞氣相投。閒堦風動涼生月。老圃烟橫冷逼秋。瘦影恰如人意淡。殘枝端爲傲霜留。興來三徑供詩料。未許狂奴插滿頭。

霏霏笑道。詩意尙佳。不過目今是隆冬天氣。爾我大念其菊花詩。明日黃花。此之謂乎。晴霞道。我尙有一首舊作七律咏雪芭蕉。

蕉葉低翻白雪中。照來不覺夕陽紅。旂翻柳絮邀明月。扇捲梨花舞曉風。妝冷美人脂粉淡。展開韻士畫圖工。寒齋孰與爭春色。恰好梅香小院東。

霏霏道。說起芭蕉。我在七八年前頭。也曾經做過一首。「紅葉當牕騷客夢。綠天深處美人來。如君身世經秋謝。底事春心捲不開。」晴妹。誰知這首詩。被鄉里中一位老先生看見了。他說。這個後生。詩是做得好的。惜夫。悽愴沉着。不合少年人口氣。說不定將

來要落魄的啊。自今思之。我的一生命運。果應驗那位老先生的預卜了。晴姑娘道。暫時失意。何足罣懷。我哥方當英銳之年。如旭日初升。奇花始胎。前途正未易量。窮通否泰。雖曰命數。究屬人爲。願努力奮嘅。毋遽萌灰念。負老天賦。汝之厚意也。晴哥乎。汝之崇佛。亦知我爲之心痛乎。汝縱不自愛。亦當憐我。而必有以慰我也。我之所懸。懸屬望於哥者在此。願哥好自爲之言已。一室默然。但覺寒風颯颯。夜氣森森。而灰白色之電燈光籠罩於一對無聊女兒之面龐上。若爲普天下失意人寫照者。嘻。此之謂宇宙之人生觀。

襟懷灑脫的霏霏。一時被愁雲慘霧所蒙翳。幾迷失其本來面目。繼乃強自鎮定。正容危坐。而謂晴霞曰。我自我。你自我。我你既非同命鳥。則我前途命運之豐嗇與否。於你無甚深關係。願妹自愛。毋以我爲念。我之境遇。雖屬不佳。自己固淡漠視之。絕無戚戚遑遑之態。良以我身之於世。滄海一粟。渺乎其小者也。百骸四肢。暫聚之形也。富貴衣食。出岫之浮雲也。慨夫。天地不仁。芻狗人類。變之化之。顛倒之播弄之。逼之以寒暑。誘之以物欲。感之以百憂勞。以萬事崇。以黃金惑。以美色攘攘擾擾。戚戚悄悄。轉

瞬百年不啻醉其生而夢其死。人類受彼老天之玩弄。尙懵然不自知覺也。甯不悲哉。而我佛祥光照見芸芸者衆。沉淪於茫無涯涘之苦海中。於是錫以慈航。普渡衆生。俾得誕登彼岸。人類雖沉溺苦海中。要皆具有佛性。只須一念之移。卽得波羅密多。蓋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

晴姑娘聽此一番怪僻的談話。不覺悲涼悽惻。粉頸低垂。淚珠瑩瑩然。直欲奪眶出。久之。泣然謂霏霏曰。哥偶不得志。消極之觀念。何若是之深耶。哥若一旦拋棄一切。遁入空門。哥其思之。妹將奈何。削髮爲尼。耶。萌短見。以自殺。耶。抑終身守貞。以事父母。耶。妹不能自決。哥其爲妹籌之。言已。淚簌簌下。莫能仰視。霏霏嘆息道。妹孽根深重。沒由超拔。徒自苦耳。須知人生的真意義。譬如蜉蝣。譬如幻夢。作如是觀。方能澈悟。何必強蜉蝣。識朝暮。視幻夢。如實事哉。兒女癡情。朝思暮哭。何異飛蛾之撲火。蠟炬之高燒。春蠶繭作繭作之者。自縛。高燒者成灰。撲火者焚身。戀愛二字。作如是觀。方能了解。說罷。手執楞嚴一卷。端坐默誦。那時正當午夜。萬籟幾寂。屋外深街狹巷中間。有一二小販。不避風霜。在那裏喊「白糖蓮心粥」。「火腿肉粽子」。聲韻淒切。激人心弦。此斗室中一

個。嚶。嚶。啜。泣。一。個。默。默。誦。經。一。成。苦。兒。女。猿。心。與。禪。定。嘻。此。之。謂。字。宙。之。人。生。觀。
列。位。霏。霏。這。個。人。定。是。不。近。人。情。的。可。憐。可。惜。之。晴。姑。娘。嚶。嚶。啜。泣。於。其。旁。卽。鐵。石。心。
腸。亦。當。爲。之。感。動。乃。起。先。說。幾。句。頹。唐。牢。騷。的。消。極。話。繼。則。木。然。不。動。於。中。安。然。端。坐。
誦。楞。嚴。經。自。以。爲。看。破。紅。塵。參。禪。入。道。一。則。曰。我。佛。宏。量。再。則。曰。我。佛。慈。悲。更。則。曰。我。
佛。祥。光。而。自。居。爲。佛。門。弟。子。豈。知。他。自。己。的。量。極。狹。不。能。容。一。女。子。之。愛。己。自。己。的。性。
質。極。不。慈。悲。不。能。安。慰。晴。姑。娘。而。反。挑。動。她。煩。惱。的。心。腸。自。己。的。祥。光。更。不。能。照。見。晴。
姑。娘。之。啜。泣。不。知。彼。對。於。宏。量。慈。悲。祥。光。六。字。之。意。義。究。作。何。解。釋。也。就。是。處。于。第。三。
者。之。在。下。爲。了。這。一。段。痛。史。連。說。兩。句。一。噫。此。之。謂。字。宙。之。人。生。觀。一。覺。着。字。韻。何。等。
淒。其。字。義。何。等。沉。痛。在。下。心。裏。尤。其。爲。之。鬱。悶。不。能。自。己。因。之。一。病。四。天。小。說。擱。筆。雖。
則。底。事。干。卿。苦。由。自。討。但。追。原。禍。始。都。是。霏。霏。逃。禪。一。念。之。害。人。誰。生。厲。堦。至。今。爲。梗。
在。下。實。不。能。爲。霏。霏。恕。唉。宏。量。慈。悲。祥。光。須。菩。薩。於。意。云。何。

呀。然。一。聲。雙。門。旋。啓。走。進。一。個。濃。粧。豔。裏。的。少。婦。來。足。登。高。跟。革。履。頸。圍。狐。皮。裏。穿。灰。
鼠。毛。葛。襖。外。罩。印。度。緞。斗。蓬。一。襲。豐。頰。曲。眉。容。光。煥。發。舉。步。則。嫵。娜。若。舞。秋。波。則。顧。盼。

留情。此沉悶寂寥的斗室中。頓放異彩。電燈火亦覺爲之分外光明。緊何人斯。卽福公館中之三奶奶是也。她方從劇場中出來。順便到此謁晴姑娘。含笑說道。姑娘晚安。深宵未臥。作何消遣耶。此刻晴霞從迷迷茫茫的沉痛中聞聲驚起。淚痕猶漬。強作歡容道。三姨太晚安。夜深矣。却從何處來。三奶奶道。我在天蟾舞台觀劇出來。經過這裏。見燈光燦然。料知姑娘等尙未安睡。特來談談。晴霞道。向者造繡閣。醉以美酒。渥以盛情。愧無以報。惟有銘感於方寸間耳。別來忽忽兩旬餘。妹因體弱。不禁寒威。此兩旬餘中。未出家門一步。福先生傷勢。可曾痊愈。妹又懶于脩箋。未嘗通音問候。尙乞見恕。三奶奶道。他傷勢已較前減輕。惟尙未全愈。艱於步履。承蒙重念。多謝厚意。今晚侃伯父可在家否。晴霞道。他早已睡了。三奶奶道。我此來一則望望你。二則要和侃伯父談一件事。聞得他近來替人家做詩謎條子。這種生涯。不啻絞腦子。嘔心血。老年人不相酌的。昨天我遇見我們公司中總經理。據說公司中新用的一個文牘員。不甚稱職。擬辭去。他一時苦於沒有相當的人接替。我就談起這裏的侃伯父。文理精通。定能勝任。經理爲之首肯。倘侃伯願意俯就。儘可卽日談定。聽說薪水每月在五十元左右。膳宿供給。

一切稿件。祇須起草。謄寫的另外有人。比較做詩謎條子。省力得多哩。晴霞道。敬謝三姨太美意。家嚴對於現在的位置。本覺得厭煩。文牘之職。他定是願意充任的啊。列位。侃柏。理想中的大希望。已有一件事。活躍躍地。快要實現了。這老人家的深謀卓識。你們佩服不佩服。

此刻三奶奶和晴霞攀談。瞧着她粉頰上。淚痕隱現。似有無限愁思。而霏霏手執佛經一卷。端坐那邊。雖則強作鎮定。面目間終究露出幾分不自然的狀態來。因此料知他倆方纔必定談到不如意事。所以不期而然的面部上。都有此表現。又看到霏霏身上。祇穿一件破舊棉袍子。唉。可憐。儂傾心眷慕之少年。大有「范叔何一寒至此」之概。如今隆冬天氣。穿這樣單薄衣裳。即使自己不冷。煞豈不令人笑煞。但默察他的品性。很爲奇特。像我耕束入時。花枝招展般。美人兒接觸于其前。彼竟似老僧入定。模樣兀不爲動。這不是一魯男子的化身麼。因此聯想到自己。有時在遊戲場上。只須眼波兒。略爲流盼。便惹得一般狂蜂浪蝶。紛紛追逐而來。環伺儂前後。左右目灼灼。涎滴滴。大家想吃我這一塊天鵝肉哩。那一輩子急色鬼和霏霏…………她又猛然回憶到前

次遇霏霏時投金之舉。方寸間頓覺忐忑不甯。而兩頰爲之紅暈。繼又定一定神。把此事逐層推想。以爲霏霏如不嫌唐突而感激我者。則今夜在儂面前。當略示慇懃之意。胡覘其面。冷冷然若寒夜之冰霜耶。儂所投之金。而果入彼之囊者。則度此隆冬。不難衣輕裘。御大衣。做一個「寒大爺」。更何至寒酸若是耶。然則此金也。何去何從。其轉入于晴姑娘之手乎。其不介意而遺棄於字篋中乎。抑得此意外之小橫財。珍藏之而不肯化費乎。殊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在下曰。揣來都不對。早已付丙丁。三奶奶聞之。得毋爲之可惜了。

她想這件事且慢研究。今夜到此。恰巧遇着霏霏。也是難得的機緣。不容輕易錯過。但是晴姑娘不肯介紹。還是我自己老着面皮介紹上去吧。便說這位先生。可是你的表兄。聽說他肚中才學很好。晴姑娘點頭道。是的。是我表兄秦霏霏。不過他學非所用。很是可惜。三奶奶挨到霏霏面前。做出一種媚態來。問道。好用功啊。看的是那一種書籍。霏霏此刻未便默然。回答。她道。是楞嚴經。這種書籍。你們不配看的。三奶奶道。說起佛經。我也相信。也曾經看過幾部。晴霞在旁插嘴道。這令人煩惱的佛學。我們不必研究。

三奶奶道：你倆靜居斗室中，非常沉悶，殊非養生之道。我的佛學，另有見解，說出來，你們一定要捧腹哩。我說：佛有慈悲心，救苦救難，超度衆生，佛參歡喜緣，爲一般癡男怨女，締結良緣。佛生西方，徧地是黃金，佛住十方，滿身皆金裝。佛有天堂，身心快樂者，居之。佛有地獄，身心苦悶者，居之。佛有佛面，嬉皮懶臉。佛有佛腸，消災消障。佛有宏量，鳥雀撒糞其上。佛有靈光，照澈世人心腸。佛說四大皆空，只有一樣勿空。佛云六根清淨，只有一樣勿淨。佛有大小，大佛磕磕拜拜，小佛沿街賣。佛有佛骨，一堆廢物。佛有佛郎，法蘭西人之榮光。佛有弟子，通稱和尚。吃佛着佛，雲遊四方。和尚幹風流事，捉將官裏去。佛說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事屬虛空，不必深責。法官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果。老和尚說：本來小和尚作梗，非關於我。和尚竊物挨打，佛說金剛不壞身，無礙也。和尚因事受謗，佛說咒咒後生，罵罵壽長。毋須較量。三奶奶這一段趣話，脫口而出，說得晴姑娘破涕爲笑。至於霏霏，素喜說笑，尤其是投其所好。他道：我也有幾樁趣談哩。某寺中一老僧，午夜時，靜坐蒲團，聞屋簷上貓兒叫春，不覺挑動凡心。他就口占一絕道：「春叫貓兒貓叫春，聽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貓兒意，不敢人間叫一聲。」還有一個和尚，喜作

狹邪遊。眷一妓女。每出院。該妓必拭淚送之。和尚自以爲與己恩愛甚篤。情不自禁。告知他僧。或勸之曰。妓女豈有眞愛情耶。彼送汝出門時。必以帕掩面。帕上有薑汁。一擦及眼部。淚遂簌簌下。否則安來此一副急淚耶。下次和尚再往。臨行私竊其手帕藏之。而該妓送出院時。果不復下淚矣。和尚諷之曰。昔日送我。淚如雨下。今日奈何冰凍黃河耶。妓女曰。「你和尙勿要噁理。咕來的都是我親丈夫。若然要我人人面上哭。眞眼淚。我眼睛勿是通哈洞庭湖。」

三奶奶道。這兩段笑話。說得很好。晴姑娘。你可有笑話講。晴霞道。待我想出來。和和你們興。她略一沉思。說有了有了。就拿和尚與妓女來比較一下子吧。我說和尚與妓女。本有連帶關係。應格外親熱些。男人一出了家。就是和尚。和尚者。光頭之別名也。和尚的功課。便是一天天鬼混。下去撞鐘。女人一入了勾欄。就是妓女。妓女者。鐘之代名詞也。妓女的生涯。便是一天天鬼混。下去撞和尚。三奶奶道。這個比較。倒很有趣。惜乎太短。請你再講一樁。晴姑娘道。構成一段笑話。容易起來極容易。不容易起來。比較做一篇文章。都還要難哩。她默想了一回。便道。有了。有一段書癩子的故事。某書癩子成

婚之第一夜。在牀上問其妻曰。周公之禮若何。其妻曰。是君之妻。任君所爲。書癡子曰。若是待小生鞠躬而進之。但彼未諳戰術。一時未能直入桃源。妻訝曰。弄錯了。書癡子曰。雖不中亦不遠。焉。書癡子在夜間攻讀文章。有賊子挖壁洞。渠聞聲不敢往視。但頻呼其僕曰。東邊有磔閣之聲。西邊有栗碌之響。非盜賊之流。卽穿窬之輩。僕也。興。僕也。興。喚了好多時。僕人終勿起。賊子儘當他讀文章。飽其欲而去。一日。書癡子家遭火災。其妻亟促彼到岳丈家去借竹梯。以備救火之用。書癡子出。遇岳丈於某茶肆。適與友人着象棋。他呆立一旁觀看。待棋子着好後。才開口道。家遭回祿之災。乞借登高之物。其丈頓足道。既有這種急事。何不早些開口。書癡子曰。楚漢分爭。儼如敵國。雅與正濃。未敢驚擾耳。等到他借着竹梯回家。已燒得光打精了。救火之人。方將許多火燒椽子。拋在宅旁河中。他對之呆望着。搖頭說道。沉而余。余而沉。余而不沉矣。繼見七八人扛出一根火燒樑木來。他愕然驚嘆道。從古以來。未有如是之長炭者也。

三奶奶道。我也有一段癩子的笑話。說給你倆聽聽。某癡子之父。親楚平王之流亞也。垂涎其媳婦之美貌。而欲私通焉。謂其媳婦曰。合會借債討媳婦。爲何爲何。此婦本不

滿意於癩子。今見翁來挑撥。心許之。乃回答其翁曰。日當媳婦夜當婆。如何如何。一日父嘆息謂癩子曰。汝年長矣。奈何尙不識不知耶。汝之妹丈。年紀比汝輕。一切應酬接物。頗能周到。汝萬萬不及他。能母愧煞。癩子曰。怎樣叫做應酬接物。其父曰。就說一樁出來。教訓教訓你。我某日到壻家。汝之妹丈。出門相迎。我見場角縛一牛。問他道。此牛價值幾何。他說。這種畜生。問他何用。我又問起他父親。他說。往天竺進香。早則返舍。晚則與和尚同宿。我見炕榻旁有翡翠咬口的旱烟筒一根。問他道。這樣東西。從那裏買來的。他說。家父愛用之物。小壻不知。我指堂上一幅圖畫。問曰。這是何人所畫。他說。唐伯虎指幾條單條。問曰。那是何人之字跡。他說。祝枝山。唉。你想他應對如流。汝焉能比得上他呢。癩子聽了。牢記在心。時常默念。念得很熟。他日癩子獨自一人在家。適岳丈到他。出而招待。岳丈問道。你父親在家否。癩子道。這種畜生。問他何用。丈又問道。你母親到那裏去了。癩子道。往天竺進香。早則返舍。晚則與和尚同宿。其丈又問道。我女爲何不在家中。癩子道。家父愛用之物。小壻不知。其丈拍案怒道。啥「話」呀。癩子道。唐伯虎。丈又說。啥「事」呀。癩子道。祝枝山。

晴霞道。笑話已說得不少了。福姨太難得到此。我們再談談詩吧。三奶奶本來談得津津有味。況且霏霏在此。機緣難遇。雖則時間已晚。她焉肯想走。便道。今天下午。我在大世界鬚兒戲場。隨意吟就一首七絕。

錯疑巾幗亦鬚眉。一笑春風滿面吹。袍笏登場釵作弁。衣冠優孟更離奇。
晚上在天蟾舞臺觀劇也吟就一絕。

昇平點綴總虛空。一曲霓裳奏未終。轉瞬繁華春夢醒。百年世事付東風。
霏霏道。我也有幾首。念給你倆聽聽。

倚欄獨自悵徘徊。金碧輝煌罨畫臺。忽訝羣雌聲粥粥。山梁野雉盡飛來。(青蓮閣)
絕代風情絕世姿。花名爭逐豔色馳。江南多少尋芳客。紅豆拈來共綴詩。(長三堂子)
皮肉生涯苦煞人。朝朝送舊更迎新。莫教錯認桃源路。一掉扁舟去問津。(野雞)
晴霞道。我也有幾首舊作。

車如流水馬如龍。鬢影釵光夕照中。芳草踏殘游興倦。歸來一路逐春風。(游龍華)
別開新樣妙傳神。粧點名花四座春。現出廬山真面目。箇中人是意中人。(照相館)

霏霏道。我還有四首寓意詩。念給你倆聽。

不甘井底把身藏。澈夜淵淵震水鄉。兩部聽殘聲斷續。三更夢醒憶池塘。音隨弄笛悲蚯蚓。韻協吹簫引鳳凰。鼓動風潮消怒氣。好翻別調摻漁陽。(蛙鼓)

倚山背水陣排成。隱隱如聞戰鬥聲。儘有狡謀探穴窟。須防列隊勢縱橫。環攻槐國三軍壯。界越雷池一步爭。接耳交頭和議定。蚍蜉誰敢妄稱兵。(蟻陣)

排衙可事亂呼號。遣使尋芳不憚勞。粉署採來資醞釀。花鄉應惜竭脂膏。夕陽未墜嚴催課。朝露將晞便放曹。底事爭葩常構訟。饒他小吏着黃袍。(蜂衙)

不避薰香不避烟。紛紛結隊晚風前。蠅頭利欲趨三倍。蝸角居應借一塵。闐闐喧闐燈上候。塵囂聲集雨餘天。貪婪笑汝徒成性。未必腰纏十萬錢。(蚊市)

三奶奶拍手稱贊道。這四首詩。用意頗佳。蛙鼓隱切一般無聯政客。以鼓動政潮爲能事。蟻陣隱切一般勇於私鬥之軍閥。以爭奪地盤爲能事。蜂衙隱切縣官獄吏。以搜括民脂爲能事。蚊市隱切市閩小人。以銷售劣貨。只管賺錢爲能事。霏霏笑道。福姨太。你且慢拍手。且慢稱贊。你所仰望而終身之良人。彼方與日人合股創辦一新公司也。雄

蚊子不去嗡嗡吮血。雌蚊子安得逍遙享福。三奶奶聞之。面紅耳赤。幾於無地。自容霏霏亦太諛矣。

第七回

何物姑夫愛錢如命

可憐侄女典飾拯親

是夜三奶奶及霏霏去後。晴霞靜臥床上。不能入睡。寒氣逼人。孤衾似鐵。方寸間思潮。免起鶻落。覺寄此。宇宙間。宛如海上一孤舟。在彌漫霧露中。逐浪而逝。其觸礁耶。擱淺耶。幸而登彼岸耶。孤舟之命運若何。舟子不能預卜。只好一任諸天。儂在昔日。早已心許霏哥。以爲如霏哥之人品。濯濯如春之柳。霏哥之遭遇。定油然如夏之雲。沛然如夏之雨。而我倆愛情之結晶。當團圓如秋之月。何期今日。儂與彼之環境。竟沉沉如冬之夜。儂嘗有詩云。樂境百年何忽忽。愁懷一夜覺漫漫。却成了今夜的讖語。唉。自身既這麼樣。而環顧大局。江浙又起釁端。第四師與孫軍鏖戰于石湖蕩。設不幸而四師敗。可憐我瘡痍未復之故鄉。將重罹兵燹矣。而繁華之海上。依然馬龍車水。歌舞昇平。不知十里洋場以外。盡屬避秦之人。我鄉人雖大都未曾搬出。或亦迫于經濟使然。但炮火連天。近在咫尺。勢必日日重足而立。吊胆提心。一若惡運之神將賁臨其身上。

者。霏哥之母親。尚在鄉間。此老心中。更不知若何焦急。而霏哥對於此種事。絕不關懷。嫡親生母。拋棄之。而不加顧恤。人子之道。甯復論乎。此老年逾六旬。倘不幸死于兵燹。霏哥能毋終身抱恨耶。雖然。霏哥之冷漠視之。蓋亦迫于經濟。力不從心。彼自身寄人籬下。猶虞凍餒。安能顧及老母。古諺云。『百善孝爲先。論心不論事。論事貧家無孝子。』此言也。亦足爲霏哥解嘲。總之。希望四師不敗。則我桑梓可苟安旦夕。度此年關。但是希望與事實。往往不能相符。孫軍善戰。四師乏後方接濟。以實力論。勝負之數。顯然可判。而欲桑梓之倖免兵燹。此希望不其等於零耶。霏哥既無力脫老母於危境。農因戚誼關係。固不容坐視。當謀所以援救之方。援救之方若何。惟有從籌劃經濟上着手。但欲囑霏哥去領他母親。何如他身上衣服破舊。回鄉去亦覺難。以爲情。當爲之購新衣一襲。聊張場面。預算一切川資雜用等。非有四十金不辦。儂自身素無積蓄。父親呢。好比祝由科的。今天賺鈔。今天用。說不定還要寅日吃卯日糧。教他焉能籌措。農家境况若是。此四十金之數。看來真是一筆鉅款。咄嗟之間。安能立辦。而形勢急迫。不容或緩。噫。黃金之神乎。黃金之神乎。汝待我儂貧家。女阿各。嗚呼。若。是。耶。

她正在苦思焦慮無從籌劃之時。猛想到自己的姑母家頗有資產。雖則是至親從未告貸過分文。如今事急無可奈何。只得明天去走一遭。老着臉向他們告借四十金。得能如願以償。則霽哥不致挨冷。彼老母可脫離險地。在姑母家不啻九牛拔一毛。而身受者實感激無既。繼而她腦筋中一回憶聞。覺着歷來兩家的戚誼疏遠。吉凶慶弔之外。概不往來。這大約是貧富懸殊之故吧。然則儂明日之行。能達到目的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說不幸而被攔絕。能毋慚頹。儂昔日曾有詩云。「貧到清時不累人」。今則貧之資格。固依然存在。而清之一字。恐難保守了。儂即使犧牲此清之節操。向人開口借錢。試問當時用怎樣的態度。怎樣的言語。儂總覺得這是世間第一羞恥事。也是世間第一難事。

噹噹噹。壁上時鐘。正鳴四下。此多愁善感之晴姑娘。她腦海中充滿了羞恥心。畏懼心。同情心。義俠心。四種心理。結成兩面。各張旗幟。互相激戰。美得晴姑娘猶豫不決。進退兩難。這大約是神經質人。遇事缺乏判斷力的緣故吧。但是結果。同情義俠心。把一切羞恥畏難打破。決計進行。而晴姑娘遂恬然入夢焉。

翌日之晨。形雲密布。雨雪霏霏。七時許。晴霞起身。盥洗畢。推牕一望。玉容無主。萬白狂飛。此天然的一幕。仙女散花劇也。她吃了早餐。到乃父房中去。把昨宵三奶奶談起的事情。告訴他。侃柏喜形於色。忙即預備一切。親自到公司中去接洽不題。且說晴霞換上皮鞋。手攜洋傘。匆匆地出門。姑母家在城裏。此去路途頗遠。她向北走去。到火車站。乘五路電車。那時北站景象森嚴。勇赳赳的丘八。有荷槍鵠立者。有往來梭巡者。站外爲英界。武裝印捕五六名站崗。其時有二丘八。不諳租界戒嚴規律。武裝闖入。印捕上前。勒令卸除軍裝。丘八嚇得面如土色。轉身欲遁。印捕出手搶作瞞準狀。丘八無奈。自己卸下武裝。交於印捕。印捕昂昂然挾此勝利品而去。晴霞目擊此狀。心竊恥之。國家養兵。意在衛國。乃若輩蹤跡所至。姦殺焚掠。無所不爲。使人民談虎色變。望月驚弓。而若輩復悍然自大。以爲可以橫行一世。人其奈我何。無如他們一見了外國人。譬如老鼠。遇着貓。便戰慄不敢動。豈不可笑。嘻。此勇赳赳之武夫。衛國之健兒。歟。亡國之種子。歟。還以質諸丘八先生。

晴霞坐頭等車中。乘客擁擠。風雪之朝。電車上生意本應情淡。大約因戰事迫近滬郊。

遂呈紛亂之狀態。車抵東新橋。有一老嫗上車。形似從鄉間避難來滬者。賣票員呵道。此處是頭等車。不配你乘的。晴霞瞧了這樣光景。代爲不平。因向賣票員道。她雖是鄉下一個老婆子。衣服穿來破舊些。但是買票的銅子。身邊或許帶着幾個頭等車不許乘老婆子。你們電車公司中。可曾定下這條章程。照你說來。何不於各個站上。派一稽查員。乘客上車。須預先審查過。何者可以入頭等。何者只許入三等。你吃了洋人飯。不要把本國老婆子這樣糟塌啊。

老嫗買票後。無位可坐。車中男子。都不屑讓座與她。晴霞不忍此老嫗久立。卽起而讓座焉。老嫗穿一雙箬草鞋。拖泥帶水。污及洋裝少年之革履。少年怒目視老嫗。若不勝其厭惡者。古語云。一。人。老。珠。黃。不。值。鈿。一。那。怕。世。間。絕。色。美。人。兒。也。獨。怕。一。個。老。字。一。老。了。就。沒。有。價。值。何。况。此。鄉。村。老。嫗。宜。其。處。處。惹。人。討。厭。目。今。返。老。還。童。等。醫。術。雖。則。大。唱。其。高。調。終。究。未。必。能。符。實。在。吹。吹。牛。皮。罷。了。所。以。美。人。兒。最。好。到。了。念。七。八。歲。時。就。此。一。命。鳴。呼。魂。歸。離。恨。之。天。那。麼。她。似。花。如。玉。之。倩。影。可。以。鐫。刻。在。人。們。的。腦。片。上。常。常。給。她。個。紀。念。假。使。不。死。而。一。年。年。活。下。去。做。一。個。愛。情。舞。台。上。的。退。伍。者。必。待。斃。

其皮白其髮。偃其背。脫其牙。若是則昔曰芳名爲之掃地。豈非美人兒。至不幸之事耶。還有一層感想。此鷄皮白髮之老嫗。安知其輕年時。不具幾分姿色。足以顛倒少年耶。設此嫗而還少四十歲。洋裝少年或不致如是惹厭。復次。設有一美人兒。而污及其革履者。彼必非特不惹厭。而且表示歡迎焉。嗚呼。老嫗彼之怒目視汝者。非些微泥漿之咎。乃汝老態頹唐之故。

車抵民國路。一服飾入時之少艾上車。此洋裝少年。亟起而讓坐焉。同時浮其尊臀。而思讓座者不下六七人。晴霞在旁。心竊笑之。彼等不讓座於龍鍾之老嫗。而爭讓於輕捷之少女。是何道理。然於此。足以灼見一般男子之心理。女無賢不賢。美者見寵。醜者見嫉。愛情之關鍵。蓋在此耳。而女子對於「審美」之觀念。又豈可忽乎哉。

抵西門。晴姑娘下車後。她忽然想着許多時不往來的親戚家。假使今朝空身進去。未免有點難爲情。入門總要有個入門法。俗語說。三只橘子望丈母。也算是做女婿的心意。如今到姑母家中。不論厚薄。總要帶些禮物去。那便是進門的法子。不過採辦些什麼東西。也要忖量一下子。如同長生菓。西瓜子。南棗等類。包紮太覺鄉氣。人參。燕窩等。

價值嫌大昂些。她且思且行。經過一月水菓店。瞧着淡黃色的香蕉。金黃色的蜜橘。倒很惹着。她預算袋中經濟。還有小洋十六角。銅子廿四枚。購買力尙算充足。便走進去。自己揀擇。那水菓店裏老班。是個色迷迷朋友。瞧見女性的進來買東西。他便眉花笑眼的慇懃招待。盛誇貨色之佳。價鈿之巧。晴姑娘且揀且問道。蜜橘幾鈿一斤。香蕉幾鈿一串。老班笑道。姑娘來買東西。保你便宜。說着一雙骨碌碌的眼睛。瞅個不住。晴霞怒道。誰要佔你的便宜。老班道。姑娘來買東西。蜜橘兩角四一斤。香蕉一角六一串。不是姑娘來買東西。價目便怎樣。惜在乎下不在。未曾請問他。晴霞道。我要蜜橘三斤。香蕉兩串。老班稱好了斤兩。到小賬檯前撥算盤。盤珠聲的篤的篤。嘴裏胡亂念道。三三得六。三四十八。……兩隻眼睛。斜射着晴霞姑娘。好像替她相面一般。算盤撥了好多時。還沒有撥好。晴霞等得不耐煩道。究竟若干。快快算出。老班道。姑娘難得。到此來買東西。一總七角二分。晴霞肚中輪算。這人真是「混賬」。只算得蜜橘的價鈿。兩串香蕉。難道是奉送不成。便將香蕉價鈿疊上一併給他。並譏諷他道。我是不要佔你便宜的。不過你以後做生意。稍微留神些。一個人心無二用。你手指撥算盤。嘴裏

還要念三三得六。三四十八。眼睛又不住的替人相面。兼籌並顧。勢所不能。怪不得十角八要算出七角二分來。這種倒貼本的生意。勸你少做做。否則連你家子。婆。貼。下。去。都。還。不。夠。哩。

到了姑母家。不見姑母。只見姑夫。那姑夫是怎樣一個人。圓其面。小其眼。肥胖其軀。幹鷹爪鼻。八字鬚。年事可五十餘。精神尙豐饒。見晴霞進來。起立招呼道。侄女。多年不到此間了。今天爲何冒雪而來。晴霞道。我來望望你和姑母等。說着。手中兩只黃籃頭。放在桌上道。這些微東西。送給姑夫們吃。實在勿像樣的。那姑夫道。謝你好意。你姑母已臥病多日了。你可是曉得這消息而來的。晴霞搖首道。我沒有曉得姑母害病。不知她害的是什麼病症。此刻娘姨們瞧見有女客到此。連忙取熱手巾來。並備幾碟茶點。陳設在桌上。那姑夫隨口答道。據醫生說來。大約是害的傷寒病吧。他一壁說着。一壁斜睨着兩只黃籃頭。心中有所猜想。以爲侄女不避風雪。帶着這些薄禮而來。此中恐有作用。她家寄居滬上。生活程度增高。侃柏又是吸阿芙蓉的。如今年關在卽。境况不佳。大約來此借銅鈿。此錢錢薄禮。便是進門之法。也是「金田螺」釣「玉蟹」的意思。

至于經濟往來。撮撮借借。加利奉還。本屬尋常之事。不過我曉得他家的脾氣。定是只借不還的。假使一次借了去。還要二次三次纏個不休。雖則兩家有戚誼的關係。但爲着這經濟問題。也顧不得戚誼不戚誼哩。

拒絕窮朋友窮親戚們來借銅鈿的方法。在店家可以堂而皇之貼一條「無論至親好友。概不撮借銀洋」的條子。這條子好比一張「封皮」。可以緘住窮親友的一只「借錢之口」。即使有人欣欣然跑來要想借銅鈿。一見這字條。終究礙于啓齒了。晴姑娘的姑夫。恐防晴姑娘來借銅鈿。不知他用甚麼方法來拒絕呢。請拭目以觀之。

那姑夫問道。侄女。你父親近來作何生涯。阿芙蓉每天吸幾錢。房租每月若干。伙食每月若干。晴霞道。他替人家做詩謎條子。有一二元的進款。每天吸烟三錢。房租每月十元。伙食約二十元左右。姑夫道。照這樣算來。恐怕不夠開支哩。唉。目今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不要說你家不夠開支。就是我姑夫家裏。總算有些恆產的。無如一切化費浩大。時有入不敷出之虞。並且今歲受戰事影響。銀根奇緊。我幾月號裏。沒有一月不蝕本的。存在莊上的銀子。一時起不出。你表弟本月十六日要做喜事哩。你表妹在明

年正月裏要出嫁哩。又是兩筆巨款。教我從何籌措。這幾天我姑夫心裏很是着急。唉。侄女。你如今年紀大了。應該曉得受着經濟的痛苦了。小有小的難處。大有大的難處。晴霞聽了這一番愁窮話。很爲疑訝。她想。我今天却是存心借銅鈔而來。但是來此後。雖則開談過幾句話。好像未曾露出借銅鈔的口氣。我姑夫也算此間城裏一個富翁。怎的在我面前說這一番話呢。他話中有意。明明是恐防我開口借撮。故意的在我面前愁窮。大約這老人家深於閱歷。洞達人情。儂借銅鈔的口氣。雖未嘗露出而借銅鈔的神氣。却被他看出了。

此時晴姑娘對於此來。頗有懊悔之心。唉。晴姑娘。你終究年少。未曾通曉世故。「貧者切莫和富者交。」這句話是在下閱歷以來所下之斷語。請伸說其理由。因爲貧者與富者交。在旁人看來。像煞你處處佔便宜。不料考其實際。貧者却處處受吃虧。譬如窮人租富家之田。終歲胼手胝足。風打雨淋。計其勤勞之所穫。十之五六。歸于富者。吃虧一。貧者向富者告貸。富者重利盤剝。吃虧二。貧者與富者交際。宛如奴隸之對於主人。體態上。言語上。格外要謙虛恭敬。吃虧三。富者有事。貧者每爲之奔走勞汗。而酬報必

甚微得不償失。吃虧四貧者之吃虧。富然是富者之便宜。便宜便不成。其爲富者。所以孔老夫子深致不滿。大書特書曰「富者不仁」。唉。晴霞姑娘。你還勿曉得你姑夫的爲人。是怎樣的性質。他是和「上等牙刷」一般無二的啊。（上等牙刷一毛不拔。吝嗇的富翁。應該加上這個綽號）你要想向他借錢。何異「與虎謀皮」。徒見你的不識相。雖然。你也可憐得很。寒冬風雪中。跋涉奔波。滿擬乞諸其隣。而與之不期遇着。這吝嗇的姑夫。委實無通商之餘地。使你一顆芳心。冷如冰塞。徒犧牲了三斤蜜橘。兩串香蕉。

晴霞心中自忖。此來真是俗語所謂「偷雞勿着蝕把米」哩。但是既經到此。雖則失望。未便就走。姑母有病。應當上樓慰問。乃向旁邊一個娘姨道。我要去望望姑母。你引導我上樓。娘姨卽引領晴霞到姑母房中去。此刻姑母房中。看護陪伴的女客很多。有的是相熟的。有的是不相熟。晴霞進房。各人都起立招呼。晴霞與之一一周旋。繼走到姑母床前。輕聲問道。姑母。你病了幾天了。我來望望你。姑母本呻吟床第間。神志不甚清楚。彷彿聽得自己侄女的聲音。她張開了眼一望。有氣無力的答道。姪女。你來了。我

害病多天。這番恐怕不能下床哩。言已，淚如雨下。狀至淒慘。晴霞瞧着這麼光景，不覺爲之心酸。安慰她道：「姑母，你病中不必憂慮。俗語說：『吉人自有天相。』我看你這個病，決勿爲礙事的呀。姑母道：『能夠如此最好。但是……』至此不能成語。停了一回。又強提起奄奄一息的精力，好像要想向晴霞說甚麼要緊的話兒。但瞧到床外陪伴的很多，有所惹厭，卽以手示意，揮衆人出去。獨留晴霞及其女麗珠。復喘了一回。始哽咽說道：『我這回到底不能下床的了。今天你來得很好。要叮囑你幾聲。你父親老了。境况艱苦。應該處處孝順他。你如今二十一歲，尙未字人。照我的意思，不妨自己選擇一個。最好入贅進來。傳宗接代。那末祖宗齋飯有得吃哩。你姑夫生性鄙吝，以致兩家親戚宛如陌路之人。我爲了這件事，不知枕頭邊落下幾多眼淚哩。我死之後，你和麗珠兩人，應當如同胞姊妹一般。常常相會。遇事相商。禍福與共。你倆能夠聽從我言。那末我在黃泉之下，也含笑無憾的了。我數年來略有所蓄。此等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你們倆拿去平分吧。說着，掙扎起來。在裏床褥子下，摸索着……呀的一聲。晴姑娘的姑夫推進門來了。」

病人的耳朵很靈清。聽得房門響。她就倒臥下來了。瞧見自己的丈夫進來。很是討厭。並且很是煩惱。在無形中她病勢已增劇幾許了。晴霞的姑夫。爲何不先不後。在此要緊關鍵的辰光進來呢。待在下慢慢說來。這老人家預測侄女的心理。定是爲着借銅鈿而來。說了一番愁窮話後。料想侄女難以在我面前啓齒了。及見侄女上樓探望病人。恐防她向姑母撮借。繼而想到房中陪伴的有十餘人之多。料她也老不起這只面皮。儘可放心膽大。無如一回兒。聽得衆人相繼下樓。有的在那裏交頭接耳。竊竊私談。這老人家頓起疑竇。便找一個娘姨來問個仔細。娘姨據實說出。他很着急。就一腳跑到房中。所以此來。却含有監視的性質。他在房中逡巡了一回。到床門前問那病人道。現在身子怎樣。此刻病人觸惱已極。閉了眼睛。翻身朝裏。不理會他。麗珠在旁。瞧得不耐煩。開口說道。父親方纔房中人多聲雜。母親很是厭煩。所以叫她們下樓去。你不要多問她。須知她也在討厭你。還是下樓去吧。這老人家叱他女兒道。同是自家。人有什么麼討厭不討厭。難道做父的一舉一動。也要你來干涉麼。目今民國時代。真是天翻地覆。小輩大於長輩了。說着八字鬚根根。蹣起變做「仁丹鬚」了。

此刻病人憤恨達于極度。很命的掙起來。用手指着伊丈夫道。我病到這個樣兒。你還不能原諒。偏在房中和我女兒尋啣氣。唉。我和你合了三十多年夫妻。今日思之。原來你不是我的丈夫。是我的仇人啊。（此中有一段痛史。借手病人不能多開口。只得概括的下一句斷語了。）麗兒。你如有志氣的。不要認他爲父親。晴姪女。你如有志氣的。也不要認他爲姑夫。說罷。身子不由自主的倒下來。眼睛一白。大有嗚呼哀哉之勢。

麗珠和晴霞。頓時着急起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一個喊阿媽醒來。一個喊姑母醒來。樓下許多人。聽得哭聲。知道不妙了。也都擠上樓來。霎時間鬧成一片嘈雜之聲。有的是帶着哭泣聲而叫的。有的是發着悲慘聲而叫的。有的是不關痛癢隨口敷衍而叫的。有的鑒於幻夢式的人生觀。默默地在那裏發怔的。有的迴想着自己母親臨終時的景况。而暗暗地啜泣的。獨是晴霞的姑夫。靜坐那邊。胸中輪算着。用怎樣的方法。去澈查他老妻生前這一筆私蓄。

不用叫了。她不能甦來的了。她是拋棄着「只愛金錢不愛妻」的丈夫。而長逝的了。一片哭聲。震動屋宇。晴霞心中。萬分懊惱。她且哭且思。死者固已矣。而靠哥之母親。坐

困鄉間情勢危迫。儂應亟於設法。此間未便久留。因拭淚向麗珠道。如今姑母已死。妹不必過於悲傷。尙望節哀盡孝。善自攝身。姊本當助妹照料一切。怎奈有急事在身。不克久留。請妹原諒。况姊之父母親。尙未聞此噩耗。姊當歸去報信。並囑母親前來。襄理喪事。麗珠知晴霞語出真情。未便強留。點頭諾諾。乃揮淚送晴霞於門外。

晴姑娘回轉家中。將姑母逝世的驚耗。告知母親。晴母卽刻預備一切。去弔奠不題。晴霞休息片時。到隣家去打電話。喚霏霏速來。約三刻鐘後。霏霏來了。晴霞嚴詞正色道。日今戰事。迫近滬郊。汝母老矣。坐困鄉間。爲人子者。袖手不救。于心安乎。霏霏瞧着晴姑娘。兩眼紅腫。神態失常。爲之驚訝。詰責之辭。無暇置辯。轉問她道。晴妹。爾兩眼何如。許紅腫耶。晴霞道。昨宵失寐。今晨因事到姑母家。執意姑母病篤。交談數語。溘然長逝。橫逆之來。能不令人傷感。哭泣耶。霏霏道。原來如此。這事慢提。汝說我袖手不救。自知罪戾。雖然。我非不欲救。孔方兄不肯救耳。老母暮境的確苦極。她怎的。不早死。偏要活活的埋在地獄中呢。假使一登了西方極樂世界。世間千般愁。慘萬般痛苦。何須她挨受了。我嘗說。人世間。幸而有一個「死」字。否則。富貴者。千年的享福。下去。貧賤

者。千。年。萬。年。的。吃。苦。下。去。這。還。了。得。奈。何。世。人。不。察。見。了。這。個。死。字。都。非。常。害。怕。呢。好。在「死神」鐵面無情。公平正直。一光降人們的頭上。那怕富比陶朱。權傾天下。下至販夫走卒。誰也不能再戀戀於人世了。人家做兒子的。都希望着他父母親。一年年的活下去。「壽此南山」。却我不然。想到自己的父親死了。很爲安慰。卽以遭兵燹而論。惟有生的挨苦。死的却絲毫不關。遑論江浙這些小戰。那怕全世界大戰。也不關死的事。豈不便宜。我的母親。儻然活下去。「壽此南山」。定要「苦深東海」。所以我唯一的希望。是祈禱她速死。

晴霞怒道。妖言怪論。荒謬絕倫。我自生耳朵以來。未曾聽見過。若然說給別人聽。定是當你發神經病了。你既因經濟的關係。不去救母親。儻然我替你籌劃好了。你可願意去否。霏霏道。那豈有不願意去的道理呢。不過你家境况。我所洞悉。這一筆款子。從何籌措呢。並且牽累你們。我心中終有所不忍。晴霞道。既屬親戚。有難同當。何出此言。說着。轉身朝裏。到自己臥室中。檢出各件飾物。納諸懷中。復反身出。語霏霏曰。汝少待。我速去速來。晴姑娘此去做甚麼呢。這不必說得。當然是去當東西咧。

她匆匆地出外。走得沒多步。到一月典舖前。要想跨進去。兩隻脚却不肯聽從命令。趨趨不前。露出差縮的樣子。原來她恐防隣近熟識的人。瞧見有失體面。况而親自典東西。是破題兒第一遭。亦何怪其然。或者說。唐朝的白居易。嘗自咏曰。「朝回日日典春衣。乘興江頭盡醉歸。」那白江洲身居官職。是朝廷上躡出躡進的一位大人物。尙且不以為慚媿。天天去典春衣。何況貧家一女子。論其用途。一個是仗義拯親。一個是江頭沽醉。比較的來得正當。論到典物。一個是首飾。一個是衣服。比較的稍覺雅觀。彼晴姑娘又何致含羞不敢進去呢。在下說。此中自有緣故。見了富者奉迎之。見了貧者厭惡之。是人們的劣根性。這劣根性。成爲世俗上的慣性。牢不可破。所以人們除非達到了窮無立錫的程度。才講不到體面。否則那一個不要自張場面。以免人們的厭惡呢。老古話說得好。「人人要面。樹樹要皮。」就得這個意思。到了典東西的地步。「貧者」的銜頭。不由他不承認了。而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儘多錦上添花。絕少雪中送炭。當然漸漸地冷淡他了。由冷淡而漸漸地厭惡他了。晴姑娘大約受此環境所支配。漸漸地與之同化了。至於典東西。是不是羞恥的一樁事。頗費研究。有的以為尷尬時去典

質。最是吃硬。所謂貧到清時不累人也。假使向人開口借錢。那纔是慚媿事哩。有的以爲急需時儘可借債。不可當當頭。你看偌大的國家。尙且借國債。何況個人。當當頭有礙體面。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依在下折衷的見解說來。急需時。歡喜借債的。儘管去借債。歡喜典東西。儘管去典東西。各行其是。毋相指摘。假使典東西以爲羞恥的。便變做羞恥事了。以爲不羞恥的。便變做不羞恥的事了。像唐朝的白江洲。畢竟是當當頭的老祖師。當然不以爲慚媿。不但如此。他還說：「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從這兩句看來。更可以曉得他是欠債的老祖師了。

晴姑娘在風雪中低着頭亂跑。轉了幾個灣。這條是什麼馬路。也管不得。看見小押當。就一溜煙跑進去。把飾物典質。一共質得三十八塊洋鈔。她出了押當。又到衣莊店家去買了一件半新舊的皮袍子。價目還算便宜。只費了十六塊錢。此刻她覺着跑得吃力。且恐霏霏等來心焦。就坐黃包車回轉家中。只見霏霏高臥炕榻上。鼾聲如雷。她想這人真是好襟懷。天寒。風雪。鞦鼓聲。催人家急得要死的時候。他還能夠泰然酣睡。羲皇上世之人。恐亦不過爾爾。走上去推醒他道。霏哥。快快起來。霏霏側轉身來。揉一揉

倦眼道：「你來了麼？」晴霞道：「哥身上衣服單薄，慎防受寒哩。如今款子已籌措好，足夠一切需用。我看你身上冷，皮袍子也買好了，你拿去穿穿看，不知配身否。」說着，把皮袍子遞與霏霏，並從袋中摸出一元頭的鈔票五紙，授給他當做盤費。霏霏一手接皮衣，一手接鈔票，呆立了半晌，若有所思，繼乃奮然作色，曰：「男兒七尺軀，不能自振，至於依一女子以生活，抑何慚！嗔！耶！把鈔票皮衣擲諸炕榻之上，拂袖而出。」

可憐晴姑娘，滿懷好意，奔波半日餘，纔籌備成這一筆款子，滿擬博他的一片歡心，何期反而挑動他的懊惱。她呆望着他，惘惘然的走出去，好比墮入五里霧中，弄得莫名其妙。難道他當我是三奶奶一流人物，不願意受我的接濟麼？此刻她含着兩眶眼淚，追出去，扯住霏霏道：「你別這麼樣，使儂心碎，儂恨不得剖肝挖胆，以示哥哥。哥哥且進來，有話不妨開講。霏霏被逼無奈，只得跟着進來，仰天大笑，狀若癡癲。」

列位，今歲在下心中受了感觸，做出兩句句子來，叫做「剖胆饜人嫌，味苦放心還。我覺身安」，此一聯可以轉贈晴姑娘。蓋晴霞之待霏霏，情之深，意之厚，至矣。盡矣。箴以加矣。不啻剖肝瀝胆以饜之也。而此「天下無能第一，世間不孝無雙」之秦霏霏不

能振奮於平日以上慰慈母之望。下安表妹之心。一旦逢急難。置身事外。晴霞不忍坐視。割愛質物以濟之。而彼又儼然以大丈夫自居。不屑受女子之惠。拂袖而出。所謂饜之以胆。而嫌味苦者。非耶。爲晴霞者。對於此輩無情不孝之徒。應惡之。厭之。遠之。絕之。放心還我。省却許多煩惱。豈不心君泰然。自由自在。怎奈她計不及此。偏要追他轉來。一鑄之錯。於是下面又生出許多文章來。就是在下也受累不淺。又要曲着背伏案絞腦了。

第八回

歐武俠情誅丘八

霏霏讜論勸團長

且說晴姑娘因霏霏激氣。落下許多眼淚。此刻悽然勸慰他道。霏哥。汝不聞韓信寄食於漂母之故事乎。韓信遭亭長妻之奚落。窮無所歸。釣魚於淮水之上。日暮未得一尾。面露飢容。有漂絮母憐而邀至家。飯信數十日。信不以爲羞辱。臨去曰。我必有以報母。母怒曰。我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耶。今妹之與霏哥。誼屬葭莩。不若漂母之與韓信。爲陌路人也。信不羞食漂母之飯。哥獨拒妹之贈。用意何在。令人莫測。韓信一朝得志。召漂母賜以千金。豈漂母之所望於信。妹今助哥于貧困之際。亦豈其存責報之心。至哥

靡云不能自振。依一女子以生活。引以爲慚媿。此特小丈夫鞅鞅者之態。妹甚爲哥不取也。古人有詩曰：「得時奴隸千金易。末路英雄一飯難。」是貧之一字無礙于英雄。抑且適足成爲英雄之本色。何恥之有。哥若多金。人不其謂哥爲得時之奴隸耶。與其做得時之奴隸。孰若做末路之英雄。昔者公子重耳出亡在外。乞食于鄉人。鄉人與以土塊。公子怒。欲斬之。從者勸曰：「此天與公子以土地也。奈何勿受。」公子遂受之。此鄉人蓋亦滑稽之甚矣。而從者之言。初不過藉此而聊以解嘲耳。雖然。堂堂晉國之公子。尚乞食于鄉人。與以土塊而甘受之。其忍耐性爲何如耶。伍子胥奔于吳。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未聞子胥引以爲羞辱。於此足以見古今來大英雄建功立業。無不於忍之一字痛下功夫。哥在平日。淒涼景况。頗能耐守。妹甚佩之。男兒固當奮慨。然須審時度勢而行。爭氣於愚妹之前。矯情於困阨之際。足徵哥之忍耐功夫。尙未充足。今事急矣。願哥速定主見。須知汝老母之生死與否。在此一決也。

霏霏聽了此一番言論。曉得她語出至誠。情臻極境。鐵石心腸。漸漸地爲之軟化。向晴霞道：「不必囑嚇。我願意去了。」脫下舊衣服。把皮袍子穿上。並將五元川資。納諸懷中。告

辭而出。晴姑娘送之門外。細語叮嚀。道路上務須謹慎。早一日回來。則妹早一日放心。霏霏道。我去之後。你暫且靜坐家中。念念心經以消遣。那心經上明明說道。『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於是霏霏別了晴霞。專心一意的趕路程。有時乘電車。有時坐黃包車。有時開兩脚車。將近三點鐘辰光。到了一個小鎮。瞧見那鎮上的人。個個驚惶失措。手忙腳亂的搬箱籠。運物件。一若大難將至。預備逃走的样子。霏霏笑他們市虎杯弓。相驚伯有。毫不介意。一直的向南而去。途上遇一老人。勸以勿再前進。恐遭危險。他歸心似箭。那裏肯聽。走不到三里路。遇着一個村莊。小橋流水。風景幽舊。這莊上人家。都門戶洞開。闔無人居。卽雞犬亦爲之絕跡。睹此狀況。膽氣稍寒。他想。這莊子難道已被丘八們飽掠過了麼。村之北有茅舍三椽。微聞聲響。走上去。見一白髮老嫗。枯坐門首。霏霏問道。老太。怎麼這偌大莊子。只剩你一個老人家呢。那老嫗道。少年。你還不知道麼。前幾天莊上的人都說官兵要到了。大家又要逃難了。我以為他們也許是造謠言。不足聽信。不料昨宵半夜過後。大家正好熟睡的辰光。忽聞羣犬狂吠聲。呼救聲。震動天地。一時莊上大亂。我從夢中驚醒起。

來開門探望。雪落得很大。風吹得很緊。天氣冷得好厲害。原來西面各個村上逃難的人。經過這裏。都說。忽地來了許多兵。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可憐逃難人。扶老攜幼。大哭小喊。在大雪中奔命。有的赤着脚。有的祇穿一件襯衫。有的男人穿女人衣。有的衣裳反轉穿。有的穿一條褲子。而上身赤裸裸的。最好笑的。我看見一個中年婦人。別樣東西不帶。手中只提着一個便桶。拚命的跑。大約她夢中驚覺。一聞兵到。就此嚇昏了。要緊的東西。想不着取。隨便搶了一樣就跑。等到她跑了一陣。定神一看。搶的是便桶。自己也當哭。勿出而笑。哩。霏霏笑道。這也怪不得她。不要說遭着兵災。就是人家半夜裏失火的。也儘多笑話。有的女人家。從房中逃出來。身上一絲不掛。立在火光之下。自己尚不知覺的。有的男人家。一聞火警。搶了便壺。擗着枕頭。從房中逃出的。所以遇着急難時。應格外鎮定。以圖挽救。越是勿惶。越是僨事。老嫗道。那個自然。這村莊上。別人多跑光了。只剩我老太婆一個人。你想我鎮定不鎮定。霏霏聽了。暗裏煞是好笑。他眼見這三間茅草屋。家無隔宿糧。雞皮鶴髮。老狀頹唐。衣衫襤褸。床舖不全。即使丘八光顧。瞧了這種光景。一無可取。也當退避三舍。何逃之有。

老嫗警告霏霏道。此間朝西三里之遙。已有官兵蹤跡。你年紀尙輕。況且單丁獨漢。不可再去。恐有不測之禍。霏霏道。我老母尙居險地。當救她出來。以盡人子之責。焉能不去。乃別此老嫗。鼓動着一股勇氣。向西而行。所過村落。景物蕭條。雞犬不聞。有房屋被焚者。有門牕被毀者。雪初霽。馬蹄人跡之痕。深印泥土中。狀至凌亂。因此知此間村落。已被蹂躪。正前行。轉折處。忽來二丘八。狀似逃兵。欲待迴避。已不及矣。丘八喝令止步。霏霏目注他倆手中。執有武器。欲圖遁脫。恐被射擊。只得遵令止步。一丘八走上來。向霏霏身上瞧了一瞧。道。這件袍子倒還好。快脫下來。他一邊說。一邊把自己的軍服卸下。表示調換的意思。霏霏無奈。卸下皮袍子。授與丘八。丘八隨把軍衣給霏霏道。天氣很冷。快穿上身。（此之謂屠施婆心）霏霏換了軍衣。要想脫身。其時旁立的丘八。忽走上來。喝道。且慢走。隨把霏霏全身上下。搜索一遍。搜出一元難的鈔票五紙。取其三。而還其兩。並道。這是給我當做盤費的。那是給你拿去過用的。此丘八尙有良心。不過這五元鈔票。究屬誰人之物。分得不清楚。聽他口音。好像這鈔票不是霏霏的。也不是丘八的。是從第三者處取得來。兩人瓜分的。丘八取五分之三。霏霏得五分之兩。嘻。此

之謂共產主義之信徒。而且是實行者的丘八先生。

那時霏霏頭戴軍帽。身穿軍服。儼然一少年軍官。他放大着胆。向西而去。見四野裏一灰色動物。何止千百。都搨着長鎗。有的鶴立小丘上。有的逡巡來往。有的斜臥田岸旁。正行間。遠望着一個穿便衣的少年。匆匆行來。那少年望見霏霏。當他是真的丘八。避入溪邊蘆荻叢中。霏霏目光敏銳。已認得他是老友歐武。高聲喚道。歐武。我是秦霏霏。你莫迴避。那少年聽出是霏霏口音。從蘆荻中走出。愕然問道。霏霏兄。纔別三月。你已投身軍隊中了麼。霏霏笑道。遭逢亂世。生命財產。朝不保暮。最上之策。莫如當兵。這件老虎衣。一披走出去。保你人人畏懼。肅靜迴避。心中要什麼。就拿什麼。想什麼。就做什么。所謂財產。啊。妻妾。啊。真是無分你。我。莫別東西。就是我和我。總算是十餘年親暱的老友。你一見我。披著這件老虎衣。也要暫作「蘆中人」了。歐武道。不要囑嚇。你當真入了軍隊麼。霏霏道。假使當真入了軍隊。怎肯說這話呢。遂將今日經過之事。一一告知。歐武嘆息道。霏霏兄。你真是苦命。晴姊替你買的皮袍子。穿上身。不滿四小時。就被丘八剝去。大約你今年命中注定。沒有穿皮衣的福氣。霏霏道。塞翁失馬。庸詎非

「福」你看我穿了軍服。像不像一個下級軍官。而今而後。誰敢再來剝我衣服。歐武向霏霏瞧望着道。這倒很像。軍帽上。軍服上。都是嵌着金線。大約是連長的服式吧。霏霏道。你怎麼獨自從西邊來。故鄉消息如何。你可知道。歐武道。前二日薄暮時。我方散步西郊。驟見無數丘八。蜂擁而來。服裝不齊。有持軍械者。有徒手者。率皆面目黝暗而瘦削。狀至狼狽。然有上級官率領。秩序尙佳。市人初不畏懼。皆呆立觀之。頃之。滿坑滿谷。盡屬灰色軍人。數可三四千。一小時後。驚耗頻傳。發生搶劫矣。商店相率罷市。大家小戶。關門戰慄。深恐丘八之來光顧也。入夜。四野裏時聞斷續之槍聲。想係行劫示威。鎮上居戶。被丘八破扉而入。內搜括者。何止數十家。予家倖而得免。然已提心吊胆。澈夜不能交睫矣。比天拂曉。鄰人某君。引一長碩無朋之上級軍官及從員衛隊等廿餘人。光降予家。據云。欲借予屋。暫設司令部。軍官與予接洽。狀至恭謙。和霽可親。不比丘八爺之面貌獷惡。令人生畏。真是俗語所謂「閻王好見。小鬼難當」也。彼出卡片授予。視之。則十六團團長也。予意予家若設司令部。則可免丘八之搶劫。亦何樂而不爲。乃謂軍官曰。倘不嫌小舍狹隘。儘可設司令部於此。晚生固極表歡迎。軍官觀察一周道。

屋子尚佳。就設立在這裏吧。予家既設司令部後。別處時有搶劫之事。而我們這一條街上。絕無不幸之事發生。予心甚慰。不過他們時而要這樣。時而要那樣。自朝至暮。使我疲於奔命。窮於應付。然猶以爲我既享受不搶劫之權利。理當勉力盡此義務。乃出一長方形綢布。上蓋十六團團部印。下書「辦事員」三字之條子。示霏霏曰。此予遭逢兵燹之紀念品也。予本不欲逃出。只因昨宵晚上。他們十幾個軍官。屏退左右。開一個軍事秘密會議。予在隔屋竊聽之。隱聞「明午掘壕佈防」。弟兄們難于約束。一旦譁變。嚙們無死所。」等談話。不覺慄然危懼。彼儼儼然之軍官。尚惴惴然不能自保其身命。何況我儕小百姓。所謂掘壕備戰一層。預料彼等敗軍之後。軍實不足。焉堪再戰。炮火之慘。當不致實現。獨是譁變一層。頗足顧慮。不幸所慮而中。則桑梓之糜爛。更不知若何。恐怖之念。籠罩於心。又是一夜不能安睡。予子然一身。尚且如是。彼有妻室老小之累者。其焦急復何如耶。今日午飯後。自忖久困於此危險地。終非善計。乃得間逃出。何期相遇於此。于歸意欲何之。霏霏道。欲救老母出險耳。歐武道。聞汝母有病。且甚危殆。脫離險地。談何容易。霏霏問道。我伯父家無恙耶。歐武道。未悉底細。霏霏道。我既

到此勢必回家一省老母。汝能陪我偕往乎。歐武坦然道。爾我知己。患難之際。應當相助。安有不可之理。於是兩人結伴而行。霏霏衣軍服。四野裏丘八見之。引爲同類。不加留難。他倆且談且行。經過一個村落。隱聞屋子內有婦人呼救之聲。聲至淒楚。他倆不期駐足。側耳細聽。久之。霏霏笑向歐武道。妙哉。妙哉。此必公妻主義之實行者的。丘八在裏邊。白晝宣淫。

按「公妻主義」四個字。本屬滑稽之論調。世間從無人提倡過此種主義。既無人提倡過。何以有此名詞流行。依在下的推測。這大約是反共產派誣蔑共產派的流言吧。這公妻二字。世間好色之徒。即使有此存心。究未敢宣之於口。丘八爺雖不宣之於口。却竟實行其事。霏霏稱之爲公妻主義之實行者。洵屬確當不易。此刻他低聲向歐武道。此類暴徒。我意當加之以懲戒。歐武道。我亦云然。特彼挾有利器。當審慎從事。我倆見機而行可也。乃相將入屋。屋內有一老嫗。含淚飲泣。見他倆來。惶急萬狀。雙膝跪地。哀救勿入內房。霏霏扶她起來。搖手示意。令勿作聲。默揣方纔淒楚之聲。必發自房內。此老嫗當是房內受暴辱者之母或姑。其見我倆而惶急。必是誤解我倆之來意。以爲將

步丘入之後塵。一之爲甚。其可至再至三。所以哀跪求免。思至此。幾欲失聲而笑。乃柔聲語老嫗道。勿恐。我倆實非兵。兵在內。當往擒之。老嫗心始慰。二人遂輕步入內。駐足房門口竊覷之。真是「鬚眉畢現」。

歐武眼快。見丘入的匣子炮。置於桌上。急奔進去。搶在手裏。向兵入作瞄準狀。厲聲喝道。惡徒。速下床。否則饗汝以衛生丸。那個丘入。正在得乎其神。妙不可言的辰光。冷不防有人突入。把他利器搶去。並干涉其公妻主義。他頓時由歡樂而入于恐怖。身子戰戰慄慄的。下得床來。自顧徒手。無可抵抗。嚇得面如土色。跪於歐武之前。哀哀求免。此時床上之婦人。慚媿之容。驚慌之態。達于極度。穿了衣服。朝外就跑。霏霏向歐武道。這種暴徒。留他何用。快結果他吧。於是扳機動處。砰然一聲。可憐此丘入。縱一度之「獸慾」。遽斷送其好身手矣。

他倆出屋後。向西北行。約行二里許。遙見一丘入。拖住一中年男子。強剝他的衣服。並搜索其身上。冀得銀錢等物。男子殼棘着。不敢抵抗。丘入搜索了一回。搜不着錢物。不滿其欲望。喝令男子。脫下鞋襪。其意以爲鞋襪中。或藏有鈔票等細軟東西。而該男子

恐急萬狀。堅不肯脫。丘大怒。出手鎗擊之。幸未命中。然丘入心中。愈疑其有藏物。非脫不可。卒乃強爲之脫下。鞋內有灰色紙包兩。折視之。赫然紙幣也。丘入驟獲多金。不覺喜形。諸色而迴顧。該男子已淚下沾襟矣。此時他倆伏于田間墳墓旁偷覷之。見斯情形。目裂髮指。丘入行劫後。折而向南來。行近墓旁。歐武出匣子炮狙伏擊之。應聲而倒。此之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亦快哉。

歐武呼該男子來。從死者身畔取得衣服鈔票等原物歸還之。男子感極而泣。霏霏在旁。以足蹴死者之首而笑道。貪多務得。劫奪良民。無銖錙之遺。如今嗚呼哀哉了。試問能帶些微財物到黃泉之下去否。我還要奉勸你一聲。到了鬼國裏。應改操別業。切莫再去當「陰兵」哩。

行行重行行。將近鎮市梢。見工兵一隊。方挖掘戰壕。狀甚忙碌。又見幾個紅十字會會員。穿黃色制服。揭紅十字旗。率領難民數百人。類皆背包提箱。扶老攜幼。向北而去。一種憂急。而且是匆遽的狀態。一幅難民圖。足以使他們深印腦筋中。而永永弗忘。歐武仰天長嘆道。天乎。天乎。怎的生下這般灰色動物。使人們受此荼毒耶。霏霏道。切莫

發牢騷。在我目光中看出來。衆生都是一萬惡相。莫說前世作下許多孽。就是今世所作的孽。把各人統計起來。定是如山之大。如海之深。須知因果之說。絲毫不爽。人們既種惡。因該收惡果。所以老天特地生下這般灰色動物來。勾銷這一筆「孽賬」。人們所受姦殺焚掠的慘毒。便是抵償各人所欠的「孽債」。

進了鎮。經過幾條街。店家住戶。都是緊閉着門。行人殆絕跡。呈出一種森嚴而蕭索的景象。幾片大茶樓上。丘八塞滿。瞧着他們都烏壓壓的團聚着賭博。興致正濃。那時天色漸漸昏暗。街上遊巡的丘八。遇見他倆。只當是同類。不加盤詰。霏霏同歐武到了他伯父家門前。要想推門進去。可是緊緊關着。敲了幾下。無人答應。等了一回。裏邊也沒有聲息。寒風撲面。夜氣森森。奔波了半日。腹中又是饑腸轆轆。這樣苦况。那堪挨受。霏霏於是提起拳頭。亂敲其門。敲得手痠了。繼之以足。足踢痠了。又繼之手。這樣大敲了一陣。終於無人接應。原來霏霏的伯父秦儒愿。日來深恐丘八光顧。所以把大門緊閉。下了幾根很大的撐頭。吩咐家人。非有熟人的聲氣叫喚。不可倉猝問答。應此時門外剝啄聲。越是急迫。裏邊幾個人的心也勃勃的跳得越急。歐武道。裏面未必無人。大約

疑心丘八光臨。料不到是我們倆。這樣敲下去。那怕敲到半夜。他們決不會開的。還是拔挺着喉嚨叫喚罷。霏霏笑道。你料來一點不錯。我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了。乃高聲喚道。伯父。我侄子回來了。快快開門。這樣喊了幾遍。裏頭人聽得是霏霏的聲氣。驚魂稍定。儒愿便攜着洋燈火。出來開門。家中老小。一古腦兒跟在後面。門兒一開。霏霏昂然直入。嚇得他們抱頭鼠竄而逃。原來霏霏身上軍服。尙未換脫。他們一見來者。儼然丘八。在這不甚明亮的火光下。未及細辨面貌的緣故吧。霏霏急喊道。你們不要跑。是我啊。各人回轉頭來。認認清爽。確是霏霏。不期而啞然失笑。獨是儒愿年老。受不起驚恐。猶拍其胸道。嘎唷唷。嚇死我矣。到了裏邊。各人環繞霏霏亂嚷着。有的問他幾時去當兵的。有的問他爲何當兵。有的埋怨他不該去當兵。你一聲。我一口。弄得霏霏有口難分說。一時沒有回答他們的段落。那位老人家秦儒愿。可是氣昏了。他靜坐一壁。自氣自嘆的說道。老古話。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他文勿像測字。武勿像賣拳。他娘親爲了他。活活的氣煞。如今不要臉的投身軍界中去。這真是秦氏門中的不肖子孫啊。

霏霏慢慢地把今天經過情形詳細的說了一遍。他們一團錯疑。就此渙釋。儒愿喚他老妻取一身便衣來給霏霏更換。霏霏問起他母親。儒愿嘆息道。病了好幾天。已於前三日逝世了。本擬差人來關照。適值兵隊開來。隣居親戚們自顧不暇。作爲罷論。只好草草成殮。她祇生下你一個兒子。臨終不能見面。九泉之下。也是一樁恨事哩。霏霏聞得母親死耗。絕無悲傷之意。反暗中自慰道。她死得好啊。如今脫離活地獄。而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他淡淡的說道。嗚。母親已經死了。多謝伯父供養多年。如今又爲之收殮。所費不貲。侄子自慚無狀。生不能奉養。死不能盡哀。殮不能憑棺。一切有勞伯父照拂。感何如之。這幾句門面語說好了。又談到別件事情上去了。別人瞧着他不甚介意的神氣。很是詫異。以爲母子之間。天性攸關。蓼莪之章。古今抱痛。今彼聞母親之死。耗面不改容。不流下一點眼淚。豈非咄咄怪事。因此料知他這個人。必是不近人情的。歐武和他雖則是老友。可是覩斯情形。很不滿意。時霏霏方侈談途中所見丘八之趣史。歐武譏諷他道。我昔日在滬。稔識一丘八。察其性情。似非良善。然事母甚孝。母病。乞假歸里。捧湯煎藥。昕夕侍奉。病篤。親割股以饗之。然卒無救。終喪之後。復歸行伍。一日適

遇諸途。見其兩目紅腫似胡桃。蓋彼遭母喪以來。日唯以淚洗面也。良以子之于母。同爲一體。幽明異途。能毋飲恨。今者令堂之死。愚弟誼屬世任。聆此噩耗。不禁惻然。爲人子者。宜如何悽愴。悼以表孝思。而觀于兄談笑。自若神態。如恆太上忘情。斯之謂乎。歐武這樣說來。室中許多人。面面相覷的不做一聲。繼乃視線齊集於霏霏身上。瞧他怎樣動靜。霏霏從容說道。生則慶之。死則弔之。此種禮儀。仔細想來。不甚愜當。胎兒墮地。只見呱呱哭。沒見嘻嘻笑。分明是一出娘胎。便入苦世。我人自幼而少。而壯而老。死外受環境之壓迫。內受慾望之驅役。嘗盡千般辛苦。歷盡萬般艱險。結果算起來。那一個不是得不償失。樂不償悲。偌大宇宙間。萬億生靈中。試問尋得出一個十分稱心如意的人否。等到死神光降。擺脫世間一切而長逝。那靈魂兒飄飄蕩蕩。遊散空中。餐風飲露。無渴無飢。倒很自由自在。古人云。未知生樂焉。識死悲。誠爲透澈之人生觀。所以我主張世間禮儀。生不必慶。死不必弔。我老母年逾六旬。頽唐多病。生下我不肖的兒子。不善生計。不克慰其生平之屬望。老境若是。苦况可知。假使一年年的活下去。試問有何趣味。際斯時。難年荒。干戈遍地之秋。兩目一瞑。豈不灑脫。何弔之。有何哭之。有

那時家人正搬出晚餐來。儒愿道：你倆不必斷斷爭論了。大家來吃飯吧。於是十幾人團團圍桌。大嚼一頓。霏霏問起伯父。這次爲何不逃難到上海去。他伯父說：上次逃難。化費了一百多塊錢。這次無論如何不逃的了。霏霏又訊及歐武邇來狀況。歐武道：現仍在滬上某律師處担任書記。碌碌勞生。何足告慰。前日戰事發動。乞假旋里。搬運一切物件至滬。旋又因事回鄉。祇隔一宵。不料敗兵到來。雖則未遭搶劫。弄得兩日兩夜。未曾合眼。腳底下跑得起泡。這或許是命中注定。該遭兵笑之苦呢。晚餐罷後。霏霏挾了一身軍服。關照伯父。今宵擬與歐武同宿。不回來。你們關關門早些睡吧。他倆出了儒愿家。就一直到了司令部裏來。那團長見歐武回來。起立笑問道：半天不見你。喚他們找了好幾次。沒見影兒。你到那裏去的呢。歐武不願把臭情吐露出來。手指着霏霏道：我到鄉間去找尋這位朋友。說着。便介紹霏霏與團長相見。正閒談間。團副進來。囑歐武去採辦稻草米子等物。歐武無可推却。只得應命而去。那時團長問起鄉間情形如何。霏霏便將日間經過之事。盡情告訴。並遞上軍服一套道：這是貴部下軍士強予調換衣服的證據。團長嘆息道：那是少數不要廉恥的東西所鬧的事。以致敗壞全體弟

兄們名譽。若然拿獲了。定須依律槍斃。決不寬恕。霏霏道。我聞古代王者之師。弔民伐罪。軍行所至。閭閻不驚。簞食壺漿。載途夾道。往昔民之於兵。何若是之歡迎耶。奈何近世。有槍階級。成爲不祥之名詞。劫後災黎。不啻驚弓之飛鳥。丘八所至之地。人民倉惶奔走以避之。若秋風之掃落葉。今者民之於兵。何若是之害怕耶。古今之民。同是民也。古今人之心。同一心也。而所謂王者之師。已易爲殘暴之衆矣。姦淫殺戮。擄掠焚燒。大軍所至。里巷爲墟。災比洪水。毒于猛獸。予嘗謂中國之患。患在多兵。兵之患。患在無識。効忠于其領袖。常從事于無主義之戰爭。設其効忠而果可恃。則猶得憑藉武力。謀暫時之統一。無如若輩之効忠。不甚可靠。其樂于聞動員令下者。背影有劫掠兩字。爲之活躍。歎動。所謂効忠于主帥者。乃表面的假托也。而爲主帥者。利用此弱點。而驅策之。使出之于戰。以圖僥倖而勝敵。殘民以逞。其心跡良可誅也。雖然。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焉。古有明訓。而徵諸歷史。拿破崙窮兵黷武。征戰頻年。滑鐵盧一役。竄逐于荒島。威廉第二。高掌遠躡。有稱雄全球之志。釀成歐洲大戰。卒也身敗名裂。遁跡荷蘭。至於我國。近時之袁項城。憑北洋系之武力。帝制自爲。而失敗隨之。往年直系之吳佩孚。尤其

是迷夢於武力萬能。雄據中原。不可一世。而今秋張馮夾擊于山海關。不數日間。全軍瓦解。曠觀古今中外。軍閥末路。如出一轍。所謂弗戢而自焚其身者。非耶。况夫用兵之道。師出有名。則理直而氣自壯。所以無主義之戰。雖勝亦曷足恃。有主義之戰。雖敗猶有餘榮。此次陳樂山接收貴師。具何名義。貴師與孫軍周旋于石湖蕩。抱何主義。松滬一帶。驚魂甫定。瘡痍未復。何忍使斯民重罹兵劫。卽不爲我儕小民計。獨不爲四帥全體惜乎。昔魏將司馬懿曰。爲將之道。能戰者必能守。能守者必能退。能退則生。不能退則死。貴師與孫軍交綏之時。會計及能守乎。能守之時。會計及能退乎。今者勢窮力蹙。就食窮鄉。而陳師長善始而不克善終。能發而不能收。對此殘部。不加收拾。依然作滬上寓公。逍遙事外。殊足令人齒冷。雖然。若孫軍一旦進逼。貴軍計將安出。

那位修長偉大的團長。聽霏霏侃侃而談。雖覺其語多衝撞。但說來頗能中肯。爲之折服。他徐徐起立。吸了幾口雪茄。喟然嘆息道。我軍發動之始。本和滬上張允明密訂攻守同盟之約。那知彼見我軍不利。遽食前言。不加接濟。敵團隸七旅。七旅任石湖蕩正面。自問戰鬥甚力。八旅任沿浦防禦。未免疏懈。彼方得渡浦腰截之。敵軍已至明星橋。

而七旅猶在正面酣鬥。倉猝間聞訊退却。輜重盡失。所以八旅損失輕。七旅損失重。此兩層便是我軍失敗的原因。四師至此地步。陳師長委實難于收拾。彼之作滬上寓公。不足深責。現聞方與政府接洽。處置四師的問題。謂之置身事外。也非公允之評。若龍華張允明。寒盟否約。此等刁滑之徒。我瞧他能有幾個日子。立足于滬地。團長講至此。他巨靈之掌。擊桌一聲。頗露憤恨之態。

他倆正談話間。歐武同着一個小孩子急匆匆地跑來報告。那邊西街上發生搶劫。應請速即派人前往拘拿。團長即命團副率領衛隊四名。由歐武引領。前去彈壓。原來歐武方才受團副囑托。帶了六個小兵去採辦東西。辦好了回轉來。經過西街轉角處。遇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立在人家屋簷下哭泣。上去訊問他。才曉得是茶食店裏的學徒。因爲有幾個丘八。用刺刀破門而入。意圖搶劫。他就從後門逃出來的。歐武爲人頗有義俠之氣。當下聽了這個消息。命四個小兵拿了東西。先回團司令部。並囑他們報告發生劫案。自己却憑着一股勇氣。同兩個小兵前去阻遏。何如這般共產化的丘八。非常強悍。不服阻撓。被他們連放數槍。幾乎吞服衛生丸。而先回到司令部的幾

個小兵。却把此事隱瞞着。不肯報告。歐武退出屋子外。等了一回。未見派兵前來。知道靠勿住。乃同着小孩子來報告。且說此刻團副等走進屋子。瞧見暴徒們正在打包。裏店主等四五人。繫綁在一塊兒。都嚇得面無人色。可憐之極。團副厲聲喝道。你們這般無恥的東西。劫奪人家財物。軍人身份。竟和盜匪一般無二。敗壞我們十六團全團的名譽。律當槍斃。你們見機的。還是把財物放下。快快歸營去吧。那搶劫的幾個丘八。雖則凶悍。但瞧見自己們的長官到來。平日處于積威之下。心裏究有幾分害怕。只得把辛辛苦苦搜尋得來的東西拋掉。瞪愕相顧。一個個溜出去了。團副親自上前替店主們解縛。並說了幾句安慰語。道歉語。才同着歐武等回到司令部來。歐武向團副道。司令部相近之地。若輩尙敢胆大妄爲。肆意劫掠。鄉村僻壤。荼毒可知。依我的意見。今晚這幾個盜匪式的貴部下兵士。不該放他們走。理應一個個拘住。按照軍法從事。懲少儆衆。以維軍紀。而安人民。團副笑道。先生說來。未嘗不是。我也極願意照這樣做去。整飭軍紀。安堵人民。無論那一個軍官。都是抱着這種思想。無如做下去。儘多窒礙。不能盡如人意。勝則猶可約束。敗則頗感困難。譬如方才幾個人。不許他們走。定要拘拿起

來。那麼逼之過甚。他們急何能擇。安知不出于抵抗。嗒們領兵的。對於地方上好百姓。遭此騷擾。未嘗不抱有一種隱痛。然百姓們對於領兵的不能嚴厲的約束部下。應加以原諒。須知嗒們並非故意的放任他們蹂躪地方也。

到了十點鐘辰光。西南角上。突起槍聲。團長等出屋外聽之。槍聲甚密。司令部中。頓呈恐慌之象。大家都疑心孫軍乘此黑夜來偷襲。長惟團老于行伍。並不着慌。慢慢說道。我意孫軍未必進逼。即使進逼。那邊有馮指揮官在。早已佈置一切。至少能抵禦五六小時。你們少安毋躁。且待前方報來。此刻歐武心中。非常着急。和霏霏商量。要想滑腳先逃。免受彈雨之困。霏霏以爲不可。四野裏丘八甚多。倉皇逃去。恐遭不測。團長瞧他倆竊竊計議。知道他倆胆小。復安慰之道。如果孫軍進逼。馮指揮官非常能幹。儘能抵禦。毋須驚怖。你倆要性命。難道嗒們不要性命麼。頃之。槍聲漸息。有一營長來報告。是自己的。一連兵士。在前日退下時迷路散失。夜間回來。哨兵們疑是敵軍。以致誤會槍擊。該兵士等知道是自家。人並不還擊。不過已有數人受傷云。一場驚恐。遂告結束。是夜霏霏等和團長同室而臥。西風瑟瑟。夜氣蕭蕭。四野槍聲。或斷或續。團長夜不能

眠起喚衛士。進酒狂飲數杯。悲歌慷慨。涕泗沾襟。逡巡室中。則見各人甜然酣睡。鼾聲如雷。彼因獨酌無聊。推霏霏醒。欲與之共飲。霏霏揉一揉倦眼。怪道怎的擾人好夢。我方一枕黃梁。封上將銜。帶領大軍十萬。北剿南征。統一中國。誰教你來推醒我。使我白白的犧牲一輩子。威武赫奕。哩團長聞言。嘿然良久。繼乃喟然嘆道。僕一介武夫。投身行伍間。二十六年。大小數十戰。衝鋒陷陣。所向皆捷。不圖今日受困阨于此。昔日威武掃地盡矣。天亡我乎。戰之罪乎。今而後。自願此七尺殘軀。如何安插。其自殺乎。其退隱而與妻子戮力躬耕乎。抑賈我餘勇再圖奮鬥乎。僕心煩慮亂。不克自決。願受教焉。霏道。昔者劉玄德軍敗于汝陽。騎着一匹馬。去請諸葛亮。經過一個莊子。瞧見十四五歲的牧童。橫臥牛背上。信口吹短笛。在垂陽溪畔。緩緩而來。他想着自己戎馬倥傯的苦况。嘆一口氣道。一馬背不如牛背穩。劉玄德如能把這七個字咀嚼着。高臥隆中的諸葛先生。也不致被他騙出來。挨廿餘年鞠躬盡瘁的痛苦了。蜀魏生靈。也不致遭連年兵燹了。關張兩位弟兄。也不致身首異處了。玄德自己。不妨退歸涿鹿。依然織織蕭販販。履倒也逍遙自在。怎奈他這七個字。是一時受着感觸而發出來。並非真正的

覺悟。所以結果。弄得自己的馬背。仍舊坐不穩。而小百姓的牛背。被他牽累着也爲之坐勿穩了。不如棄掉了馬。大家去坐牛背。倒可穩穩足足的呢。至于軍人天職。衛國護民。其人格固自可敬。無如現在的軍人。忘却其天職。受二三野心軍閥的利用。自相殘殺。衛國不足。殃民有餘。謂之軍人萬惡。誰曰不宜。而欲挽回中國前途之劫運。端賴于軍人之覺悟。貴團長何必沉浸于此萬惡生涯中。不思超拔。而甘受亡國孽種之吐罵。耶。我聞俗諺云。『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試讀史記項羽本紀垓下一段。虎帳風號。英雄氣盡。悲涼蒼壯。痛醉狂歌。別美人。喪子弟。東城自刎。飲恨吞聲。觀于此。則當悟將軍之事業。爲不可恃矣。予爲貴團長計。正宜乘此機會。拋棄此萬惡之生涯。解甲歸田。督耕課讀。則猶得于春秋佳日。攜拄杖。遊曲江。看村牧。豎吹一曲。無腔之短笛也。那時團長靜聽霏霏講話。頻點其首。似有所默會于心者。拱手謝道。僕向者昏聩戎馬。半生造孽不少。蒙君不棄。指點迷途。此間軍事結束之後。我將歸隱焉。霏霏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祝世世幸福無窮。

翌日晨。霏霏起身。自忖母親已死。責任完畢。伯父性情固執。不肯避難。無用勸他。不過

鑒于昨宵西街發生劫案。有些害怕。應請團長派兩個可靠兵士看門防護。得能如願。賴以保全我伯父一家生命財產。也算是我報答他們的恩德于萬一哩。至於歐武。被我硬拖他回轉來。他有職務在身。實在對不起。況而此間是軍事區域內。總含有幾分危險。等待歐武起身。我倆還是想法走吧。頃之團長團副等起身。共進晨餐。霏霏向團長斟酌。派兩個兵士看守伯父家門口。藉防搶劫。團長滿口應允。傳令照辦不題。且說霏霏等到日中辰光。還未見歐武起身。便有些疑訝。走到臥室中去叫喚。那知他已害了病。寒熱發得很厲害。正呻吟于牀第間。霏霏慰問了一番。替他又蓋上一條被。取茶來給他喝。霏霏道。這都是我不好。強拉你轉來。以致害病在這裏。實在對不起。歐武喘吁吁的說道。爾我情同手足。不必爲此細故。自怨自艾。霏霏道。我去請醫生來診治。能夠早一天醫愈。我倆就可早一天到上海去了。說着。便走出來。到街上去請醫生。這鎮上的醫生。祇有姓賈。姓王。姓胡的三個。霏霏曉得姓賈的醫生最有名氣。他就一脚跑到賈家去。敲了一回門。無人答應。恰好隣近矮屋中的一個老婆子出來。瞧着霏霏。她說。秦官。你不必敲了。賈先生早已避難到別處去了。霏霏失望之下。又跑到姓王的

醫生家去。那知裏邊屯滿丘八。有個認識的掛號老頭子。倒還在那裏問起王醫生。老頭子說。他於前幾天到上海去了。這裏騷擾得不堪。你看行醫的招牌。已被他們孽開來燒飯吃了。霏霏又是失望。再跑到姓胡的醫生那邊去。好不容易敲進了門。一個四五十歲的黃臉婆出來招待。霏霏認得是胡醫生的妻子。便問他道。胡先生在家否。黃臉婆道。在家裏。霏霏道。那末我有個朋友害着病。請他去診治。說着遞上用紅紙包好的六角兒請金。黃臉婆搖手道。他向來是胆小的。這次爲着兵到。嚇出病來。終宵嚙語。說兵來搶劫了。兵要來綁他了。你想這個樣兒。能替人看病麼。霏霏聞言。嗒然而返。團長等聞得歐武有病。都上樓去探問。霏霏說起請不着醫生。團副道。咱們的軍醫長。內科也很精明。我去喚他來診治。不一回。軍醫長來了。按了脈。問了病源。配好幾樣辛散安神藥劑。給歐武吃。從此霏霏終朝廝守。任看護之職。接連過了幾天。病勢漸漸地減輕。霏霏心中甚慰。到了十九日晚上。歐武才起得身來。秦儒愿因團長派兩個兵替他看門。得以安然高枕。不虞搶劫。當然非常感激。是晚雇人獻一桌酒菜到司令部裏來。以表敬意。由霏霏陪席佐酒。高談暢飲。極盡賓主之歡。酒罷。團長道。咱們來此多日。一

切叨擾。抱歉得很。將來如何如何報答的虛空話。也不必說。總之咱們與諸位聚首一堂。也是佛家所說的一個「緣」字吧。歐武道。鄙人家承蒙不棄。設立司令部。得以保全無恙。然此間方方數十里。百餘村莊。蹂躪殆遍。這也是佛家所說的一個「劫」字吧。歐武這樣說。團長們心中。非常難過。霏霏笑道。誰說不是緣。我意此間婦女。如有被丘八姦污者。也是佛家所說前世有一度未了之「緣」吧。

那夜約摸到了四更天。辰光東南角上。槍聲大作。衛隊們上來報告。團長等從睡夢中驚醒。起身來。靜聽消息。頃之。有兩個騎哨。飛馬前來報告。龍華方面。已發生戰事。於是衆人料知必係孫軍乘此黑夜。襲擊張軍。而團長此刻。頗露焦急之狀。不比那一夜聞着槍聲時的鎮靜了。原來此中有個緣故。團長的兒子。在張允明處充當營長。這樣黑夜中。受敵方暗襲。他兒子豈不危險。不一回。旅長遣人來請他去商議軍情了。歐武和霏霏。坐以達旦。知此間不可再留。進了早餐。辭別了團副等。向北繞道赴滬。

第九回 二女談心徵求妙計 四人密議解決難題

在下寫到這裏。要回轉來叙迷晴霞姑娘了。那一日她和霏霏分別之後。到隣家去要

想借份報紙來看看時局怎樣。不料這日恰是各報停刊。她想我向來不歡喜看報的。一旦要看起來。適逢停刊。事之不湊巧。一至于此。廢然而返。其實這日滬上消息靈通者。早已得到松江失陷。潰軍騷擾各鄉的消息。可憐晴姑娘與外界不甚交接。尚在憤憤之中。一寸芳心。猶默禱四師堅守松江。俾伊之愛人。與愛人之老母。得以早離險地。也在下雖然這樣說。仔細想來。她此日幸而尚在憤憤之中。假使得到這個消息。恐怕那一夜。不能安穩入夢了。且說侃柏於是晨得了三奶奶介紹文牘位置的消息。親自到公司中去和經理接洽。結果非常滿意。定于明日就就職事。晚飯後回來。滿面笑容。在晴霞前陳述一番。自詡其當時見識之卓越。而希望尚不止此。今後當能汝第實現。並切囑晴霞對於三奶奶。應當十分十二分的慇懃周旋。以結其歡心。則此「希望之花」可續續開放。而無有已時。此刻晴姑娘的神經上。遽生出一種反感。就是那日薄暮時。侃柏發怒。甩碎玻璃缸。幾條金魚在地上搖尾乞憐的狀態。突然湧現于眼簾。

列位。晴姑娘發生此種反感。頗有研究之價值。金魚爲何在地球上搖尾乞憐。爲着失了

牠們生活的要素。換一句話。就是缺少了水的緣故。侃柏爲何發怒。爲着晴霞不願意周旋。那位三奶奶。深恐自己希望歸諸泡影。生計困難。不啻尺波將涸。而人類之求財。更何異金魚之乞水。於是借彼「金魚之水」。以灌己「希望之花」。一擲之餘。足感化其女兒固執之心腸。才得收今日美滿之效果。嗚呼。侃柏求財。金魚乞水。一而二。二而一。同是世間之可憐蟲耳。

明晨晴霞托隣兒購得新聞報一張。披閱之下。那報上滿載孫軍攻入松江。四師敗退。騷擾各鄉鎮的消息。而其中尤以她的故鄉。最最糜爛。她看了非常慄怖。心胆欲裂。只怨着自己。昨晨不去打聽打聽消息。一意孤行的硬逼着霏霏下鄉。如今弄得他身入危險地。設有不測。怎樣對得起他。晴霞着急了幾天。天天除看報外。還跑出去打探消息。遇着同鄉人逃難出來的。一個個詢問殆遍。都說不知底細。她想同鄉人差不多有十之七八都逃出了。怎的霏霏去了好幾天。音息全無。腦充中筋滿了恐怖焦躁。弄得這幾天裏。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有時嗚嗚咽咽的啜泣。自嘆不祥之身。牽累霏哥。遭此大難。晴母瞧她這樣。常常安慰她說。霏霏爲人機警。依我料起來。決勿礙事。他所以不

卽出來。定有別種緣故。你也不必憂急。因爲徒事憂急。於事實上一無裨補。白白地急壞自己的身體。至於報紙上登載如何如何的驚人消息。或是傳聞失實。或是故甚其辭。不足盡信。大凡一個人要遭着大難起來。面部上必然露出暗晦之色。我瞧見霏霏前日的氣色。非常清朗。也不像觸霉頭的樣子哩。

晴母這種希望式僥倖式的安慰語。好比杯水車薪。焉能澆得熄晴姑娘焦急的心火。到了十九日早晨。她起身來。攬鏡自照。深訝自己的容顏。日來不知消瘦了幾許。她勉強喝了幾口稀粥。忖着。等到今天午後。倘然霏哥再不回來。儂定要拚個死活下鄉去。一探究竟。要想告知母親。恐防她竭力阻擋。然與其天天挨此焦急欲死的苦痛。毋甯爽爽快。快。冒個險。打破這一層疑團。如霏哥果遭不測。則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妨以一死報之。不過儂若悄悄不別而行。父母倆見儂不歸。勢必惶恐憂急。或致夜間出外尋訪。也是不妥。她想了一回。到房中去私下裏寫了一封信。說明到鄉間去找尋霏哥。一切自知謹慎。請放懷等語。寫好了。藏在懷中。預備臨行時置諸寫字檯上。她計劃已定。覺得身子疲倦。伏案假寐。沉沉入睡。相近九點鐘辰光。有一輕年女子。

滿身素色。姿態嫵媚。推門而入。拍晴霞之肩而叫道。晴姊。快些醒來。要受寒咧。晴霞在睡夢中隱聞有人呼喚之聲。睜開倦眼來一瞧。原來是表妹麗珠。便道。枯坐無聊。不覺睡去。麗妹難得到此。請坐請坐。麗珠訝道。觀姊之面。似有重重憂思。不知爲着何事。妹可得聞乎。晴霞卽據情相告。麗珠安慰一番。對於冒險下鄉一層。極力勸阻。繼乃述及今天的來意。一層是母親的私蓄問題。一層是商議自己的婚姻問題。晴霞道。姑母的私蓄。她雖則於臨終時。私囑我倆瓜分。但在理我是侄女。斷斷不能接受的。或是妹獨自承受。或是妹與表第們平分吧。姊家雖清貧。布衣粗食。差足自給。此非分之錢。不敢有所希冀。麗珠道。姊休作如是想。妹但知依母親之言而行事。不特此私蓄一層。一切皆然。母親不云乎。我死之後。你倆應如同胞姊妹一般。今姊之所言。拘泥俗習。不啻與妹疎遠。死者有知。豈不含痛于地下乎。說着。從袋中摸出錢莊存摺兩個。摺上共存銀一千兩。以一摺授晴霞道。母親私蓄。祇有千數。此摺存銀五百兩。應歸姊收受。晴霞辭讓者再。麗珠固請。始收納焉。

列位。在下瞧見世上富家的子孫。爲着遺產問題。分派起來。總要發生許多糾葛。嫌多

嫌少爭個不休。甚至妯娌詬誶。第兄打架。而釀成訟案。將祖宗經營慘淡之所積膏。彼獄吏之虎吻者。不可勝數。此等人利欲迷心。忘却手足之情。可謂之中一遺產之毒。麗珠雖一女子。能凜遵乃母之遺囑。視表姊如手足。慷慨分金。絕無吝色。也算是女界中難能可貴的了。彼七尺鬚眉。因重視財產之故。而致骨肉如吳越者。觀于此。能母愧歟。

晴霞向麗珠道。妹之婚姻問題。姊不甚明曝其內容。惟推測妹之心理。得母對於前途有所不滿耶。麗珠頰點其首。且露出一種很堅決的態度。晴霞道。所謂不滿者。容貌上乎。才學上乎。財產上乎。麗珠道。妹之未婚夫。姓胡。名君純。論其容貌。固翩翩一濁世佳公子。論其才學。也算是一個大學肄業生。論其財產。則比較妹家更爲富裕……

晴霞攙言道。若是而妹猶不滿意于彼。郎君者。眞天下之愚人也。否則必別有所心愛之人。麗珠怫然道。姊之腦筋。何其簡單。若是擇婿之目標。豈僅僅此三者而已耶。夫婦百年。偕老斯夕。共處則性情之相合與否。此問題尤關重要。我即使對彼滿意。而彼是否滿意于我。又一也。須考察其平日行爲。是否另有情伴。此又一也。有一于此。而勉。

聯結終覺。貌合神離。同床異夢。此中滋味。又何異于嚼蠟哉。晴霞恍然道。姊邇來自覺神志不甯。出言每多失檢。竟把擇婿中最關重要之性情一層。拋却不談。腦筋簡單之。謂姊何敢辭。麗珠笑道。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今姊之心。遠馳故鄉。繫于霏哥之身上。而猶能與妹作簡單之談話。姊尚不失爲兼籌並顧之人也。晴霞聞言。微露嬌羞之態。繼乃佯作嗔容道。好好講話。休來諷刺我。麗珠道。姊日來對於霏哥。一心罣念。是姊在妹前自劃招供。並非憑空臆造。而姊疑妹別有心愛之人。試拭目以俟之。當知妹爲何許人也。晴霞道。閒話慢提。且談正經。妹之未婚夫。其品性爲惡劣者歟。麗珠道。那個自然。聞得他去年在某專校肄業。日間缺席頗多。晚上不歸宿舍。勾欄院裏遊戲場中。時有他的蹤跡。學監知道了。當他是害羣之馬。勒令退學。他受了這樣羞辱。並不悔改前非。抑且變本加厲。今年改入「旅館式」的男女同學的校裏頭。開口自由。閉口戀愛。不日社交公開。卽曰愛情神聖。尋芳逐豔。似蠅蟻之附。羶厭故喜。新若春秋之代謝。於是校中同學。或錫以登徒子之高名。或贈以垃圾車之雅號。你想這種人的品性。已經達到神妙莫測的境界。妹安敢存攀龍附鳳之心。耶。今

日距結婚之期。爲時祇二十一天耳。故特來與姊商量。謀一對付之方。晴霞道。原來如此。又何怪妹之堅特。反對此婚事耶。惟茲事體大。姊邇日意馬心猿。腦力不足。未能爲妹作一度縝密之計劃。請以緩諸異日。麗珠道。霏哥一日不來。則姊之腦力一日不足。而二十一天之期限。轉瞬卽至。設霏哥在鄉間住過年者。妹之難題。將如何解決。晴霞道。「力易強而有功。心難強而有智。」這兩句是韓愈所說的。姊日來神思恍惚。設對干妹之婚事。強用其心機。而參謀其間。恐強心以智而不足。轉致僨事。且妹既決心反對。在平日何不早籌應付之策。必待急來抱佛脚。須知姊之脚。不是佛脚。抱之未必有濟于事。麗珠道。你不替我想法子。徒事責備。自己終身大事。焉有不注意之理。妹自前年起。對於未婚夫。卽從事于明訪暗探。無如以前彼尙未有顯著之劣跡。到後來漸漸地學壞起來。旁人卽使知道了。一般乖巧的。不肯在我面前洩漏真情。自惹出閒是非來。一般愚惑的。以爲人家在三生石上註定的姻緣。假使去說長說短。挑撥他們。離間他們。是罪過的事體。當然也不肯來告訴我。所以向者尙在懜懜之中。而認彼爲我。世間唯一之良人。直等到今秋重陽節的前一天。我到從前一個同學妹子的家裏去白

相。她私下裏把彼之劣跡。盡惟說給我聽。她和我在同學辰光。很是知己。諒來決勿爲在我面前撒謊。况而她也是不滿意于其未婚夫的自憐憐。我真叫做同病相憐。她倆正在房中密談時。晴母在外邊高聲喚道。晴兒。快些出來。福公館中的三姨太來了。晴霞聞聲。卽同麗珠從房中走出。麗珠和三奶奶。素不認識的。由晴霞介紹相見。晴霞因三奶奶替她父親介紹位置。當然感激盛情。道謝一聲。此刻三奶奶向晴霞瞧了一瞧道。旬日不見。玉容如何許消瘦耶。晴霞自忖。在麗珠面前。可以直說。在三奶奶面前。說出來有些不雅。乃假托道。妹體素弱。偶感風寒。所以連日來發了幾個寒熱。三奶奶是個機警人。瞧着晴霞躊躇了一回。才回答話兒。此中隱情。已被她窺破。因唏噓嘆道。我日來瞧見報紙上登載四師敗退滬郊。騷擾四鄉的情形。可憐姑娘們的桑梓。慘遭蹂躪。日來可有親戚們到此避難。晴霞道。到此避難的沒有。下鄉遭難去倒有的。三奶奶愕然問道。是那一箇啊。晴霞便將秦霏霏下鄉的情形。略述一遍。三奶奶聽得此消息。不覺現出驚怖之態。埋怨晴霞道。他好端端在上海。你固執着定要他下鄉去。如今弄得音信全無。萬一遇害。撫心自問。能不終身抱恨。晴霞悽然道。這確是我一時偏

見之誤。只顧着他老母的窘迫。不顧着他自身的危險啊。說着。秋波水汪汪地流下淚來。麗珠在旁。見了這樣情景。除發生同情感情而代爲悲傷外。却合有一種疑竇。三奶奶和霏霏。非親非友。各不相干。聽着這個消息。何致如是驚惶失態。况而和表姊也是客氣的女朋友。以常理而論。應加以安慰之語。不該直截的加以責備。還有一層。做母親的。有難兒子。不是赴湯蹈火去相救。試問。教誰去相救。三奶奶只顧恤霏霏。絕不爲其老母着想。也覺說不過去。於是麗珠私下裏忖度。三奶奶和霏霏。定有奧妙。

停了一回。晴霞輕輕的向三奶奶道。今天下午。妹決定冒險回鄉。一探究竟。不過母親前暫勿洩漏。否則她定是加以阻擋的。三奶奶搖手道。去不得。去不得。潰兵盤踞的地方。男子們尙不敢進去。何況一弱女子。搶劫銀錢飾物去。還不要緊。倘然實行。三個女字。疊在一處。的這樁事來。其何能堪。晴姑娘。你想這個是甚麼字。說着。向霞。晴臉上。望去。而露出一種苦笑。

晴母因麗珠和三奶奶難得到此。將近午餐的辰光。特地到館子上去。喊了一只煖鍋。六大碗菜。四只葷盆。親自斟了四杯白玫瑰。喚她們一同喝酒。此老今天非常起勁。無

如她們三個人。都罣着心事。勉強的擎杯而飲。悽然相顧。興味蕭索。且說霏霏於是晨同着歐武動身趕路。直到十一點許。才達滬上。運動之後。肚子裏覺着飢餓。想上館子去吃飯。他倆預算經濟。不夠一飽。歐武要去設法銅鈔。霏霏道。這樣等不得。我大開兩腳車之後。弄得腸鳴腹應。亟思進食。我表妹家此去最近。你還是同着我去吃一頓吧。歐武道。我有職務在身。出來已經多天。亟欲回去了。你獨自去吧。霏道。我要你一同去。有個緣故。這次回鄉。被丘八剝脫皮袍子。搶去鈔票。這種事情。告訴表妹起來。只因我素性落拓。自知信用不足。她或有懷疑之態。豈不令人難堪。你能一同去做個旁證。她當然相信了。歐武笑道。原來如此。你不是誠心請我吃一頓。是存心利用我啊。但是你情實可憐。就跟隨你一同去罷。

列位。我人立身處世。信用兩字。不可不注意。在下有個朋友。喜歡說笑撒謊。後來一出了名。有時他正正式的講話。別人也不信任他了。豈不冤枉。相傳諸葛亮用空城計。司馬懿領兵追到城下。瞧他高坐城樓。酌酒彈琴。深信孔明爲人。一生謹慎。斷不敢如此冒險。恐有埋伏。傳令退兵。這樁故事。雖出于臆造。然接之事理。亦屬可能。

門兒聲響。走進兩個不速客。晴霞擲杯起立。笑靨相迎。麗珠和三奶奶也一改其抑鬱之情。遽呈歡愉之狀。晴母忙斟了兩杯。喚他倆一同飲酒。晴霞道：「霏哥，你一去十日杳無消息。披閱報紙。觸目驚心。真使儂盼煞急煞。此去狀況若何。汝母爲何不來。望卽見告。」霏霏枵腹已久。此刻一手執杯。一手執筷。忙于飲食。委實沒有回答的功夫。晴霞連問了兩三遍。霏霏指着歐武道：「你去問他。一切由他代爲報告。」晴霞詢問歐武。歐武於是一層一節的講出來。她們都側耳細聽。有時懷然以恐。有時悽然以悲。有時莞爾而笑。有時拍手稱快。說的頭頭是道。聽的津津有味。在這個當兒。霏霏只管大嚼。眼睛像閃電。筷頭像雨點。牙齒像軋剪。歐武報告畢。而桌上菜肴已吃得光打精了。

各人舉杯飲酒。要想下箸。瞧到桌上。只只空碗。不覺相顧愕然。歐武氣勿過。向霏霏道：「你這個人也太不講情理。我替你吃力得很多的報告一番。你省省力力的只管吃。應該識相的。稍微留些餘地。今天不是「狼虎會」的聚餐。你狼吞虎嚥的喫光了。教別人怎樣。霏霏道：「你替我報狀況。我代你喫東西。彼此盡義務。毋須爭論。」晴霞聽他說頑皮話。心中不滿。也嘲笑他道：「妹家不是屠門經。不起你這樣大嚼。」歐武第難得到此。我當

還去喊菜肴來。不過這次喊來了。應請你離席。主權所在。想你不肯不從。晴母起身道。晴兒。你陪伴三奶奶等。我來到館子裏去喊菜吧。霏霏向歐武道。你與我爭食。露出小孩子皮氣。豈不惹她們好笑。歐武未及答話。三奶奶插嘴道。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安得不爭。不過飲食要有節制。否則有礙衛生。我聞唐朝的杜工部。有一次遭着兵災。逃難出來。餓了兩三天。到一塊地方去。別的東西沒有。只有牛肉。他餓極了。大喫而特喫。不料肚中發脹起來。無可救治。就此嗚呼哀哉。雖曰飢者甘食。但是餓極之後。反而不宜多喫。應漸漸喝糜粥以蘇其腸。所以勸你以後留神些。慎毋蹈杜工部之覆轍。霏霏道。三姨。原來你也是量狹的。被我吃完了菜。你罣恨我。於是拿杜工部吃牛肉的故事來諷刺我。我如今覺悟了。講到這個「吃」字。最好吃自己的東西。那怕吃得滿盤狼藉。下塞肛門。上塞喉嚨。也不關別人事。一吃了人家的白食。冷嘲熱哄。就要打疊而來。無論一等一的大英雄。如同秦末的韓信。寄食于亭長。也要遭亭長妻之白眼。昔者黔敖遇餓者曰。嗟來食。餓者甯耐飢寒。不食嗟來之食。這種人真是好風骨呀。

麗珠道。霏霏兄。你不必介介於懷。她倆和你開頑笑。原是一種快活的表示。你未曾來

之前她倆談起了你一個皺眉頭一個揩眼淚那裏咽得下東西任憑龍肝鳳心陳設在面前也不值一顧哩。麗珠這樣說晴霞和三奶奶頓時臉泛紅霞而三奶奶尤其覺着不好意思強自解釋道你也說得太覺形容了。我原是一種同情心的表示別人快活我也爲之快活別人悲傷我也爲之悲傷我的心好比傀儡跟着晴姑娘而轉移呢。換一句話說就是自己沒有一定的主觀全憑着客觀來變化這個主觀麗珠笑道不錯委實是同情心的衝動不過照這樣講起來晴姊厭惡的東西你也當然厭惡了晴姊愛好的東西你也當然愛好了厭惡的東西不必說愛好的東西儵然是世間唯一無二的那麼可是難問題了。

三奶奶想這個女子好生厲害初次會面不過二三小時的周旋儂的隱情竟被她看破。這樣咄咄逼人的調笑上來令人難受。到此地步也毋庸避諱索性說一個暢快。因道此事毋須麗妹深抱杞憂我倆即使發生這種問題自有解決辦法你不聞世間有一平分秋色。這一句話麼。三奶奶雖則向麗珠說話而眼波兒却斜睨着晴姑娘。看她聽我這句話後現出何種情景來。

晴霞假作不知轉首向霏霏道。你未下鄉之前。誚咒老母速死。如今她被你咒死了。你不愧爲「非孝」之實行家。霏霏未及答話。館子上的小使送菜進來。晴霞忙執壺斟酒。邀各人更酌。霏霏則不復入座。蹀躞室中。晴霞揶揄他道。方纔獨吃。現在只好看吃了。霏霏笑道。我固不屑與雞鶩爭食也。且說三奶奶今天之來。是有目的的。要探訪霏霏的住址。以便尺素往來。通通情愫。自從霏霏來後。她幾次欲啓口相問。但是直截的問他住址。終覺礙于啓齒。後來想出一個假托的法子。乃離座向霏霏道。素仰君對于詩詞之學。深有造就。前日聆君佳作。私心欽佩。妾向耽吟咏。積稿頗多。苦乏指教之人。倘蒙不棄。願收爲女弟子。和煦春風。吹噓桃李。幸何如之。惟面授則諸多不便。如能以住址見告。則質疑問難。可憑尺素傳達。較爲便捷。他日學有進境。當再拜以謝君之賜也。霏霏道。坐汽車吃大菜。看夜戲。是你們的生活。無聊之詩詞學。鑽研其中。有何趣味。至於我的住址。沒有一定。有時在叔父家。有時在鄉間。有時出門遠遊。好比遊方僧。飄來蕩去。自己也捉摸不住。所以住址一層。不能確實的告訴你。晴霞一壁飲酒。一壁聽他倆講話。私忖三奶奶慫恿誠意的願爲女弟子。並詢問通訊處。霏霏嚴加拒絕。未免

使人難堪。她和我雖則處于情敵的地位。但她爲人尙有幾分古才女之氣。令人可愛。新近又替老父介紹一個優缺人非草木。誰不知感她平分秋色。這一句話不啻向儂乞憐。勿加之嫉妬。而她也。不欲整箇兒佔奪儂的情人。使儂難堪。儂固不忍見霏霏對彼。如是其嚴拒也。他倆談判已經弄僵。還是我去斡旋吧。乃向霏霏道。三姨太誠心誠意的和你結個文字交。却之殊失騷人雅士之體態。還是允許她吧。此刻霏霏自忖。晴妹既然如此說。我亦未便固執。乃向三奶奶道。你既有意研究此道。不妨將平日詩稿遞給我。我來替你評閱評閱。晴霞見霏霏已經答允。忙取筆寫一個霏霏的通訊處。授與三奶奶道。這是他目下的通訊處。他日如有更易。再行關照吧。三奶奶非常滿意。而對於晴姑娘。尤其非常感激。暗暗地讚美她絕無時下女子善妬之惡習。易地以處。自愧弗能。因此想着。初冬時花園中自己主演的一齣惡劇。來又自慚吃醋之心。太覺厲害。向者措施殊貽笑于大雅。又憶及方才「平分秋色」這句話。本是借此試探晴姑娘之心理。晴姑娘非常識相。慇懃他和我結一個文字交。又特地抄一個通訊處與我。明眼人不必細說。已分明允許我平分此秋色。從此結成「三角戀愛」在愛情舞臺

上放一異彩趣事也。亦樂事也。

那時室中，正當男女雜坐，觥籌交錯，笑談娛樂，放浪形骸之際，突有一腹便便的丈夫，推門而入。其人爲誰？福先生是也。他自從樓梯上跌傷以後，足足臥了三十多天。近幾日漸能步履，想起晴姑娘，久未會晤，午飯後，坐着汽車，特來候候。此刻他踏進了門，晴霞起立招呼，敬煙敬茶，略事周旋。福先生瞧見許多人圍坐一桌，杯盤狼籍，興致濃厚。其中有素不認識的一男一女，不知是怎樣人物，而自己的三姨太也在其內，殊出意料之外。她向來必要睡到下午三四點鐘方才起身。今天何其早呢？況而她和晴霞，本因我的關係，發生醋意，非常啣恨。上月裏，忽然私下裏邀她到公館裏來，令人不解。我臥傷數十天，今天第一次出門，到這裏來，偏偏撞着她也在這裏。我來是爲着晴姑娘，她來不知有何作用。昔者視若眼中釘之人，而忽然和她親暱起來，未免使人懷疑。自從上月裏來，她待我異常冷淡，我的傷勢若何，漠不關心。一起身就坐着汽車出去，直要到晚上一二點鐘，方才回來。天天廝混在外邊，作何勾當，莫明其妙。總之她太覺自由了。

福先生之來。三奶奶毫不介意。方於麗珠歐武前修談羅克的滑稽影戲。歐武也向來喜歡看這種影片的。他們三個人笑語喧嘩。厥狀至樂。福先生在旁瞧了這樣景况。頓起疑竇。而錯認三奶奶與此少年發生戀愛的問題了。唉。歐武。你代人受過。真是冤哉枉也。其實歐武在此時。尚在悶葫蘆中。這位大腹賈是三奶奶的丈夫。彼亦尚未知道。大腹賈來此後。三奶奶並不招呼。一睬都不睬。歐武還只當是陌路人哩。所以不相熟的朋友。無論男女。一切言語舉動。總須格外謹慎。否則極容易引起觸忌諱。生嫌隙等事情。我願在社會上交際的仕女們。注意此點。毋蹈歐武之覆轍也可。

大腹賈越看越疑。越疑越像。以爲這不認識的少年。定是我妻的情人了。這種親熱的狀態。偏偏做在我面前。好教人難以忍受哩。總之千勿怪。萬勿怪。只怪我自己不好。就是古諺所謂「覆霜之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我自擲萬金。出火炕。築金屋以來。寵之過度。憐之過分。於是自恃貌美。傲態日甚。任性使氣。無法無天。遑論大主婦二主婦。平日被她凌辱。就是我丈夫也。早不在她眼裏。仔細想來。這種皮氣。都是我一手養成。別蒙還可容忍。只有一樣。大丈夫名譽攸關。從今以後。我不能再像從前的糊裏糊塗了。

對於她的一舉一動應採取監視的性質。或出以秘密的偵探。如果確實定要一振乾綱整頓坤道。即使與之決裂也所不恤的了。

腦滿腸肥的福先生。疑心倒很重大。斜坐在椅子上。冷眼的觀察歐武舉動。晴姑娘向來是惹厭他的。勉強敷衍了幾句話。也不理會他了。霏霏此時疲乏已極。高臥籐椅上。鼾聲作矣。於是室中情景。由熱鬧而趨于冷靜。

唉。可憐福先生。癡頭癡腦的要吊晴姑娘膀子。費了幾許心機。挨了幾許痛苦。膀子終於沒有吊着。而眼前加上一重心事。生怕自己的三奶奶要被別人把膀子吊去了。照這樣看起來。『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因果之報。絲毫不爽。一般游蕩子。專以漁色爲樂事者。該知所警惕了。

福先生因各人不睬他。枯坐於此。亦屬無聊。乃告辭而出。向汽車夫道。我要托你一樁事體。你肯盡力幹麼。汽車夫道。我受主人數年來豢養之恩。一旦有事。自當出力。福先生道。我自己開着汽車到公司中去。你靜心守候于此。冷眼注意這屋子裏出來的人。如遇着戴尖頂帽。鼻架羅克鏡的少年出來。可尾隨其後。從事偵查。限于一禮拜中。探

明這少年姓甚名誰。作何職業。狀況若何。舉動若何。來作詳細的報告。福先生又摸出鈔票卅元。授給他作爲費用。並道。如其不夠。可再來領取。開汽車可暫時另僱別人。事畢之後。當有重賞。還有一層。三奶奶在外。有何舉動。如能兼帶偵查最妙。汽車夫連聲諾諾。收了鈔票。在馬路上蹀躞徘徊。預備暫時拋棄其開汽車生涯。而作一度之私家偵探焉。頃之。瞥見三奶奶從裏邊姍姍而出。有一女子在後相送。汽車夫非常靈動。料知此中有暗昧事情。忙躲入一爿煙紙店裏去買香烟。後來瞧見她上了黃包車。向北而去。他纔走出來。恭候着那戴尖頂帽架羅克鏡的少年。以便從事偵查。

且說歐武本預算吃了飯就動身的。只因多飲了幾杯酒。微有醉意。病後身子尙未恢復原狀。加上勞頓了半天。覺着身子疲乏。懶于動身。不客氣的伏案假寐了。那時室中歐武和霏霏。齶聲如雷。若相酬和。麗珠笑向晴霞道。霏哥來矣。姊當精神守舍矣。妹之事。迫不容緩。乞代爲籌劃。晴霞道。事關重要。容徐思之。她於是凝神默想了好多時。共籌三策。第一策。是積極的辦法。搜集未婚夫劣跡之證據。提起诉訟。聲請離婚。第二策。是消極的辦法。臨時逃遁。觀察對方情勢。若何。再謀對付之方。第三策。是忍辱待時的

辦法儘管嫁過去俟他日未婚夫有虐待或發生外遇事情時再行提起離婚比較時有把握。晴霞獻出此三策來。聽憑麗珠自擇。麗珠對於第三策絕對的不贊成。對於第一第二策猶豫不決。要想法律解決。搜集證據。頗不容易。未能穩操勝算。臨時逃遁一層。雖則置名譽二字於不顧。而自憐女兒身。茫茫天涯。安身何處。也是難事。麗珠蛾眉頻蹙。忖量逾時。終不能自決。晴霞道。我聞集思則廣益。爾我之智力。或有所不逮。何不喚醒他們倆。共同討論。務策萬全。麗珠搖手道。古諺云。「事以秘成。而以泄敗。」多一人曉。得則多一個洩漏消息。晴霞道。他倆性度若何。儂素所洞曉。可擔保其決勿洩漏。請妹放心。乃推醒他倆。告以有緊要事。亟待相商。霏霏怒道。午夢方酣。突來騷擾。有甚麼事。值得如是大驚小怪。晴霞便從頭至尾的陳述一番。並道。麗妹當局者迷。你倆旁觀者清。一二兩策。何者爲上。乞代爲一決。霏霏沉吟了一回。問麗珠道。你父親是否知道。你不滿意于婚事。知道了。是否順從你意見。麗珠道。尙未知道。不過他的頭腦。是數百年前的古董。頑固異常。知道了。當然反對。霏霏又問道。你自身經濟力。能否獨立。麗珠道。我歷年略有積儲。新近又得亡母的私蓄五百金。一身衣食。差足自給。固毋須

依賴于他人也。霏霏道：據我看來，欲實行第一策，一則受家庭之反對，二則證據難于搜集，三則經濟力不充分，恐防敗訴，還是採取第二策吧。第二策除甯願犧牲名譽外，困難之點，祇有如何棲身的一個問題。歐武道：我亦云然。第二策比較的輕而易舉，况而麗妹寧犧牲此名譽，在彼方安知不重視此名譽，以爲臨婚逃遁的女子，有玷家聲，或逕行提起離異，也是意料中事。麗珠點頭道：二君之言良是，儂計決矣。推遲早問題及地點，亦當預先商定。卽日就逃乎，抑待至臨婚前之二三天逃乎，逃避之地點，以何處爲適宜，互相討論之下，以爲臨時逃避，則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彼等驚駭之餘，摸不着頭腦，何從尋覓，而地點以蘇州爲適宜，不過麗珠是女子身，孤伶伶的出門，亦不方便，須得一二同伴，起先主張晴霞與之同行，但是轉而一想，晴霞因戚誼關係，表面上勢必去賀喜，否則易啓人疑竇，決定由霏霏歐武二人作爲伴侶，本來歐武不必同去，只因霏霏從未到過蘇州，人地生疏，亦覺不妥的緣故，於是議定正月初九日七時，三人齊集北火車站，乘快車到蘇，而於暗中傳遞消息的責任，則屬諸晴霞。

第十回

贈鑽戒情敵成知己

葬詩魂少婦懺情天

三奶奶回到公館裏。想起今日晴姑娘待儂很好。感激之餘。亟思圖報。取出一只鑽戒來。（就是十月裏從福先生手中奪下來的。）立刻遣小蓮到晴霞處贈送與她。晴霞起初固辭不受。小蓮再三固請。情不可却。只得稱謝收納。電燈之下。鑽光閃爍。貧家一女子驟獲比意外之珍品。能不忻喜逾恆。私心感戴耶。

且說霏霏是日晚上回轉叔父家中。他們因霏霏十多天不歸。非常着急。晴姑娘處已去問訊了好幾次。此日見他回來。都圍繞着訊問故鄉情景。霏霏詳細詳細的陳述一番。聽者無不橋舌。一宵無事。翌日晨起。綠衣人來遞上一函。霏霏接函視之。原來是三奶奶寄來的。上等桃林紙的信箋上。寫着數十行娟秀的字兒。函云。

霏霏我愛青睞。妾身出名門。少好吟詠。痛家園衰替。遂致墮落風塵。本不難以一死了此餘生。徒以一點癡心。未能遽泯。忍恥含垢。下嫁商人。俗臭滿身。于思滿顯。自憐蒲柳之質。怎禁如許摧殘。妾之肯委身事之者。非貪其人利其多金也。彼愛我色。我愛彼財。以色易財。以財易色。兩人之結合。如是而已。三載以來。同床異夢。此中痛苦。莫可言宣。獨是經濟一層。儘量吸收。歷來私積。數逾三草。此乃犧牲我花容所得之。

代價而差足自慰者也。十月中，邂逅君於晴姑娘處，擲金之舉，自悔孟浪。然於此足覘儂愛君之心，不克自禁耳。詩曰：「投之以木李，報之以瓊琚。」是言也。妾之所祈夕禱，望於君者也。妾嘗思之，人身譬之樹，戀愛爲生命之花。世間情侶，鸚鵡春秋佳日賞月吟風，亦猶樹之著花鬥豔爭芳於大塊之上也。無愛侶而生活於枯燥冷寂的空氣中者，譬之無花之樹，徒擁其軀幹以待老死耳。人生不過數十寒暑，稍縱卽逝，佳觀良緣能有幾度，豈容輕易錯過耶？苟能綰結同心，歌諧白首，妾之幸亦君之幸也。雖然，上所云云，妾個人之癡願也。易言之，卽單方之戀愛也。向者相晤，妾常依依君常落落，妾常款款君常匆匆，冷澹之態，譏諷之辭，出之者未必有意，受之者其何能堪？况默察君心，似早已另有所屬。彼晴姑娘者，非君所心愛之人耶？碧玉年華，道韞才調，妾爲男子亦當傾慕，亦何怪乎？君惟是妾之愛君，非欲整個的奪愛於晴霞，如能平分秋色於願足矣。至於君與晴姑娘之境况，清貧兩字，固毋庸深諱，設必欲結成純潔的愛侶而棄妾如草芥，則爲君計，茫茫人海，生活困難，餐秀色不能飽腹，仰古槐不足添薪，佳耦一雙，效牛衣之對泣，幸福云何哉？妾今有黃金三萬

晴姑。娘。如。能。不。存。嫉。妬。之。心。君。能。分。一。半。愛。情。與。儂。儘。可。結。成。三。角。之。戀。愛。以。支。配。此。三。萬。之。金。錢。逍。遙。於。十。里。洋。場。車。水。馬。龍。錦。衣。美。食。如。賓。如。友。其。樂。融融。此。中。得失。唯。君。圖。之。抑。妾。更。有。言。者。君。之。不。滿。意。於。妾。者。易。地。以。思。當。有。兩。層。其。一。以。爲。妾。是。平。庸。中。出。身。送。往。迎。來。朝。三。暮。四。操。賣。笑。生。涯。者。率。無。真。愛。情。之。可。言。其。一。或以。爲。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如。妾。年。事。稍。長。清。白。之。璧。早。已。沾。瑕。路。柳。墻。花。鄉。里。鄙。焉。失。貞。之。女。固。當。爲。君。子。所。唾。棄。也。此。兩。層。之。代。爲。設。想。質。之。於。君。或。當。點。首。默。認。嘻。君。如。抱。此。見。解。者。則。悖。於。眞。理。遠。矣。妾。嘗。謂。男。子。欲。求。一。眞。了。解。愛。情。之。情。伴。當。於。妓。女。中。求。之。良。以。爲。妓。女。者。達。官。貴。宦。富。商。巨。賈。浮。滑。公。子。折。白。美。少。各。男。形。形。色。色。賢。不。肖。之。人。物。靡。不。廣。事。交。際。日。日。試。驗。其。愛。情。閱。人。既。多。其。相。人。之。經驗。自。必。充。富。一。旦。傾。心。相。從。較。之。世。間。尋。常。女。子。出。於。一。時。之。性。慾。衝。動。盲。入。戀。愛。自由。之。途。徑。者。非。可。同。日。而。語。若。夫。失。貞。一。層。尤。不。足。爲。妾。深。責。世。俗。上。一。般。普。通。之。見。解。每。以。女。子。失。身。於。人。卽。爲。其。失。貞。之。定。讞。此。實。大。謬。妾。以。爲。女。子。之。貞。不。貞。不。在。於。肉。體。而。在。於。情。操。設。有。一。處。女。終。其。身。未。嘗。有。桑。間。濮。上。之。行。而。一。寸。靈。台。

固自纏綿宛轉于紅情綠意間也。其猶得保全其處女之身者。或束縛于禮教。或難
緣之故耳。若是謂之貞女可乎。設有一女尼。春心不動。古井無波。木魚經卷。
伴于青燈古佛之旁。一旦宵深。突有強暴破禪關。姦污此尼。若是謂之失貞可乎。
彼妓女者。豈皆屬於淫娃蕩婦之流。巧媚諂笑。慇懃待客。豈其出於真情。蓋亦迫于
環境使然。其不幸正與女尼被污相埒。何忍以失貞二字責之哉。妾向者一寸芳心。
好比春日游絲。飄忽無定。今日繫於君身。纏綿纏綿。不能自己。意者孽根深重。溺于
情海中。而莫能自拔耶。偷蒙垂憐。加以青睞。俾妾得償夙願。幸何如之。爰投尺素。聊
表寸心。諸維

朗照。佇候

玉音。

蓉白。

霏霏瞧了這封信。暗暗自忖道。三奶奶真是一個多情人。說來也覺娓娓動聽。而以色
易財。以財易色。二句。將古今來紅顏下嫁于儉父的隱衷。和盤托出。此八個字。一字一
淚。令人不忍卒讀。女子不幸之事。孰有逾于此乎。末後解釋二層之設想。立意新穎。能
道人所不能道。且尤足爲一般受人鄙夷的失貞女子大聲喊冤。至於孽根深重一句。

可謂自知之明。三奶奶既沉溺於情海。須知情海中不乏多情美少。方求其理想中之佳耦。她的一片癡心。如能專注于別一人身上。有情人結成眷屬。豈不美哉。怎奈她不去尋別的良緣。偏偏戀着我。須知我之爲我。不啻六根清淨。八法圓通的老和尚。世間任何事物。都不能來誘惑一個美人兒。仗區區三萬金的魔力。其能打破禪關。使我歆動。失據耶。哈哈。可憐她。可憐她。

翌日之晨。霏霏到晴霞家去。把三奶奶來函遞給她看。晴霞反覆觀誦了幾遍。笑問霏霏道。哥意若何。霏霏道。她自己承認沉溺孽海中。立在岸上的我。不便去援手。一援手豈不是被她拉我一同下水麼。不要說來一封信。任憑她來千百封信。也可置之不理。晴霞道。一片深情。未可辜負。幸勿因妹之故。而待彼若是之冷淡。霏霏道。我的性子。天生成是這樣的。待彼冷淡與否。絕不因妹之關係。而有所轉移。孽海茫茫。風濤險惡。決不推波助瀾。以自陷。陷人也。晴霞聞言。嘿然良久。自忖霏哥爲人。詭怪奇特。不合人情。與之談戀愛。何異對牛彈琴。令人索然掃興。三奶奶待我父女二人。十分慇懃。雖則有所利用。未必出于真誠。然世間愛人者。都發動于愛己。利人者。卽所以利己。而受恩者。

能不知感。思所以報答之耶。報答之道無他。當勸化霏哥。稍與之周旋。毋堅抱魯男子之態。使彼完全失戀。蓋失戀爲人生莫大之痛苦。儂不忍霏哥以莫大之痛苦加諸其身也。矧來書云。「佳耦一雙。效牛衣之對泣。」語雖刻薄。然我倆之環境若是。設和三奶奶斷絕關係。將來難保不到此地步。貧賤夫妻。憂衣憂食。徒造成世上一對可憐虫。有何趣味。霏哥而能振奮自強者。他日容有幸福之來。無如儂觀霏哥之爲人。意態消極。自贍尙不足。焉能蓄妻養子。今三奶奶有黃金三萬。願加入我倆。結成三角戀愛。以支配此鉅款。則我倆于生活上。不致與茫茫前途之慨。亦何樂而不爲耶。天賦良機。不容坐失。儂當竭力以玉成之。然霏哥的性質。大有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之概。欲動之以金錢。適足逢其怒。如何措辭。當略爲考量。她沉吟了半晌。乃向霏道。我聞惜玉。憐香。而不動心者。聖也。惜玉。憐香。而動心者。人也不知有玉。不知有香者。禽獸也。哥如自認爲圓其顛而方其趾者。卽不動心。亦當惜玉。憐香。三奶奶花容玉貌。儻風流才藝高超。更不愧爲掃眉才子。對于哥十分欽佩。萬分愛慕。哥奈何無絲毫憐惜之心耶。妹意對于彼之來函。不當置之不理。而甘爲宇宙間無情之濁物也。折衷之處。須

寫一封措詞委婉圓活的信去。以慰她渴望。哥如贊成此言。不妨由妹起艸。霏霏冷笑道。我知之矣。我知之矣。無已。姑任汝之所爲。

列位。晴姑娘至此。蓋已稍稍變易其初衷矣。於此。可以見黃金之作用最足以迷惑人。使人失其本性。黃金之魔力最足以壓迫人。使人短其志氣。晴霞之與三奶奶。究爲情敵。昔日力自掙扎。不肯受其羈絆。今者三奶奶給乃父以優缺。贈之以鑽戒。支配三萬金之言。霏霏之秉性落拓。不善生計。凡此種種。皆足使晴姑娘嫉妬之念如烟之銷。如雲之散。而認情敵爲知己焉。或者謂。在下這樣說法。是教人以善妬。其實妬非女子之惡德。古人以嫉妬劃入婦人七出之例。不通之極。須知兩性間的愛情。有一特異之點。其強度與範圍適成反比例。是故用情愈強。則愈狹。愈摯。則愈專。愈廣。則愈弱。愈淡。則愈散。固非基督之博愛。孔子之汎愛。所可比擬也。所以當愛情淡薄之時。對於所愛之人。不甚依戀。卽有人奪其所愛。亦無所用其嫉妬。若愛情漸濃厚。則漸生專有的慾望。對於彼之專有。如有妨礙之處。當然出全力與之奮鬥。務去之而後快。由是可知愛情和嫉妬心同時並進。一方面對於所愛之人愈摯。且專。他方面愈防他人之佔奪。其所

愛。嫉。妬。之。念。亦。愈。切。焉。由。是。觀。之。妬。之。一。字。而。必。欲。指。爲。女。子。之。惡。德。者。是。未。了。解。愛。情。之。作。用。者。也。抑。更。有。言。者。嫉。妬。之。念。初。非。女。子。所。獨。具。男。子。亦。未。嘗。無。之。女。子。有。之。指。爲。惡。德。男。子。有。之。未。聞。人。指。爲。劣。行。者。何。也。曰。此。古。來。男。子。之。私。心。也。彼。等。對。于。女。子。之。用。情。每。不。肯。專。摯。而。實。行。孔。子。之。汎。愛。爲。其。妻。者。爲。其。情。人。者。勢。必。動。其。嫉。妬。之。念。加。以。責。難。之。辭。而。彼。等。可。引。妬。爲。惡。德。之。格。言。以。壓。服。之。設。己。之。妻。或。己。之。情。人。別。有。所。戀。愛。者。則。己。必。嫉。妬。之。阻。撓。之。毋。使。他。人。所。佔。奪。設。女。子。反。脣。相。譏。則。彼。必。曰。妬。乃。女。子。之。惡。德。而。非。男。子。之。惡。德。也。嗚。呼。中。國。幾。千。年。來。男。女。不。平。等。卽。從。一。妬。字。上。着。想。已。顯。然。有。階。級。之。可。判。焉。韓。愈。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鳴。之。者。非。屬。于。陰。性。的。女。子。而。屬。于。陽。性。的。在。下。爲。之。一。笑。

云。此。刻。晴。霞。執。筆。起。草。替。霏。霏。擬。一。回。覆。的。短。簡。寥寥。數。語。若。卽。若。離。殊。妙。于。辭。令。也。書。

客。牕。岑。寂。白。簡。飛。來。媿。媿。清。談。霏。霏。玉。屑。如。親。香。澤。似。覩。芳。容。僕。塵。寔。潦。倒。書。劍。飄。零。兩。袖。清。風。一。身。傲。骨。乃。荷。卿。不。棄。葑。菲。垂。以。青。睞。三。生。有。幸。五。內。深。銘。獨。是。情。關。

嶮。孽。海。驚。濤。自。古。良。緣。每。多。慘。劫。言。念。及。此。能。不。惕。然。僕。固。愛。卿。非。敢。涉。于。遐。想。卿。固。愛。僕。尚。望。顧。及。流。言。願。此。後。詩。詞。酬。和。鴻。雁。往。來。知。己。盟。心。毋。須。抵。足。神。仙。締。眷。不。必。同。衾。用。托。管。城。藉。伸。鄙。悃。西。風。多。厲。善。自。

珍重不宣。

霏霏謹復。

晴姑娘起好了草稿。遞給他看。並取出信箋信封來。硬逼他謄寫。霏霏道。措辭尙覺圓活。但給她回信。非出于本心。有些不舒服。你硬勁逼着寫。不啻強姦我的意志。該當何罪。晴霞道。我看你這個人。簡直是世上無情之怪物。誰來戀着你。便是誰的不幸。儂在這不幸的命運中。已挨過了許多年。她還不識相。要來步我後塵哩。霏霏很不自在的照樣謄寫。納諸懷中。存心留而不發。霞晴窺破其意。乃道。你拿出來。我替你去寄吧。過了兩天。霏霏又來了。埋怨晴霞道。我本不願理會她。你偏主張寫一封回信。如今又惹出閒事來了。晴霞心中勃的一跳。忙問道。什麼事。霏霏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晴霞接視之。原來三奶奶又發信來。信中祇有一字條。上書「來示已收到。今日下午四時。候君子大世界共和廳。面談一切。勿却爲禱。」乃笑道。我道是發生甚麼事。既是一張

字條。值得這樣大驚小怪。不過我要問你。她今來函相約。去乎否乎。霏霏道。遊戲場是濁地。三奶奶是濁物。到濁地去周旋濁物。畢竟是痛苦事。不願意去。晴霞道。她誠心誠意的等候在共和廳上。不該拆冷臺。令人失望。譬如你約一個朋友在那裏會晤。準時定刻。翹首以待。終於影跡杳然。豈不懊惱。霏霏道。雙方相約。而準期不到者。謂之失信。她寫信來約我。是單方的約。任憑她等到什麼辰光。我可不負責。晴霞又勸他道。處世接物。不能逕情直意。有時總要犧牲自己的主張。以求迎合于人。條子上說。要面談一切。不妨遵約而往。看她有甚麼話兒對你講。如要求什麼事。暫時可不加可否。和我商量後。再行處置。此刻晴霞再三再四的相勸。霏霏未便堅執。乃道。我去儘管去。不過要質問你一聲。昔日三奶奶約你到她公館裏。只因你堅執不去。以致侃伯父動怒。大鬧一場。那時對於她。何其厭恨。今者她給我信。我不復。你硬主張回復。她約我到大世界。我不去。你又硬主張赴約。這時對於她。何其親善。換一句調笑語。就是小說家所謂「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呢。晴霞道。昔日我不去。你勸我去。今日你不去。我勸你去。也是循環之理。何足希罕。

霏霏質問之主意。顯係責晴霞何以遽變其初衷。而晴霞以似答非答的口氣答之。不着痕跡。大家都是明眼人。固不必細說也。至於「變」之一字。造化者得之錯綜。雜沓。變化萬象。以成宇宙間之大觀。而此宇宙間之大觀。實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人類受自然界之支配。天賦其善變之身。忽而嬰孩。忽而少壯。忽而老死。天賦其善變之心。忽而喜樂。忽而悲哀。忽而好。忽而惡。愈變愈離奇。愈變愈神妙。白雲蒼狗。不足彷彿其狀態。墨妙筆精。不足描寫其變幻。人爲天地間最靈之物。固極盡其變之能事者也。像國中有幾個偉大人物。起初主張革命的。現在主張保皇了。起初主張共和的。現在變爲專制了。起初主張社會主義者。現在加入復辟黨了。不要說弄得旁觀者不易捉摸。就是他們自己。恐怕也捉摸不住自己。梁啓越先生嘗自言曰。『今日之我不妨和昨日之我盲戰。』并剪哀梨。何等爽快。於此更可以見得越是大名人。越會變化。假使你要用「朝秦暮楚」。「出乎爾反乎爾」等老話頭責難他們。他們定要笑你是「迂夫子」。還有目今一般武人。忽而合縱。忽而連橫。忽而吳越一家。忽而兄弟鬩牆。師生之誼。金蘭之契。不妨操戈於同室。親家之好。刎頸之交。儘可相見以刀兵。去年蘇齊與

浙廬和平之約。朔成。槍炮之聲。夕發。於此。更可以見得。越是大軍。閱會。變化。假使你
要用「佳兵不祥」「化干戈爲玉帛」等老話。頭勸告他們。他們定要笑你是個「苦
百姓」。還有社會上一般漂亮的他。和她。朝上戀愛。晚上離愛。今天聯婚。明天離婚。於
此。更可以見得。越是時髦者。越會變化。假使你要用「白頭偕老」「舉案齊眉」等老
話。頭來祝頌他們。他們定要笑你是「土生哥」。有人說。這樣變化。還不好說。變化。將
來。一定。人人。能達到。如同孫悟空的善變。三十六。七十二。變。一筋斗。一萬八千里。拔一
根毛。任憑變。一件。到了這時。那麼對不起了。恐怕。老。天。要。混。沌。了。

說到孫悟空。想着西遊記。西遊記這部書。雖則滿紙荒唐。但作者自有寓意。孫行者是
猴精。猴類。都是心勿定的動物。他描寫孫行者。善于變化。暗暗裏。却是諷刺。世上
一般。心猿。意馬。的人。心勿定。而善變的東西。惟有「禪定」兩字。可以制服。所以孫行
者。一筋斗。能翻萬八千里。在如來佛掌上。翻了幾十個筋斗。却依舊在他手掌之中。這
便是「一靜可以制百動」的作用吧。晴姑娘在昔日。心地何等光明。愛情何等純潔。
今則被三奶奶之魔力所吸引。漸漸地。迷失其本性。變易其初衷。於是愛情中。帶有黃

金之色彩矣。霏霏禪心默照。法眼靜觀。晴姑娘之心腸。固不必借光於愛克司鏡。而自能洞燭無遺也。

噹噹噹。壁上鐘鳴四下。晴霞趣之曰。時間已到。可以去矣。霏霏冷笑一聲而出。一直到大世界去。在路上自忖。堂堂七尺軀。被婦女輩所糾纏。失却自由。做她們的傀儡。甯不可恥。我念晴妹昔日之恩。不忍過拂其意。勉強應允。此去在三奶奶面前。不妨把歷來隱情。說一個暢快。決山海之寒濤。以灌彼心田之慾火。使之回頭改意。斬却情絲。痛苦祇忍于一時。幸福可謀諸永久。於人於己。兩得便利。他主意既定。摸出兩角小洋。買了門票。走進大世界。直向共和廳那邊去。三奶奶獨自泡了一壺香茗。等候着。此刻望見霏霏進來。笑靨相迎。道。霏哥。來何遲乎。令人盼煞矣。說時。螻首微側。打一個俏眼。微微地笑着。她那種淫蕩之情。在不知不覺間。儘量的流露出來。霏霏瞧了。好不惹氣。強忍坐下。與之周旋。共和廳上。正值羣芳會唱之時。珠喉嚦嚦。檀板輕敲。一般捧場者。怪聲突作。震耳欲聾。霏霏道。此間人稠氣濁。我倆曷不到清涼之地。一擴胸襟。三奶奶本欲和霏霏一談心曲。焉有不贊成之理。於是兩人信步走出來。拾級而上。登世界最高之

頂風吹衣袂。飄飄若仙。三奶奶道。儂不幸嫁於腦滿腸肥的大腹賈。一生風流埋沒盡矣。自識君後。傾心愛慕。相思之苦。莫可言宣。讀君復函。語重情長。感佩無既。獨念塵世茫茫。難遇知心之客。古人云。得一知己。死且無憾。誠有慨乎言之也。儂今有一事。須徵君之同意。爲爾我長久計。便利計。當租一所精雅的屋子。地點以在僻靜的馬路爲合宜。一切費用。由儂供給。君爲屋之主人。儂可天天到君處會晤。良辰美景。或把酒以論文。或促膝以談心。或挽臂而看花。或並肩而賞月。興之所至。又不妨一參歡喜之禪。爾我開拓此世外小桃源。甯非樂事。晴姑娘如贊成者。儘可倩渠加入。結成三角式之愛侶。較之君現在寄食於叔父家。竹床瓦缶。淡飯粗羹。其苦樂不啻天壤。君如同意者。不妨從速進行。三奶奶這樣說來。自以爲既挑之以美色。復誘之以金錢。如彼寒士。不愁不入我彀中。而得到滿意之答復也。

霏霏正容道。目今世界上的男子。一隻眼睛望出來。是美人。一隻眼睛望出來。是金錢。我却不然。以爲這都是萬惡的東西。遠而避之。不屑一顧。我向來研究佛學。此身雖未遁入空門。而此心好比數百年在深山中脩煉的老和尚。一塵不染。萬念皆空了。汝遇

我之第一夜。擲我以鈔票。汝去之後。我卽付諸丙丁。當時晴妹在旁。拍手稱快。迨後汝約晴妹相晤。渠堅執不願來。蓋已窺破汝之作用矣。侃伯父力促其來。意見衝突。以致吵鬧一場。經我出而勸解。渠始赴汝之約。近來汝介紹乃父位置。渠非常感激。心腸漸漸軟化。昔時醋意。亦雲散烟收焉。前日汝給函于我。渠知道了。力促我回復。那復函便是渠起草的。今天你來信約我。與之商量。渠以爲情不可却。極力主張赴約。所以我這次之來。委實是萬分勉強。此中情節。不得不據實相告。承蒙謬愛。我非木石。能不知感。特是素性喜佛。厭惡塵緣。薄情之處。尙望原諒。抑更有言者。孽海無邊。風狂浪駭。及早回頭。庶免沉溺。進此數語。以作汝當頭棒喝。

多情的三奶奶。聽了無情人這一番談話。滿空熱血。霎時冰結。目定矣。舌橋矣。柔腸寸寸斷矣。覺此大地之上。都籠罩着灰色之光線。而吸入胸臆者。都是枯燥的空氣。呆望着那一抹殘陽。漸漸入土。數羣歸鳥。緩緩飛來。不禁嗚咽唏噓。悲不自勝。日暮天低。愁霧四合。風伯肆虐。瑟瑟侵人。此世界之絕頂。方纔自詡爲飄飄登仙者。一轉瞬間。已變爲愛神宣告「死刑」之所矣。嗚呼。此之謂失戀之痛苦。

這裏的事情暫時拋棄。要談到那個自命爲私家偵探的汽車夫。自從那日受大腹賈委托之後。對於歐武。明訪暗探。不遺餘力。福先生認錯了妻子的意中人。累得他天天無事忙。說也湊巧。這日歐武吃過午飯。覺着連朝伏案。困于書記生涯中。非常煩悶。獨自一個人出來踱馬路。經過大世界。想着許多時沒有進去過。裏邊可有新花樣。就此買了門票朝裏。那汽車夫在暗中緊緊跟隨。也買了票進去。歐武從右手裏轉灣。一直。到髦兒戲場。汽車夫當然唯後塵之是步。經過共和廳。却望見公館裏的三奶奶。端坐在裏邊。他頓起疑竇。揣測三奶奶或者和歐武有約。不過她是認識我的。行動務須謹慎。免露破綻。他一路想。一路到髦兒戲場。見歐武坐在臺前。他也揀一個出入便當的位置坐着。注意他有無舉動。那時臺上初演蓋燕飛的黛玉葬花。繼演張文英的拾玉鐲。歐武喜歡捧張文英的目光灼灼。喝了好幾聲采。博得她送上兩個俏眼。汽車夫暗中陪歐武坐着。足足兩個小時。看他一心一意的看戲捧角。別無動靜。覺着方纔的猜想有些不對。便走出來想去探探三奶奶還在共和廳上否。不料走上去。只見三奶奶同着一個少年。緩緩出來。繼而拾級以上。登世界之絕頂。他遠遠地望着。好像那少年

在什麼地方見面過的。凝神想像了片時。頓憶得那一日同着歐武在一個女子家中出來的。便是這個少年。哎。福先生。你弄錯了。三奶奶的情人。不是歐武。蹶是他呀。此刻汽軍夫肚中一輪。頓生妙計。跑出一輪。跳上黃包車。到雲南路朋友家中。借了快鏡。又順手拿了一根司的克。趕速回來。把快鏡藏在大衣袋裏。鴨舌頭的便帽。罩到眉下。又摸出一副玳瑁邊墨晶眼鏡來。架上鼻梁。這樣簡便的化粧了一下子。大着胆上去。在上下梯交界處斜欹着。等了一回。三奶奶同着霏霏並肩下來。汽軍夫突出快鏡。拍入其內。匆匆然向左邊而去。此雙。雙。儷。影。遂成。斯。私。家。偵。探。懷。中。之。寶。焉。

可憐三奶奶。氣傷之後。神志昏迷。汽軍夫用快鏡拍他倆之照。尙憐然不知也。將別時。悽然謂霏霏曰。妾命誠薄。不能得君之垂憐。此生已矣。終我身。不談戀愛矣。

汽軍夫既拍得此照。居爲奇貨。他想此後步驟。可分兩種。一種是順做。將此照片呈與福先生。可獲重賞。一種是逆做。藉此以要挾三奶奶。財色二者。或可兼得。快活得不亦樂乎。於是胡思亂想。一夜天不曾合眼。三奶奶回到公館裏。悶悶不樂。嘿不發聲。晚上夜飯也不想吃。有時手托香頰。呆呆發怔。有時斜倚榻上。閉目凝思。華麗精雅之繡房。

變作悽涼之地。偶儻風流之少婦。遽成懊惱之人。恨海難填。愁懷莫釋。淚未未下而心已碎矣。小蓮瞧她這個樣兒。爲之不懌。詢問了好幾次。也沒有回答。一時摸不着頭腦。方纔她打扮了好多時。獨自一個人乘輿而出遊。不料這樣的敗興而歸。那麼她在外邊定受着很大的刺戟了。半夜過後。小蓮捧上一碗燕窩湯。三奶奶喝了幾口。吸了一枝白金龍。頃之。吩咐小蓮拿銅面盆來。親自檢出生平所著詩詞等稿件。投諸盆中。劃燐寸燃之。可憐。十年來之心血。一炬之餘。盡成灰燼。又命小蓮收拾那灰燼。盛于錦盒之內。同她諍悄悄到後花園假山石畔。掘土瘞之。低吟着唐人「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詩句。聲韻淒絕。那時池河旁。「我我卿卿」雙宿鴛鴦。聞人聲而驚醒。似深訝。夜深如許。彼何人。斯太不知趣。擾我儕之酣夢也。仰望天際。幾點殘星。掛樹一輪。寒月窺人。而白雲片片。冷若冰綃。薄似秋羅。一若爲此情場失意人。憑弔者。

第十一回

鬧坤宅掌摑月老

遊古庵巧遇道姑

且說她倆上樓之後。小蓮低聲問道。奶奶。今天你快快活活的出門。歸來爲何這個樣兒。有甚麼不如意事。可否講給我。知道。免得攢在悶葫蘆裏悶煞人。我小蓮受奶奶幾

年來恩德。無以圖報。倘然有用得着我効勞之處。那怕赴湯蹈火。也是情願的呀。三奶奶聽了。眼圈紅起來。簌簌的滾下淚來。小蓮也爲之酸鼻流涕。莫能仰視。時已夜深。萬籟岑寂。一角紅樓。籠罩着霜光月色。冷氣侵膚。主婢兩人。相對黯然。久之。三奶奶微噓道。汝知我之傷心事否。彼性情古怪的少年。在晴姑娘處邂逅之後。儂實傾心慕之。三閱月中。朝思夕想。固無時無刻。不縈抱于方寸間也。何如良緣天妬。好夢難圓。彼少年者。貌似潘宋。冷若冰霜。金錢不能誘其心。美色不能惑其志。蓋彼數年來潛心佛學。早超出萬丈紅塵之外。深入禪定之門。雖西子之顰。貴妃之笑。恐亦不足動其愛美之情。而况于我乎。前數日儂投彼一函。備述愛慕之私忱。旋得覆書。纏綿宛轉之情。溢諸言表。儂心竊喜之。展玩不忍釋手。夜間猶伏枕反覆誦之也。昨晚儂又發一函。約彼今日在大世界共和廳會晤。私忖彼如違約而來者。則事諧矣。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彼來後。稍坐片刻。遊人雜沓。未便談心。相將登世界之頂。儂向之要求另闢一世外桃源。彼嚴心拒絕。且謂覆書及今日之赴約。非出于本意。係勉從晴姑娘之相勸。此後願你拋棄這條心思。還說什麼四句類似佛家的喝語。教我常常念着。以免沉溺于情天孽海。

之中。至此儂之希望遂歸泡影。今天得意而出。失意而歸。細細的咀嚼彼之一番談話。恍如宿醉之初醒也。儂聞莊生有言。『有大夢而後有大覺。』十數年來。沉浸于情海中。核計所得之快樂。實不足抵償其痛苦。今者憤恨之餘。把生平豔詞綺語付之一炬。而掘土瘞之者。蓋表示儂之愛情已深埋於地下。而永無復活之時也。此等羞恥事。本不欲爲汝道。特念汝從我數年。頗能忠心於我。我亦視汝爲心腹。古人云。『知己原無分貴賤。』須知汝實爲我生平第一知己也。况從今以後。我已由大夢而入于大覺之時。期以前隱秘不妨自畫招供。以自懺悔於上帝之前。上帝而憐我者。後世母再賦我以多情之性靈。蓋多情兩字。實爲愁恨罪惡痛苦等等之原素也。

小蓮愕然道。所說性情古怪的少年。不是我同鄉人秦霏霏麼。他辜負奶奶一片深情。真是薄倖。古有王魁。今有秦郎。都是不近人情的東西。恨不得攢入他胸中。挖他的心出來看看。是怎樣生成的。三奶奶叱道。小丫頭。休得這樣說。凡人不自愛者。富於情。自愛者。薄於情。乃一定不易之理。彼因獨善其身。自愛其身之故。而薄情於人。人安得懷恨之哉。

明日薄暮時。三奶奶悶坐房中。小蓮進來報告。汽車夫自稱有緊要事。要和奶奶接洽。三奶奶吩咐小蓮叫他進來。不一回。汽車夫來了。神氣有些鬼鬼祟祟。便問道。有甚麼要緊事。汽車夫手指着小蓮道。奶奶你教她出去。方可開談。三奶奶道。任憑什麼話。儘管說出來。她聽得也不要緊的。汽車夫要開口講話了。一時又似畏葸的樣子。不敢說出來。弄得三奶奶莫明其妙。頻頻催促他。久之。他放大着胆道。奶奶你休怪我心地壞。昨天你同一個少年在大世界遊玩。被我拍一張照片。三奶奶陡吃一驚。怒聲喝道。我和他遊玩。何用你拍照。他是我的表兄啊。汽車夫道。奶奶你有所不知。前幾天福先生教我偵查一個人。這人就是奶奶所認爲表兄的朋友。福先生爲何喊我偵查。想奶奶是聰明人。也不待我細說了。三奶奶心忖他說話蹊蹺。這明明是福先生疑我有外遇。叫他偵探。但是認錯了人。昨天我和霏霏遊大世界。却被他撞見。用快鏡來拍我倆的照去。心思倒很惡毒。手段倒很敏捷。這樣來暗算我。我却全然不覺。唉。不幸之事。接踵而來。靠靠而聚。有情於儂者。即使鬧出事來。也所值得。如今弄得俗諺所謂鞋子勿着落個樣。好教人懊惱啊。他拍了照。不關照福先生。而偏來關照我。顯係藉此以施其要挾。

之手段。惡極。乃強自遏抑其怒氣。而柔聲問道。汝拍此照。意固何居。汽車夫目灼灼視三奶奶。笑而不答。三奶奶道。給爾百金。以易此照。汝願意否。汽車夫搖手道。不敢受領。但願……三奶奶道。但願什麼呢。汽車夫又囁嚅道。但願……

三奶奶笑道。「但願」下面不必再說了。我已知道了。隨喚汽車夫走近身來。附耳輕聲道。晚上二時。汝可候于北樓牕下。汽車夫聞言。心房跳躍得很厲害。竊喜已要挾之術售矣。唯唯而退。

晚飯之後。汽車夫出去。溜了一個浴。換上一身新衣服。得意揚揚。以爲今夜可一嘗少奶奶的「禁嚮」。滋味。北樓牕下。恰好是花園。半夜已過。他悄悄的走進園裏。那夜是十二月廿四。剛剛月上柳梢。霜濃露重。木葉蕭蕭。仰視樓上。燈光燦然。而聲響絕無。在風霜中佇立久之。瑟縮發顫。摸出一只銅壳的夜光錶來。瞧瞧。已針指三句鐘了。正等得心焦。忽聞牕兒呀的一聲。蕩下一根繩索來。一端在上。一端在下。他會意了。就把索子緊緊的繞在腰間。兩手緊握着。不一回。上邊果用力的抽上去。那知抽了一半。却停頓了。他起初以爲婦女輩或是力氣小的緣故。何如過了幾分鐘。上面仍舊置之不理。

知道上當了。他身子蕩在半空裏。好不難過。欲待自己用力攀援而上。不好了。上面咕咚一聲。便桶裏的尿汁糞汁。一古腦兒倒下來了。霎時間耳目口鼻全身。都充滿了桂花的香氣。汽車夫啊呀一聲。樓上人不客氣的把牕兒關閉了。於是此急色鬼。變做一個「卡」字。弄得不上不下。吊在半空。

三奶奶悽然向小蓮道。儂至今日。萬念皆灰。此間不可再留。我倆乘此深夜。一同走吧。但不知汝意若何。願從者從我。不願從者。我給你三四百金。回轉家中。也足自活。小蓮道。我不忍棄奶奶而獨去。奶奶到東我也東。奶奶到西我也西。那怕奶奶去做尼姑。小蓮也要剃去頭髮。終身侍奉。三奶奶泫然流淚。拍小蓮之肩而嘆道。汝真是我生平第一知己也。她倆於是檢點一切。揀輕便貴重的東西。打了兩個包裹。主婢雙雙。悄然宵遁。

天明後。福公館中發覺此一樁怪案。羣相驚訝。莫明真相。把汽車夫解救下來。瞧他面無人色。祇餘奄奄一息。福先生因愛妾逃遁。氣得軟癱在椅子上。動彈不得。大姨太二姨太。則心弦相慶。以爲從今後。莫予毒也。已繼而許多人擠在一處。研究這樁離奇的

事情。揣測紛紜。莫衷一道。福先生逆料此案之線索。在汽車夫身上。傳命僕役等。替他沐浴更衣。灌以薑湯。裹以綿被。好好服侍。福先生爲重圓破鏡計。擬報告捕房。並遣僕役等四出找尋。大姨太加以阻擋。事不果行。到了晚上。福先生嚴密的訊問汽車夫。初尙游移其辭。不肯直說。恫嚇以送將捕房裏去。始以實告。福先生萬分病恨。埋怨他不該要挾三奶奶。以致她出此遁逃之下策。一方面則憬然于昔日之誤認歐武爲三奶奶情人。而猶以爲霏霏對於她之遁逃。定有關係。心實不甘。擬以照片爲證據。按律起訴。懲以誘逃之罪。正從事于此手續之進行間。忽接三奶奶來函。詳述自己的秘密情史。末謂從今後。懺悔一切。擬偕小蓮遁跡荒庵。木魚經卷。度此殘生。云云。福先生閱罷。長嘆一聲。雙眸注視那信箋上。自言自語道。初不料數年來犧牲五六萬黃金。祇換得此幾張薄薄的紙兒。噫。我終身不敢娶妾矣。

臘盡春回。氣象更新。桃符戶戶。爆竹聲聲。恭喜發財等老話頭。又要出諸一般俗人之口了。年關時。愁窮避債者。至此皆腰纏黃白物。一變爲富家兒。或入戲場。或進賭窟。以消遣此快樂之光陰。兒童輩到了這時。有新衣穿。有玩物弄。諸姑伯叔處拜了年。有壓

歲鉅可買糖菓喫。尤其是歡忻跳躍。樂此新歲在這皆大歡喜的空氣中。獨有一女子蛾眉雙鎖。愁腸百結。見人強笑。背人墮淚。迴想兒時度新年。何等快活。今則慈親已長眠地下。未婚夫又使僕極不滿意。再過幾天。僕將拋棄此家庭。而遁匿異鄉矣。僕逃之後。彼未明真相者。必羣相指摘。誣爲淫奔。衆口鑠金。百喙莫辯。一生名節。掃地盡矣。……此女子爲何人耶。蓋卽晴霞姑娘之表妹麗珠是也。當時四人開秘密會議。約定正月初九日清晨。乘快車赴蘇避婚。她表面上不露聲色。暗中早已部署定當。一到約期。乘衆人酣睡之際。悄然獨出。乘黃包車到北火車站。霏霏和歐武也準時而到。不一回。汽笛一聲。車輪軋軋。風馳電掣般的往目的地去了。

是日麗珠家中。因婚期已屆。佈置一切。倍形忙碌。到了晚上。未見麗珠回來。伊父密遣人四出尋訪。晴霞處接連去了三四次。歸來都說沒有影蹤。伊父非常疑訝。明日親友們陸陸續續來賀喜。晴霞恐防姑夫疑心。去得特別的早。問起麗珠可曾回來。姑夫繃着眉頭說。不知爲着何事。一夜天不歸。晴霞道。她在去年臘月十九日到我家白相之後。從未來過。姑夫道。從前她在你面前。可曾談起過婚事。晴霞略一沉思答道。沒有談

及我想她昨夜定是耽擱在昔日的同學姊妹處。姑夫你儘管放心。今天保你回來。明天便是消吉之期。如意郎君。她怎肯拋棄呢。姑夫道。雖則如是說。我心裏總有些着急。隨吩咐僕婢等各處去密訪。晴霞的表兄。到麗珠房間裏去瞧瞧。箱子依舊鎖好。一切日常動用之物。也不見缺少。不像逃遁的樣子。但是等到深黃昏。沒見回來。僕婢等一個個歸來報告。踏遍全上海。沒見她影踪。連音信也一點都沒有。至此。家中人都知道不妙了。私相猜疑。或者對於未婚夫有所不滿。或是有了外遇。出此私奔之下策。但是不滿于未婚夫。未曾聽得她露過口風。至于外遇一層。照她平日舉動。也不相像。各人心裏疑神疑鬼。大有孤舟入霧。舉目迷茫之概。於是到她房中。開了箱子檢點。什麼狐嵌灰鼠等細皮緊身。以及貴重飾物等。已都沒有了。因此決定她是出于私奔。晴姑娘是黑幕中人。假作不知。咄咄稱怪。一般男男女女的賀客。不見麗珠。又瞧着他們惶恐疑訝之態。乖巧的已料知此中底蘊了。私下裏忖着。明天定有一齣活劇給人瞧咧。一宵已過。今日便是結婚之期。麗珠一去杳如黃鶴。而軍樂洋洋。冰人引新郎登門迎娶矣。轉瞬而絲竹悠揚。馬夫駕新娘之花車。至矣。麗珠家中人個個着急得心裏像火。

燒一般而尤其着急得了不得的。當然是坤宅冰人。那冰人年紀約莫五十來歲。高鼻梁八字鬚。瓜皮緞帽。綴以紅寶石頂。此刻奔走栗碌。驚惶失措。額汗涔涔下。無如麗珠已遁。不能捏一個粉人來代替。結婚又不是公堂上審判案件可比。例如兩造中有一造不到。法官可以缺席判決。婚事却不能。新娘不到。乾宅不能「缺席結婚」。且說新郎和男僮相等。足足候了三小時。瞧他們神色倉忙。竊竊私議。賀客們或是瞪愕相顧。或是接耳交頭。新郎是新學界中人。沾染新文化。儼然新人物。對於這種半新半舊的婚儀。本不甚贊成。如今等得不耐煩。質問坤宅冰人道。時候已不早了。新娘在那裏。你快快領她出來。登花車。一同去行結婚禮哩。冰人被逼無奈。只得據實說道。實不相瞞。此間小姐暫時失蹤。請新郎回府。改日迎娶吧。新郎聞言。怒髮上沖。厲聲說道。這種買賣式的舊式婚姻。我本反對。只因你鼓其如簧之舌。盛誇這裏小姐人材怎樣好。學識怎樣好。將來嫁奩怎樣豐厚。老父昏庸。一時聽信你的牛皮。我面前恕不關照。買賣然訂婚。我念事已成事。木已成舟。就此忍耐下去。答應結婚。那知這裏小姐好來竟像月宮仙子一般。不肯下嫁凡人。臨婚失蹤。顯係另有仙眷。事急借遁。不但有墮此間的

家聲就是我的名譽也爲之掃地。你活了一大把年紀。生平歡喜做月老。孽也作得不少了。今天我要替你總算賬。說着。擎起巨靈之掌。賞冰人以肉麵雙交。有好事者。卽席仿唐詩口占一絕曰。

今年今日此門中。月下老人雙頰紅。嫁女不知何處所。新郎面上少春風。

晴霞的姑夫。瞧見事已弄僵。只好跑出來向他女婿打躬作揖。陪禮招勿是。乾宅冰人及賀客等。都出來勸解。請新郎息怒。新郎拂袖而出。賀客等亦隨之一闕而散。獨是月老挨了這頓苦頭。心中老大的不自在。責難晴霞的姑夫。不應養女不教。任她蕩檢踰閑。臨婚逃匿。以致我在大庭廣聚間。遭這樣奇辱。晴霞的姑夫道。俗語說得好。「養女不養心。」况而你自己貪喫酒的緣故。到我家裏來請庚帖。不是我作請你做媒人。吃了東家的虧。不能到西家來償命。月老聽他說得有理。不好發怒。只自怨自艾道。「勿做媒人勿做保。一生一世勿煩勞。」他把這兩句嚼得很有滋味。過了三日。報紙上刊出一段聲明離婚的廣告。就是麗珠的未婚夫具名啓事的。至此一場趣劇。遂告結束。

且說麗珠等三人到了蘇州。寓蘇臺旅館。晴霞處寄了一個通訊處去。以便流通消息。天天無事。遊山玩水。喝酒吟詩。那一日遊虎邱。上眞娘墓。歐武道。我到這裏遊玩。已是第三次了。美人墓前。不可不有以紀念之。於是踞坐艸地上。口占七律四首。詩曰。偶來此地喚眞眞。憑弔千秋證夙因。搖落隨花外影。迷離空憶鏡中身。青山有幸埋香骨。黃土無情葬麗人。漫笑世間偏重色。斜陽芳艸不勝春。

一杯濁酒酌墳前。悵憶眞娘恨渺綿。南國常拋紅豆淚。西陵空護綠楊煙。梨花舞罷愁詩客。麥飯澆來冷墓田。回首樹頭卽落日。山塘七里路茫然。

自來不少樹芳名。奚獨眞娘古塚橫。楊柳絲牽蘇小恨。枇杷花憶薛濤情。飄零紅粉成千載。落拓青衫誤一生。才子美人同感慨。風前有客問卿卿。

爲弔眞娘到虎邱。詩題墓木悵前遊。箇中人隔春風面。寺外魂歸夜月愁。千載豔名垂簡冊。兩朝宰相膽松揪。吳宮花草悲陳跡。荒塚蕭條冷一坏。

麗珠道。墓中白骨。值得君如許。低徊憑弔。豈情之所鍾。無分今昔。與死生耶。眞娘有知。當笑君爲癡情郎也。此時霏霏坐在一塊白石上。口中吟哦着。也在那裏做詩。歐武道。

你呆坐一壁。可是搜尋詩料。霏霏笑道。拉雜搜來。不甚愜意。未敢與君作匹敵也。他就口中念道。

名花妬煞石榴裙。虎阜山頭澹夕曛。兒女重情還重色。遊山都上美人墳。
一坏荒塚冷模糊。人面空勞悵畫圖。懷古常揮名士淚。風情贏得占三吳。
採香徑裏小徘徊。響屧長廊沒草萊。猶幸眞娘名不朽。題詩曾記白公來。
佛燈初上漸黃昏。烟雨荒涼暗墓門。秋草踏殘人不見。臨風懷想欲銷魂。

他們下了虎邱。信步漫遊。經過一古庵。禪關人寂。烏雀聲喧。矮牆內有老樛一幹。初着花朵。饒有逸致。霏霏道。此間儘多佳景。曷不入內一遊。說罷。提起拳頭叩門。一幼尼應聲出。啓門納客入。佛殿上祇有一老尼。手捻念珠。嘴巴一扯一扯的在那裏念經。見客人進來。起立招呼道。阿彌陀佛。相公娘娘們裏邊請坐。菩薩有靈。保佑你們多福多壽。多男子。麗珠因老尼稱他娘娘。又說什麼多男子。不覺臉上紅暈起來。霏霏道。老師太。你叫人看看清楚。她是小姐。怎麼稱娘娘呢。以後總須留神些。不要衝口而出。令人難堪。至於多福多壽多男子。我也不希罕。老尼連忙向麗珠謝罪道。老身失言了。多多冒

犯。小姐勿要動氣。小尼捧上三碗香茗敬客。停了一回。老尼問道。阿彌陀佛。小姐們可是來燒香。香燭元寶。小庵裏也有的。倘然發心發心。助些燈油。觀音保佑你們眼目光亮。霏霏道。菩薩未必要香燭元寶。觀音也無須燈油。我們兩目光明。更用不着保佑。你要修修自己的「喉王廟」。儘可直說。何必推托在佛身上。老尼想這個客人。今天可是來和我尋淘氣。我輩出家人。忍耐爲上。燒香不燒。就任他拔個蠟燭頭去。吧。麗珠想。我們進來。老尼慇懃招待。香燭勿燒。還要嘲弄她。於心何忍。出家人吃佛着佛。本來貼出在額角頭上的。乃摸出一個袁世凱來。賞給老尼道。今天不是誠心來燒香。就助些燈油吧。老尼一見袁世凱。嘴脣扯開。像彌陀佛一樣。謝不絕口。

他們從正殿朝裏。到後院去看梅花。院左爲廂房。外觀尙佳。當是臥房。玻璃裏垂以淺色薄紗。微聞誦經聲。霏霏贊道。這株老梅。曲疏欹三者兼備。洵佳品也。惜夫林逋死後。愛梅者絕少。若此梅。僻隱荒庵。孤芳自賞。風清月白。能不興知己云亡之慨。耶。當有以弔之。霏霏說時。玻璃上的薄紗。微見掀動。老尼道。此梅已死了多年。今春忽然復活。開起花來。這不是小庵裏好的預兆麼。霏霏在樹下徘徊久之。口占七律一首。

冰肌玉骨兩無存。辜負林家灌溉恩。夜冷空勞尋舊夢。月明疑是返香魂。歌殘白雪騷人曲。淚濕青衫處士痕。此後誰憐牕外鶴。天寒獨自守黃昏。

(弔梅)

霏霏吟罷。玻璃牕呀的一聲開了。緋色道粧的二尼。探首外望。麗珠等迴首視之。咦。尼非她。卽三奶奶與小蓮是也。

福公館中一幕怪劇。彼等尙未知道。驀然見她倆已改換道粧。在這裏做尼姑。麗珠和歐武。怎不驚訝。失聲問道。你倆怎麼到這裏來呢。三奶奶微吁不答。霏霏則料知她倆之爲尼。與己當有幾分關係。此刻三個人走進禪房。裏邊佈置非常簡單。二榻二椅一桌。佛經數卷而已。三奶奶問道。你們幾時到蘇的。麗珠道。我們來了五六天了。耽擱在蘇臺旅館。今天一同遊虎邱。經過這裏。進來看梅花。不期相遇。你倆怎麼道姑打扮。寄寓在此荒庵中呢。三奶奶便把經過情形。一一吐露出來。末謂我今懺悔情天。皈依菩薩。曹雪芹先生吟惜春出家詩。有「看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粧」之句。不啻爲儂咏也。想彼繡戶侯門之女。尙獨臥于青燈古佛之旁。儂今年二十有七。迴首前情。衣綺羅。食珍饈。呼奴喝婢。也算享盡一輩子幸福。如今木魚經卷。度此寂寞之光陰。所

謂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也。所恨者。業根不淨。被情魔所糾纏。迫而出此。昔種惡因。今收惡果。願爾等以儂爲鑑。鏡也。麗珠和歐武聽她講來。不覺爲之黯然。而深慨。三角式之戀愛。每每發生慘史。又豈獨一三奶奶哉。時小蓮站立一旁。怒目視霏霏。切齒懷恨。暗中自忖道。我的三奶奶在公館中。何等逍遙享福。如今寄宿古庵。嘗此荒涼寂寞的况味。都是爲着你個薄情郎啊。

三奶奶問道。你們到蘇州來。有何事情。麗珠便把自己不滿意于婚姻及私遁的事情。陳述一番。三奶奶唏噓嘆息道。茫茫塵寰。胡失意者之多耶。麗珠觸景生懷。不勝抑鬱。向三奶奶道。儂今有家歸不得。變成一個流落的女子。想你棲宿荒庵。舉目懷涼。甯復有人生之樂趣。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况復曾相識。待緩幾天。你還是同我到上海去。租一所房子。我倆合住在一處吧。老尼也相勸道。想你是奶奶身分。安享受福慣的。小庵冷寞。怎能接受。這位小姐勸你一同到上海去。住在一塊兒。像同胞姊妹一般。再好沒有的啊。三奶奶道。滬上煩囂。無甚趣味。此間清淨。有老梅一株。佛經數卷。終朝相伴。亦自有閒福也。麗珠道。這樣地方。像我一天多住不慣。閒福云云。真是生薑湯自煖肚。

之語。有誰相信。此時麗珠和老尼。你一聲。我一口。苦苦相勸。三奶奶意爲之動。但答應之時。機尙未成熟。她注着霏霏。有何表示。霏霏在那時。肚中楞了一楞。她弄得這樣地步。都是爲着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安忍忽然於懷。解鈴還須擊鈴人。我來勸勸她吧。她不肯聽從呢。我良心上。也算對得起。肯聽從呢。如彼情場。歷劫之人。今而後。當不致如昔日之淫佚。放浪。挾黃金之魔力。爲促進愛情之手段也。乃勸她道。懺悔。情天不必限于佛地。麗妹和你。同是失意人。不妨合作。結成一個同性的知己。在這單調的人生。枯寂的空氣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三奶奶道。我在這裏。本有此間藥。不思蜀之概。今承你們好意。苦口相勸。未便執拗。麗珠妹子和。我同是無家可歸。同病相憐。此後不妨相依爲命。小蓮見三奶奶答應。麗珠一同到上海去。憤恨之態。頓時一變爲歡笑之容。忙從包裹中。取出狐嵌緊身丰篷等。以及自己的衣服來。兩人卸下道粧。換上時粧。三奶奶攬鏡自照。花容依舊。芳心寬慰。霏霏嘲笑她道。險些兒未曾把青絲剪下。否則從道姑打扮。變爲時粧美人。沒有這樣容易。這句話說得。別人都笑起來。獨是麗珠道。恐亦未必。你看一般時髦女子。不是都競尙剪髮麼。三奶奶感激老尼招留之恩。給她

二十塊洋鈔。老尼稱謝不置。各人欣然出庵。一路無事。直往蘇臺旅館。

第十二回

晚霞社前情渺渺

落花詩幽恨綿綿

他們回了旅館。茶房遞上一封快信。是晴霞寄來的。麗珠拆開來瞧看。信中報告連日經過情形。看到冰人被她未婚夫掌摑一段。暗暗稱快。末謂據彼方傳來消息。因名譽攸關。決意解除婚約。現已在進行中云。閱過後。遞與各人觀看。都說這一個難題。可以迎刃而解了。麗珠心中很爲安慰。午飯後。三奶奶披閱報紙。面上登有兩則啓事。一則是麗珠的未婚夫。聲明未婚妻臨婚匿跡。現由介紹人向坤宅主婚人接洽。雙方解除婚約云云。一則是福先生聲明三妾蓉娟。於去冬某日潛逃。自後脫離夫婦關係云云。她心裏感謝福先生。尙念昔日之情。對於己不加追緝。於是各人商議。兩重公案。已完全解決。此間不必逗留。決定晚膳後。搭夜快車回滬。

十時許。他們一齊到晴姑娘處。晴霞寂寞了半天。突然見他們回來。非常歡忻。不過三奶奶和小蓮同來。有些不解。問起情由。三奶奶縷縷陳述。始恍然于此中內幕重重。不禁生無窮之感喟。並埋怨她當時發生事變後。何不到我處來商議商議。何致遽爾消

極之念。遠遁他鄉。到荒庵裏去做道姑呢。幸而他們到那庵裏去遊玩。得以重覲故人。否則我和你恐終身不能見面的了。但是於此足見我們幾個人的緣會。未有盡期也。一回兒。又埋怨霏霏道。你發言往往不留神。譬如一句話說出來。別人能忍受與否。你完全不管。只任着自己的野性。橫衝直撞。得罪人家。試問設身處地。其何能堪。你在蓉姊（三奶奶已脫離福先生。晴霞至此。所以改換稱呼）面上。想來定是說了一大篇荒唐之話。害她氣煞。弄出這樣事來。你想她待你怎樣。你待她如此。良心上對得起麼。孔老夫子說得好。『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以後說話。總須自己忖忖明白纔好。霏霏聞言。狂笑不置。嘻笑者。不可測也。

停了一回。晴霞親自去買了許多酒菜來。大家喫一頓。席間高談闊論。厥狀至樂。也算慶祝麗珠脫離不滿意的婚姻的盛讌咧。是夜。霏霏和歐武告辭回去。麗珠和三奶奶小蓮等是有家歸不得。只好住宿在這裏。麗珠和晴姑娘同榻。不料她心身上。睡魔遠避。迴想一閱月來。慈親見背。婚姻脫離。家庭拋棄。大大的改變環境。遭際若斯。自覺尙光采雖。如入夢境。而彼素不相識之歐武。與之徘徊數天。覺其性情溫和。舉止關

雅令人油然生愛慕之恩。卽察其對於儂亦頗有情感。甯拋棄自己職務。陪伴至蘇。日來舉動間。抑且頗示慇懃。愛護備至。彼尙未婚。或者有意於儂歟。儂今日之處境。天倫之樂。無可再享。得一情伴。亦差足慰此枯寂之人生也。嘻。麗珠一念之微。從此便入魔境矣。

明日三奶奶遣小蓮出去尋房子。回來報告。馬霍路有所洋房。一共五間。後面有小花園。地點幽靜。空氣清新。月租三十兩。惟須下月方可遷入。如合意者。可先付小租。照我看來。彼處很爲合宜。三奶奶就簽了一張六十兩支票。給小蓮去定當房子。不題。光陰易逝。忽忽仲春。那一日。麗珠獨坐房中。非常納悶。一縷情絲。好比一條堅韌的弦線。緊緊地扣住她的心房。而歐武的聲音笑貌時時縈迴。繞于她的腦海。驅之勿出。拒之不能。不覺微微地噓了幾聲氣。一時又發生幻想。好像和愛人在春光明媚花香鳥語的樂園中。攜着手。比着肩。聽柳枝上黃鸝唱一曲自然之歌。看花叢間。蛺蝶雙宿。雙飛。不覺生氣盎然。芳心蕩漾。於是與愛人嚙臂盟誓。願此後朝朝暮暮。我我卿卿。她儘自沉浸在濃厚甜蜜的夢之中。這時候。恰好晴霞進來。立定着對她望。她却全然不覺。

輕輕地走上去。在她肩上拍了一下問道。麗珠。你靈魂兒出遊在甚麼地方啊。麗珠勃的一跳。迷夢頓醒。強自掩飾道。我剛在搜索枯腸。想一個對聯。給你一嚇。把思路打斷了。晴霞笑道。不信不信。若然做對聯。嘴裏少不得要啣哦着。我瞧你默默地發怔。惘惘然着魔。哎。瞞不了。想來定是有個人兒。添入心窩裏。我來給你一個好口采。對是「玉人一對」之對。聯是「璧合珠聯」之聯。祝你將來在事實上應到這兩句好口采啊。麗珠。你心中愛慕何人。在愚姊前面。不妨直說。我當參謀其間。玉成好事。做一個女崑崙奴。麗珠知道自己心事。已被她看出。無用隱瞞。況而她肯從中效力。再好沒有。含羞說道。妹所愛慕的。就是他呀。晴霞大笑道。這真滑稽之至了。張郎也是他。李郎也是他。二萬萬男性中。無一不是他。你這句話不是說與不說一樣麼。麗珠仔細一想。也不覺啞然失笑。

大凡女子對於無關係之男性。不妨直指其名。今者晴霞強麗珠說出心上人的名字來。她總覺得有點難爲情。說了一個他字。當做代名詞。晴霞不是攢在她肚裏。焉能分曉。此刻麗珠羞答答的說道。就是伴儂到蘇州去的他啊。晴霞故意的捉弄她道。是了

是了。定是我的表兄秦霏霏了。麗珠正容道：誰說是他？他是你的「禁脔」，誰也不敢染指。三奶奶不自量，要想奪愛於你，弄出不好看來。前車之覆，便車是後之鑒。咧，晴霞假作囁容道：不要瞎說，我不能承認。你所愛慕的，當然是歐武了。何勿早早說出歐武兩個字，倒可省却許多嚙嚙。麗妹，照我眼光批評這個人來，意態消極，境况清貧，無足可取。况而和我們周旋，都是看在霏哥面上，未必出於真誠。你看他常常落寞寡歡，中心有所鬱結的樣子，說不定他早有所屬意之人。恐麗妹徒自苦思耳。這幾句冷話，吹進她耳中，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但她和歐武周旋了幾天，如飲醇醪，淪肌浹髓，正值情苗怒放之時，細雨斜風，不足阻遏其生機。矧彼初人情場，比較的熱度容易增高，而壓制情感盲動的監視精神，尤不能戰勝此邪念魔力。此刻她冷冷說道：目光各有不同，好惡固不能強合。妹所滿意者，姊以爲不然；反之，姊所滿意者，妹亦未必贊同也。晴霞笑道：說得不錯。愛惡固無一定之標準。「嗜痂」「嗅足」之癖，聞之者爲之咋嘔，而嗜之者固自津津有味也。况世間唯愛情之爲物最足以惑人，雖上智者一入其中，猶不能自主。情而至於極度者，雖赴湯蹈火犧牲一切，有所不顧。妹今鍾情於歐武，固非

姊淡。薄。之。言。所。能。勸。阻。也。抑。更。有。進。者。妹。果。決。心。愛。彼。長。此。相。思。不。其。壓。壓。成。病。耶。姊。當。盡。力。之。所。能。爲。之。撮。合。惟。能。否。達。到。目。的。則。在。不。可。知。之。數。

晴霞既以女崑崙奴自負。胸中楞了一楞。事在急進。乃打電話去喚霏霏來。囑彼明日午刻邀請歐武到家。自己作東道。設筵款待。名爲值此良辰。大家聚聚。設立一個詩社。其實欲藉此聯絡感情。以促進麗珠和歐武之良緣。到了明日。麗珠換上一身古銅色團龍花毛葛襖袴。東印度緞套裙。足穿紫色高跟皮鞋。配以薑黃色絲襪。梳一個橫愛司髻。芙蓉臉上。薄施脂粉。這樣粧飾了多時。頻頻窺鏡。真是一肌一容。盡態極妍。那便是女子愛美的心理。而尤其是求耦時必要的表現。蓋不如是不足引起彼方之注意。而垂憐也。至時。歐武及霏霏聯袂而來。開筵暢飲。席間晴姑娘發言。我儕同志。別多會少。也是憾事。擬值此良辰。組織一詩社。每逢星期日。聚餐一次。各人做詩一首。值課者輪流。詩題由值課者出。社名暫擬「晚霞」兩字。爾等贊成否。當時各人隨聲附和。一例贊同。晴姑娘道。那麼今天就可實行了。於是公推麗珠值課。麗珠思索了一回。想出春雨。春風。春月。春雪。四個題目來。任各人揀擇一個。限五言律。三奶奶先說。我就做春風。

吧。晴霞說。我來做春月。霏霏說。我做春雨。歐武說。你們揀贖一個春雪。只得我來。晴霞道。五個人怎麼只出四個題目。麗珠道。不要着急。我也可以在四個裏揀中一個。她忖了一忖。眼波兒斜射着歐武。微微一笑道。我就同你合一個題目吧。晴霞笑道。四個題目中。春雪最難。所以經過三個人揀贖下來的。你怎麼獨中意「他」呢。霏霏也笑道。晴妹所說的一個他字。頗費推敲。這個他。歐武弟的「他」呢。還是題目的「牠」。太麗舍混了。麗珠被他倆嘲弄。兩頰似紅玫瑰一般。螳螂低垂。却向歐武偷望着。歐武未明此中作用。也不介其意。各人吟哦了一回。三奶奶先做好。執筆寫道。

解得重重凍。郊原景色賒。眉看舒柳葉。靨欲笑桃花。暖送鶯聲碎。輕翻鷺子斜。有時狂似虎。遍地起塵沙。「春風」

接着晴姑娘也做好了。執筆寫道。

盼到黃昏候。纖纖上畫欄。花光三徑澹。柳影半溪殘。夜靜鶻聲冷。宵深蝶夢寒。舉杯邀在手。好向酒中看。「春月」

霏霏也做好了。提起筆兒寫道。

四野霏霏裏。春光透萬枝。綠楊工點綴。紅杏濕胭脂。箋影描千里。源頭活一池。終宵人寂寞。悶坐小樓時。「春雨」

歐武也想好了。提筆寫道。

鶯聲何太苦。一望玉霏霏。冷逼梅花瘦。輕隨柳絮飛。蝶衣粘粉濕。鴻爪印泥歸。掃却尋芳興。呼僮掩竹扉。「春雪」

輪着麗珠了。不料她自己限下來的五律。已經忘却。做就七絕一首。握筆寫道。

六出花飛幾度逢。錯看柳絮舞東風。江南春色渾含素。萬紫千紅一白中。「春雪」

衆人都嚷道。不對不對。值課者貪懶。自己先破例。應該罰她。麗珠吃了一驚。怎麼自己限的五律。朦朦懂懂做起七絕來呢。古人說。「心無二用」。一點不錯。那時有的主張罰她浮三大白。有的主張罰她做幾首詩。有的主張永遠取消值課的資格。討論結果。以該詩做得尚佳。應稍原諒。三種罰則。任她自擇。麗珠自忖。浮三大白無此宏量。取消值課資格。太覺下面子。還是再做幾首詩吧。乃向各人說。你們既然要罰我。我情願做詩。於是由歐武出題。「鶯出谷」「燕啣泥」「鳩喚雨」「鷓呼風」。每題七絕一

首限一小時內做就。麗珠聚精會神的吟哦着。不滿四十分鐘。四首做就。振筆疾書道。盼到長堤柳色新。思量葉底寄閒身。一年好景無多得。喬木陰陰已過春。「鶯出谷」衝風冒雨到春郊。軟語呢喃度柳梢。似說頻年勞築壘。不知何日穩香巢。「燕啣泥」憑空占得一枝春。漫道鳴鳩率性真。况復聲聲啼出雨。偏來懊惱客中人。「鳩喚雨」小立簷端啾啾鳴。東風起處慣逢迎。高人不借吹噓力。辜負三春斷續聲。「鷓呼風」頃之晴霞低聲向歐武道。儂有要事欲與君作一度之密談。請卽入內。歐武莫明其妙。跟她到房中坐定。覺着躊躇不安。晴霞問道。君尙未婚耶。曰。未婚。曰。表妹麗珠對於君頗存愛慕之私。彼今脫離家庭。梵梵無依。如不厭蒲柳之姿。儂願作月老。爲你倆撮合。彼於經濟一層。差足自給。組織小家庭後。固無虞增加負擔也。歐武道。僕境况清貧。令表妹是富家女。齊大非耦。世上儘多慘緣。少年多情。公子願另圖佳配。僕固不敢有此妄想也。晴霞道。君休作此膚廓之談。須知表妹之愛君。實出至誠。君之不合意。却爲何故。歐武道。令表妹愛僕。果出之於至誠。僕非木石。甯不知感矧彼綺年玉貌才學兼優。加斯佳人。誰不動情。僕之所以推辭者。實有不得已之苦衷。簡言之。僕固有心上人在。

也。晴霞問道：「然則君之心上人待君如何？」歐武道：「密司此間已出諸本題之外。僕雅不欲以己之秘史告人。請原諒。談判既告終，兩人出。晴霞私語麗珠曰：『事不諧矣。麗珠驚問其故。』晴霞備述與歐武接洽之情形。麗珍至此，熱血一腔，遽爲冰結，而羞慚萬狀。復覺無地自容。挽三奶奶之臂道：『此間空氣不佳，我倆到馬路上去散步一回吧。』

過了幾天，三奶奶和麗珠搬到馬霍路去了。從此後這一對情場失意人終朝閉門不出。茹素念經無異做了「在家式」的道姑。矢言終此身懺悔。情天不復與男性交際的了。晴霞瞧她倆這種樣兒爲之深抱悲感。常常去安慰一番，勸化一番。可是她倆對于晴霞之來不大歡迎。有時且表示惹厭的狀態。有一日晴霞同着霏霏去，她倆竟拒而不見，只得悵悵而返。良以傷心人別有懷抱，生怕觸景生情，惹起舊恨之故耳。所謂「晚霞詩社者宛如曇花之一現焉。」

韶華似流水，一轉瞬，又是仲秋時節。那一日是中秋的前一天，落拓朋友秦霏霏無聊獨酌，沒有菜肴，快讀唐詩，當做下酒物，喝得酩酊大醉，酣嬉淋漓，狂歌起舞，繼復自言自語道：「如此良辰，安可辜負，取了一根司的克，帶上羅克鏡，腳寫字式的走出門來，他

瞧見馬路上熙熙攘攘。擁擠得。不堪。想着。一個上聯。叫做「看萬惡衆生。來來往往」。一時對不出。嘴裏只念着那兩句。且念且行。忘却路之遠近。經過了許多村落。將近黃昏時候。金風掠地。銀燭懸空。好一幅。夜月圖。忽聞綠楊溪畔。隱隱地送上一陣吟聲來。滄桑歷劫幾經年。澤國生涯別有天。舉網不關魚得否。撈來明月喜多圓。霏霏細味。這首詩意。大有古漁父之風。向發聲之所在。地尋去。想和他晤談。至其地。但見一溪流水。數株楊柳。他無所覩。沿溪而行。忽聞隔岸。又送上吟聲來。

江湖浪跡一漁翁。烟景蒼茫入畫中。釣得鱸魚情興足。林間暖酒葉燒紅。咦。這真奇了。正眺望間。前面有一座石橋。過橋去。又遇不着吟詩的漁父。復前行。驀見廬舍毗連。宛然市鎮。這處是什麼地方。霏霏在醉後。也記不清楚。此刻覺着口中枯渴。走到一個人家去。想討杯茶水。瞧着裏邊燈光慘澹。有一對青年男女。男的坐着。女的立着。互相談話。他站定了。不走進去。只聽得那個少艾向男子道。「你寄來的兩封信。儂已收到。把牠燒掉了。以後請你勿再寫信來。以避嫌疑。」少年愕然道。「謹當遵命。但你此去之後。幾時再來。」那少艾笑道。「八九十月說不定。」少年怒道。「好好問

你怎麼說這滑稽話。向來你待我怎樣。這回態度何以忽然改變呢。我今向你提出三條件。第一條是依着後四月十七所談之事進行。第二條是取銷前議。客客氣氣的結爲朋友。第三條是斷絕友誼。不相往來。這三條中任你揀取那一條。」那少艾想了一回道。「格末就第二條。」少年笑道。是了是了。我倆「便是客氣的朋友了。此間未便久留。再會吧。」

霏霏忙卽躲避。少年出來。一直往東北走去。霏霏躡隨其後。聞他微吁一聲道。「難道她是楊花水性的女子麼。」「唉。失戀之夜。」「我悔不聽漁父之言。以致癡情受慢。今而後。將懺悔一切。從彼漁父。浮家泛宅。以終此身矣。」於是高吟着「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少年到石橋上。立定了。玩了一回月。從衣袋中摸出絲手帕來。呆望着微微嘆道。「輕綃一幅。薄似秋雲。這便是我倆愛情起點的紀念物啊。」繼又摸出一張玫瑰箋來。在月光之下。瞧着吟道。

人間天上總情癡。追想當年會面時。依樣清宵依樣景。黃昏庭院月遲遲。
黃昏庭院遲遲。眉樣纖纖絕世姿。銀漢橫波秋色澹。巧思綺語箇郎知。

巧思綺語箇郎知。眷締神仙輕別離。若待停梭訴往事。娥媞織女不勝悲。娥媞織女不勝悲。別易會難夢見之。但願年年閏七月。相逢兩度慰相思。相逢兩度慰相思。天上飄來乞巧絲。鳳管歌聞午夜後。星橋月燭影參差。星橋月燭影參差。恍惚楊妃私語時。比翼在天徒幻想。他生夫婦更難期。他生夫婦更難期。此夕談心有阿誰。繡幄構空原是假。人間天上總情癡。霏霏聽他念來。知道這七首詩是七夕吟。做聯珠體。兒女癡情無可發。洩借此七夕。寄托相思。此中滋味是苦是甜。固不言而喻矣。忽聞少年高吟道。「載得玉人歸去也。一江流水太無情。」吟罷把詩稿擲諸河中道。「昔焚於火。今厄於水。詩乎詩乎。汝之遭遇。何若之不幸。殆易所謂水火未濟耶。」言未已。款乃一聲。江邊忽來一漁舟。少年下橋。一躍登之。一掉扁舟。疾如飛矢。轉瞬即逝。霏霏佇立橋上望之。但見銀河瀉。彭煙波渺茫而已。霏霏嘆道。情場結果大都如是。我其隱乎。我其隱乎。

在下道做小說的人。心中苟無所感觸。握筆時。必不能寫一語。譬如病人。因爲害了病。所以呻吟牀第間。否則無病而呻。除病狂外。世間終無是人也。在下費了三個月心血。

草成這篇小說。幣然有所感觸。感觸的東西是什麼呢。就是十首「落花詩」。誰人所作。姑隱其名。如今把地錄在下面。想諸位看了。定要發生「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哩。

一年花事一場空。無限傷心不語中。庭院淒涼春草綠。臙脂零落夕陽紅。綵旛漫護三千樹。弱質難禁廿四風。爲問香魂知也未。有人惆悵畫欄東。

靜倚欄杆手自叉。東皇無力挽芳華。飄流渡口隨春水。狼籍枝頭賸暮霞。燕子樓頭斜日澹。馬嵬坡外斷雲遮。紅顏薄命眞堪惜。憔悴誰將豔色誇。

花容寂寞點苔痕。不怨長門怨玉門。料峭春風催結子。芊綿芳草憶王孫。琵琶漫譜離鄉曲。環珮難招出塞魂。杜牧神傷誰解得。青衫濕透淚珠痕。

蘭因絮累證前生。紅豆拈來太薄情。蝴蝶夢殘春萬里。杜鵑聲冷月三更。芙蓉難比春心豔。楊柳終嫌舞態輕。十萬金鈴何處覺。花枝穩繫過清明。

一回愛惜一悲傷。綴出新詩欲斷腸。香國美人銷粉黛。瑤臺仙子罷霓裳。綠陰冉冉迷芳徑。紅而霏霏濕草堂。底是江南狂杜牧。十年淪落滯他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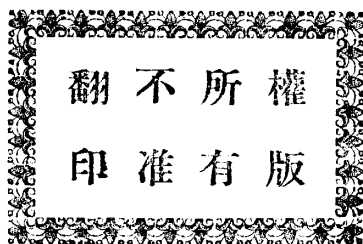
愁腸百結懶吹簫。爲愛晴芳一曲調。枝上豔粧何處覓。牕前倩影有誰描。玉鈎搖落傷千古。金粉飄零弔六朝。却怪風姨心太妬。教人情緒頓無聊。聊從三徑問殘枝。輕吐芳心有幾時。昨夜綠章空上奏。當年紅葉枉題詩。葬花有淚魂難覓。流水無心怨豈知。安得顰卿收拾淨。一坏荒塚斷情癡。愁雲漠漠雨淒淒。斷送芳魂小院西。但聽鶯鳴垂柳岸。更無人立浣紗溪。零星轉恨埋香骨。蹀躞還憐馬蹄。萬點落紅春不管。畫橋忙煞燕啣泥。梁間燕語尙呢喃。萬種芳懷一例芟。碎粉豈容黃鳥啄。餘香未許紫鸞啣。月明南內偏遭妬。風送東皇似訴讒。誰是多情頻灑淚。江洲司馬濕青衫。與卿同是苦吟身。惱煞江頭柳色新。世上儘多爭豔客。天涯終少惜花人。枝枝含淚還含笑。片片迎春更送春。漫許家僮輕掃去。爲憐一樣墮風塵。

情場之變化 第十二回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

情場之變化全一冊

定價大洋捌角



著者 沈亞文

校閱者 惲鐵樵

出版者 大新書社

發行者 邱仲仁

印刷者 中國印刷廠

總代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七號
上海圖書館